

不是搞穿越，而是我們真真實實活在巴比倫的世界！

在 巴比倫 上大學

毛樂祈 / 著

Going to
College in
Babylon:
the book of Daniel

但以理書教我的人生演繹課

讚 譽

初收到稿件時，一看目錄忍不住驚嘆：唉呀！怎麼又來一個OO讀書法！悲嘆台灣基督教已經淪落至無法再淪喪的境地。耐著性子閱讀，才發現多一個「的」字，帶來完全不同境界。樂祈兄以他一貫平實的筆觸，書寫中帶有與時下年輕人對話的口語，不像教導，倒像團契中的大哥哥，在笑鬧中亦認真分享自己走過的路，看似雲淡風清、趣味橫生，在深處卻帶著一種基督徒如何面對學生生活，甚或是「作為公民社會中的基督徒生活」可以具備的態度與深度——作為基督徒該有的樣式：自省的、謙卑的、理性的、關懷周遭的！如果你是中學生，可以看這本書，知道未來的生活。如果你是大專生，看看這本書，調整一下生活。如果你是社會人士，看這本書也不算晚，還有機會改變你的生活！誠摯推薦給每一位！

王博賢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大專學生中心兼任工作者）

在台灣進入大學，早已到達周星馳電影經典台詞裡的境界——「人人有功練」，伴隨而來的卻是大學生都在問，也是我當年在軍中的一段口號：「為何而戰？為誰而戰？」再不然就是被問：「為何而讚？為誰而讚？」但這些問題卻是選擇題，最終選項只有「三師加一濕」——醫師、律師、工程師，加上濕了眼眶，無顏見鄉東父老，愧對父母養育之恩。

大學只為修直成功之路，變成「我家必興盛，他家必衰亡」的格鬥場，而那些不幸戰敗或出軍未捷身先死的大學生們，只能轉戰英雄的世界，力抗魔獸，與同是天涯人淪落人一起鬥陣特攻，自我感覺不再LOW，卻將當初進大學的熱情封存，不再探究讀大學的目的！

作者試圖透過但以理在異地求學、到異國為相的經歷，由「人生學習」、「知識體系」、「格局使命」三面向剖析大學之路，在生動有趣又貼近大學生的文字風格裡，蘊藏著極深的神學反思，讓一心飛向天外天、想成為人外人的大學生們停下腳步，想想是否真要成為人中人？也讓那些高掛免戰牌許久的英雄聯盟成員，再次嘗試離開舒適的虛擬營寨。

本書值得團契輔導帶領大專青年一起共讀，或是三五好友在想不通時揪團來讀，你將會從大學的傳統紅海，航向視線外的藍海，下網在水深之處，野生捕獲人生的大祕寶！

李易松（台灣新竹勝利堂青年牧區牧師）

這本書的可貴之處，是在談論基督徒如何身處一個「紊亂又俗氣的世界」（紊亂又俗氣正源自台灣一百五十多間的大學），用先知的眼光和召命，以謙卑學習的態度，顯出馨香。這本書很特別地教我們「一起來，作同學！」。作者在書中常常稱呼讀者為「同學們」，卻又沒指出年齡，所以若你是下列三種人之一，趕快翻開來閱讀吧！一、你尚未或從未進入大學：你需要明白大學是一個怎樣的心思戰場、知識戰場、品格戰場，如果要上戰場，就需要穿戴整齊，以愛為旗。不用羨慕也毋需嫉妒，戰場需要的是有準備的人。二、你正在大學中就讀：你似乎是當然讀者，但其實已經有點晚了，建議你先讀第四章「我存在，故我焦慮」，基本上那就是你的故事，希望能喚醒你不妄自菲薄，以為自己只是大學滄海之一粟。三、你正在大學裡工作，或與大學生一起工作：無論你是學校裡的教職員，教會中大專生輔導，或是與大學（生）密切合作的各種機構團體，放下你的身段，與前兩種讀者一起成為同學吧！你的角色正在激勵我們的大學（生），在暗處綻放恩典之光，在低處滿溢恩

典之流。

李貽峻（台灣東海大學校牧）

擔任長老教會的大專牧者九年，雖然學生來來去去，但總是不難遇到下列這些基督徒：

1. 費盡心力讓自己或子女成爲人生勝利組，於是邊緣化信仰生活的學生與家長。
2. 抗拒以「升學主義」與「職訓中心」的眼光看待大學教育、並以此分類誰是人生勝利組或魯蛇的人。
3. 對未來感到迷惘、或老是把「時間分配管理」列爲代禱事項的大學生。
4. 未曾想過基督信仰與大學生活、課業學識息息相關的夥伴。
5. 對二次元世界（如網路、漫畫、偶像）或私人世界的關切遠遠勝過真實世界的學生。
6. 想要更深廣地思考基督信仰的夥伴（可惜教會不見得喜歡學生問太多爲什麼）。

或許這些朋友應好好地閱讀這本書。作者藉由但以理書，有深度地引領我們再思「何爲大學？」、「何謂基督信仰？」，幫助我們整合「大學生活」與「基督信仰」，而別再作個「人格分裂」的基督徒（大學生）！我相信已經大學畢業的成人們也值得透過這本書來反思現狀，因爲當我們感慨現在教會年輕人不如從前時，別忘了我們也是「共犯」。

林熙皓（台灣長老教會花蓮大專學生中心工作者）

繼《小老百姓神學》之後，毛樂祈這次透過但以理書向我們說故事，說的不只有聖經裡的敘事，還有他自己與聖經交會的版本，

當故事說到結尾，他留下問題向讀者挑戰：那麼，你的故事呢？故事往往始於對人生的提問出發，經歷多次信仰與生活看似無法調和的落差、碰撞、衝突與選擇之後，我們才多一些學會如何在這當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故事。如果你想思考屬於你的故事，卻不知道從何思考起，這本《在巴比倫上大學》或許可以給你一些行程建議，帶著它上路去發現問題、找到答案、編寫故事吧！相信這一段旅程會讓你驚奇地發現——原來在現今像巴比倫大學裡，我們也可以與但以理所事奉的上帝相遇、同行。

莊舒華（中華福音神學院青少年研訓中心主任）

今日基督徒大學生信仰與校園生活的關係，經常是斷裂的，信仰跟聚會服事有關，靈命好的代表模樣是靈修、禱告、傳福音，但信仰常只停留在聚會的層次，也僅屬於個人，處理個人人際、感情、未來的難題，卻與校園生活、讀書意義種種缺乏關聯，對世界的局勢、潮流的影響與挑戰也缺乏關心。我多麼希望學生們知道的基督信仰不只是如此，每個人的生命其實屬於一個更宏大的敘事。邀請你們來讀一讀《在巴比倫上大學》，這本書會幫助你們重新思想作為基督徒大學生的價值與意義，在今日的校園中與昔日在巴比倫的但以理相遇。

張以慧（台灣校園福音團契同工）

GETTING TO COLLEGE LI DABYLORI
the book of Daniel and the meaning of life

毛樂祈 · 著

在巴比倫 上大學

但以理書教我的人生通識課

在巴比倫上大學：但以理書教我的人生通識課

作者 / 毛樂祈
責任編輯 / 余欣穎
美術設計 / 李家珍
圖片攝影 / 毛樂祈、陳若漪、余欣穎

發行人 / 饒孝楫
出版者 / 校園書房出版社
發行所 / 23141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0號6樓
電話 / 886-2-2918-2460
傳真 / 886-2-2918-2462
網址 / <http://www.campus.org.tw>
郵政信箱 / 10699 台北郵局第13-144號信箱
劃撥帳號 / 19922014，校園書房出版社
網路書房 / <http://shop.campus.org.tw>
訂購電話 / 886-2-2918-2460 分機241、240
訂購傳真 / 886-2-2918-2248

2017年1月初版

Going to college in Babylon:
the book of Daniel and the meaning of life
by Le-Chi Mao
Published by permission
© 2017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
P.O. Box 13-144, Taipei 10699, Taiwan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Edition: Jan., 2017
Printed in Taiwan.

ISBN : 978-986-198-535-0 (平裝)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。

17 18 19 20 21 22 年度 | 刷次 8 7 6 5 4 3 2 1
除特別註明外，所有經文均引用自《聖經和合本修訂版》。

Contents 目錄

- 推薦序一：朝向上帝的新創造邁進 _009
推薦序二：這不是穿越，原來我們都在巴比倫！ _012
自序 _015
引言 _021

PART 1 讀書，別輸了人生 _028

- 第 1 章 但以理的讀書法？ _031
■ 曾奉行的「但以理讀書法」 ■ 讀書和人生的荒謬
■ 在荒謬的世界中去探究真實
- 第 2 章 在巴比倫找自己 _045
■ 但以理面對被同化的身分危機 ■ 我是誰？ ■ 巴比倫的勝利人生
- 第 3 章 人生劇場中的選擇 _059
■ 劇場的人生縮影 ■ 不安全的信仰路 ■ 活在上帝的真實故事中
- 第 4 章 我存在，故我焦慮？ _071
■ 尼布甲尼撒王的焦慮 ■ 失序的自我 ■ 作自己的生存方式
■ 上帝故事中的生存方式

PART 2 國度、渴望、知識 _084

- 第 5 章 有夢的鹹魚 _087
■ 當美夢成為一場惡夢？ ■ 夢想永恆的國度 ■ 神國的大夢想家
■ 金恩博士的美夢
- 第 6 章 大學罔很大？ _103
■ 但以理書的國度想像 ■ 福音派的「換腦工程」 ■ 對大學的新想像

第7章 知識的金像獎 _117

- 尼布甲尼撒王的世紀工程 ■ 人類中心的理性——笛卡兒
- 知識就是自我救贖的力量——培根

第8章 酸民的進擊 _129

- 人性本身之酸性 ■ 拆毀權威的知識體系 ■ 網路的助燃之風

第9章 真正的知識王 _141

- 流淚的讀書人 ■ 奧祕的知識 ■ 愛和責任的知識 ■ 榮耀上帝的知識

PART 3 大格局、大格鬥、大使命 _156

第10章 我們都是必勝客 _159

- 但以理書第七章的異象 ■ 人子耶穌弔詭的得勝 ■ 得勝的大格局

第11章 打怪的世紀大戰 _175

- 當代社會的四獸 ■ 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

第12章 起來吧，同學！ _191

- 復活，在逼迫中的偉大盼望 ■ 革命性的復活教義

第13章 在巴比倫的使命 _205

- 在城市裡求興盛 ■ 如何開始改變世界？ ■ 有國度使命的人生

第14章 但以理的第五級領導 _219

- 心繫耶路撒冷 ■ 在恣意的時代，向但以理學紀律
- 在自戀的時代，向但以理學謙卑

結語：從倔強到頑固 _233

- 想像一個更大的世界 ■ 開始冒險，探索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呼召
- 練習去愛與關懷

推薦序一

朝向上帝的新創造邁進

打開本書的第一章，我立時被但以理書恢宏的神學主題和樂祈的創意所吸引，一章又一章地翻下去，無法停止，花了兩個小時從頭讀到尾，太過癮了！如果真有哆啦A夢的時光機，我會想辦法把這本《在巴比倫上大學》送到當年在台灣讀大學的我。

還記得國三時，有一次老師為了激勵我們讀書，宣布舉辦一場「多元會考大賽」。過去是老師給每個學生訂下一個標準，成績未達標準者，少幾分，打幾下；然而新的制度強調「多元」，尊重個體差異，每個人去找一位成績和自己匹配的同學組隊，每次考試，隊中分數較低的那位同學，輸幾分，打幾下。我為了「激勵」自己，找了一位成績水平在我之上的朋友組隊。

隔天，當老師看到分組名單時，在全班面前叫我站起來。我本以為是要被「表揚」這種幾近自殺式的上進精神，沒想到竟被揶揄說我「高攀」了隊友，並「命令」我換一個程度相當的隊友。我倔強地不肯換，甚至頂嘴，最後挨了幾個板子，鬧劇最後草草收場。

多麼希望那時就有人向我揭露「巴比倫邏輯」（第二章）的荒謬，提醒我讀書的目的不是競爭和廝殺，人生的價值也不是

由成績和成就所定義。那時，如果有人和我分享基督信仰不但是我週末躲避聯考人生的逃城，而是提供我一個更大的框架來思考和學習，或許我會早好多年愛上學習這件事。

和樂祈一樣，我也生在一次聯考定江山的年代。從國中開始，各科老師不斷灌輸各種勵志小故事，內容不外乎以某某學長姐當年如何犧牲一切為讀書，後來考進名牌大學，現在又是如何的發達幸福，快樂地享受屬於贏家的人生。

這些「勵志」小故事對從小功課不是很好的我來說，一點都不勵志，反而帶來無盡的絕望；在這些小故事的洗腦下，我曾幻想著那些功課頂尖的學子必定過著無憂無慮的超完美人生；而我，只是聯考制度下的魯蛇，等著被制度淘汰。

一九九九年，不知是否因 Y2K 千禧蟲作祟，我竟「意外地」考進心目中的第一志願，有機會與那些我曾認為過著超完美人生的聯考贏家們當同學，那時我才明白，原來他們和我一樣，都掙扎著在無望世界中尋找盼望，在事實積累的學海中努力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，渴望被愛、被認同、被看見。

如果那時有人能提醒我「人一生的成敗，要到終局才能看得清楚」（第三章），或許，我能早些看透這些「勵志小故事」的圈套和背後那虛假的福音，拒絕降服於升學和就業的權勢下，提早走上一條充滿挑戰但卻通往生命的旅程。

上了大學後，美夢成真的同時，也是這美夢破滅的開始。原來努力考上好大學，人生並非就此幸福美滿。樂祈挑戰「人

因夢想而偉大」這已用到爛的連續劇和佈道台詞，提醒我們「追尋夢想沒有問題，重點是作夢的方向和根基」，並提供三個作上帝國大夢的建議：向上帝敞開、面對他者、為社會共善和公義努力。(第五章)

在讀大學的過程中，學生會接受各式各樣的學科訓練，然而這些知識體系背後並非是客觀中立的。如果你想要了解當下大學教育背後所隱含的知識體系和其預設，並以基督教信仰與當代各個學科對話，那麼千萬別錯過本書的第六章和第七章。樂祈用輕鬆的口吻帶讀者反思知識的本質，並思考基督徒到底要透過知識取得和運用哪一種力量。

樂祈是個說故事的高手，把巴比倫和台灣兩個相隔千里，時空相差兩千多年的地方揉合在一起，透過這種時空交錯，邀請我們一窺上帝的宏大敘事，走進上帝世界的大格局。

討論如何讀書的書不少，但《在巴比倫上大學》卻是一本獨特的作品，因為它不是只在探討如何讀書，更是一本引領我們向生命發問，邀請我們踏上讓上帝的宏大敘事破碎和擴張我們小小人生的旅程。

我誠摯地向每位基督徒大學生推薦本書。這不只是一本討論如何讀大學的書，更是一本關於如何在此時此刻完整地活著，並朝向上帝新創造邁進的書。

董家驊

美國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師

推薦序二

這不是穿越，原來我們都在巴比倫！

前陣子我們夫妻在上海跟著一群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摘橘子。這幾個人是「旅友」，去的地方不是熱門的景點，而是到中俄邊界等顯為人知的祕境。我看著這些工作穩定、足跡幾乎踏遍世界的年輕人開心地爬到橘子樹上的樣子，跟老公說：「我若不是基督徒，這樣的生活幾乎就完美了！」不過，這樣的生活雖好，卻不是我們的生命方向。

如果時間倒轉，當但以理在站在皇宮窗台俯瞰巴比倫時，會不會也有類似的想法？他讀的是最優秀的學校，還有大好前程（不像現在大學生有生涯規劃的焦慮），如果但以理沒有上帝子民的身分自覺，很可能就在巴比倫國度裡安穩一生。

並不是當基督徒特別命苦，或上帝看不得我們幸福，而是因為這個世界的真相完全不像我們眼見的那麼簡單！「但以理之所以冒著生命危險，走一條窄路，是因為他看到另一種風景——真實生命的全景。巴比倫王國的確當時是地表最強，但他深知「地表最強」卻不是真正最強，真正寫歷史的不是巴比倫或他們的神明，而是猶太這個被擄族群所信的耶和華。」（第三章）

你看到的風景會讓你擁有不同的命運，這種感覺有點像前幾年的中國連續劇《步步驚心》，描述女主角雖然是現代人，卻穿越到康熙宮廷，並經歷了九王奪嫡的歷程。因為她曾活在

分信仰。

要在巴比倫王國中找到門徒之路，不易發現也容易走迷，所以你需要一張好的地圖。但以理在當時的巴比倫中成為特別的存在，他一面在巴比倫帝國有偉大而忠心的貢獻，另一面卻成為傳遞上帝永恆計劃的先知，更是一個被擄之民如何與地上權勢相處與搏鬥的榜樣。作者在這本書裡透過但以理一生的生命故事與信息，與你的大學生活對話，幫助你察覺巴比倫國度的樣貌，並順利破解、活出見證。

* * *

當你開始讀本書內容的時候，可能會覺得沒那麼實用，它沒有教你如何交男女朋友，大概也對你的就業沒太大的幫助，但它卻幫助你透視與面對「世俗化」這個更嚴肅而重要的戰場。前陣子在Facebook上看到「Be A Giver」系列影片，吳念真先生在片中說了一段令我激動不已的話，他說知識是為了奉獻，這是他心中知識分子的形像與責任，台灣需要一場以幫助為名的社會運動。很巧的是，同一天在Facebook上，也看到另一則報導，一個年輕基督徒被周刊訪問如何在短短幾年成功致富的祕訣。這是一個奇妙而有些傷感的對照，一個基督徒展現了世俗價值體系中的成功見證，而另一個不是基督徒的名人企圖影響更多人活出近似天國的價值觀。

親愛的同學們，當你身處巴比倫王國中，深願這本精彩犀利的書能夠真實裝備你，走上那條天國子民之路！

郭宇欣

資深學生工作者

現代，所以無法接受清朝女子沒有自由；她受過教育，所以更會發揮自己的創意與能力；最重要的是她知道清朝宮廷裡每個人最後的結局，所以她帶著一個超越的眼光在當下危機重重的世界中生存，並活出一個與眾不同的故事。

*

*

*

在讀這本書前，你需要有世界被顛覆的心理準備！電影《駭客任務》裡，帥氣的主角Neo忽然發現，原來自己所身處的世界其實是設計出來的虛擬時空，於是他和一些夥伴開始破解眼前的時空，開啟了回到真實世界的冒險旅程。也許你沒看過那部片，但在你手上的這本《在巴比倫讀大學》也有一樣的效果，幫助同學們看透眼前的大學生活，察覺即使自己已經受洗了，也有乖乖去教會，但很可能不小心地加入了打造巴比倫王國的行列。

巴比倫在過去是征服猶太國的霸權，雖然當年的強國已經消失，現在卻代表一個結合「資本主義」與「世俗價值」建構而成的無形王國，在這個王國體系中只要努力達到各種能力標籤就是「人生勝利組」，反之就成為「魯蛇」。而基督徒大學生在當中的挑戰更複雜，他們一方面要與一般大學生一樣，扛起既有的壓力求生存，又要如同但以理那樣，清楚地牢記自己的身分。在這個類似巴比倫的世俗化國度中，要維持天國子民的生活如同走鋼索，若失去平衡有可能把世俗價值的成功當成是在作好見證，或是不小心落入只在意事工不沾染俗事的聖俗二

自序

我曾經上過大學。二十年前。那時是聯考一次定江山的年代。

二十年後（時間真的好快），寫了一些關於大學的思考，對大學教育拋出困難的大哉問，對讀大學這檔事說三道四。大叔的話有誰聽呢？

我必須先坦承，這本書與其說是要作信仰反省，教什麼「人生課」，不如說它首先是一本「懺悔錄」。當年的我，大學若不是由我玩四年，至少是糊裡糊塗混了三年；三十歲前幾乎可算是沉淪於巴比倫中而不可自拔。不難想像，如果送這本書給「當年的我」，他大概只是微笑點頭，有禮貌地說聲謝謝。讀這本書的次序，會被排在籃球、吉他、女朋友、功課、社團……之後，本書也只能成為書架上的裝飾品。若過一個月再問他的讀後感，他會回答：「翻了一下，內容還不錯，但真的太忙了，還沒有機會仔細看。」

「真是個不知長進的傢伙！」我對這位同學畢竟太過熟悉，心裡鐵定會冒出一把無名火：「我嘔心瀝血地去思考信仰與大學的關係，你卻給我這種不著邊際的禮貌性答覆！」

但回頭一想，又有誰能測透，這個玩世不恭的傢伙，後來會去讀神學院，對生命有了許多不同的想法。傳道書說，凡事

都有定期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。或許是玩樂有時，思考也有時吧，而這些在神的手中都能成為美好。我不確定讀者到了哪個「時」。但我能做的是，如果你剛好正處於反思之時，提供一些協助的資源。

若同學現在處於「玩樂有時」，翻了翻書後，把這它放在書架上生灰塵，我一點也不會介意。難道是書已經賣出了，版稅已經入手？哈哈，沒錯。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：上帝造人，把一個尊貴的意義感和目的感放在我們當中，人總是要面對的，時間早晚而已。尤其隨著網路的多元化，面臨環境的危機，經過一些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洗禮，我發現很多學生思考的起點，其實比當年渾渾噩噩、活在自己小小世界的我，更有優勢得多。

其實早在三、四年前，就曾經起心動念，想為大學生寫一本書，後來卻不了了之。這幾年，我反而有更多的機會，去到學生當中分享。去年，本來有機會在一個大學生的處境，計畫一系列的分享，帶他們思考但以理書和在大學學習的關係。後來雖然這個計畫不如我的預期，這本書卻還是誕生了。只能說，上帝真的有祂的時間。

許多學生或輔導常因為我去他們中間分享而感謝我，但實際上，我卻從他們身上領受更多。我很清楚我所做的，除了準備的壓力外，只是出一張嘴。反而，我在這些輔導中間，看到那種長期的委身、大量的陪伴，甚至犧牲了許多與家人的相

處，使我敬佩不已。回到台灣，最早接觸到的是大專團契的永順哥、秀瑜、小咪、逸雯，還有年輕一輩的卓立、耿安，看起來像我兄弟的雙胞胎子敬、子恆，他們為學生真是年復一年，認真辛苦的擺上。我的表哥芳諭，看他默默地在許多「高關懷」的孩子身上付出洪荒之力，也帶來許多真實的改變，讓我很受激勵。還有，認識已久的培立，他大半輩子投身在學生事工中，自稱是看著我長大、現為南京東路禮拜堂長老。另外，儘管有些只有幾面之緣的幾位，包括松江文華教會的國恩、俊傑，中壢靈糧堂的子軒夫婦等，他們對學生的關愛和付出，給我很深刻的印象。

當然，身處於校園團契的大環境中，最寶貴的就是看到許多榜樣。我太太常常讚嘆，這是個神奇的人間天堂，有太多人是她在現實的商場中不曾見過的生命奇人。要一一提名總擔心掛一漏萬，用「族繁不及備載」一筆帶過似乎又敬意不夠，但我心裡的確為台灣能有這樣一個特別服事學生的群體，並能夠參與其中而感恩。文字部當中督促、激勵、陪伴我的同工也就不一一點名了，他們對我的作品愛之深也責之切，而我只能捧著感恩的玻璃心繼續邁步前行，畢竟外面還有更多珍貴的生命需要被餵養。他們對我的幫助，不是三言兩語能形容，就先欠一頓飯吧！

另外，要特別提名的校園同工，是二〇一五年開始組讀書會，一起讀《青少年事工神學》（暫譯自 *The Theological Turn of*

Youth Ministry，即將由校園於二〇一七年出版)。當時在台北的以慧、怡安，台中的宇欣（還有來插過幾次花的大建）、裴恩，高雄的文芳、予恆。大家很努力地啃完英文原書，也有很多精采的討論和對話，我深切期待這本書的出版真的有一天能促成青少年事工的神學轉向。如果我對學生情況真有什麼深刻的了解，無非是歸功於這樣的交流和同工。尤其是宇欣，花了許多時間閱讀文稿，也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。

我知道還有許多默默為學生付出的老師、輔導和傳道人，常常不計代價地給予大量的時間與陪伴，好讓許多徬徨、面對挑戰的年輕學子，在人生被形塑的重要階段得到支持，也有一個效法的生命榜樣。所以，這本書除了是獻給那些在第一線默默服事的無名英雄，也希望能夠提供他們一種服事的工具（武器？）。我自知自己不是那種溫和又有耐心的輔導，反而更像是鏗而不捨追查真相的檢察官，有時候咄咄逼人，戳破拆毀，提出挑戰。但我盼望，在他們的陪伴下，這些最終都能夠對學生帶來益處。

還要感謝許多過去邀請我去分享的大專或高中團契，他們給我許多不同題目的挑戰，從神學、政治、科技、文化、環保，到讀書的意義等等。過程中認識了一些不可思議的學生，保持續的友誼。他們讓我感受到另類的大學生活真的不是紙上談兵，而有被活出來的可能，而我現在所做的，只是把他們正在努力實踐的，用文字和理論表達出來而已。

總之，因著許多訴說不完的故事和恩典，使得這本書成為現在的樣子——也大概有許多數算不清的故事和恩典，才能使這本書能夠出現在讀者的手上。對我來說，要同時閱讀「學生的處境」和「但以理書」，再寫成一本讓學生有感、同時是關於信仰大哉問的書，這中間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與難處。但一想到可以幫助到一些學生，衝擊他們的生命，甚至改變他們的一生，這些辛苦就算不了什麼。不管最後能否造成影響，對我來說也已經值得。至少年屆四十的大叔發現，「終身學習」不僅是可能的，而且可以是一種使命，甚至有永恆的意義。

為我們每天有學習的能力而感恩，乾杯！（記得讀書不喝酒，酒後不讀書。）

毛樂祈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，於新店花園新城

引言

讀書大哉問

如果回到一百年前，當時的知識分子被召喚要讀書救國，以抵禦外侮恢復民族的光榮。讀書的目的很簡單，總是帶著崇高的使命。

然而，時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，從黃包車到Tesla電動車，從算盤到八核心3TB的個人電腦，從線裝書到網羅全世界資料的Google，我們能夠掌握的知識量和速度一時之間多了好幾萬倍。但是，如此一來，卻帶來不同的危機，我們焦慮感一點也沒有減少。我小時候，歌壇巨星曾帶著大家一起熱血唱「明天會更好」，如此的希望與理想不再。今日學生可能會問的卻是：鬼島的明天在哪裡？面對經濟榮景不再、環境遭受破壞、又熱又平又擠又忙又窮又亂的世界，讀書到底所為何來？

台灣有兩位關心教育的名人嚴長壽和葉丙成，在進行一項大膽的實驗：脫離既有教育體制，要為未來而教。他們一致認為，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訴答案，而是向人生提問。¹

問對問題很重要，「向人生提問」可說是再關鍵不過了。但是，要向人生提問什麼呢？最糗的是，萬一問題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該怎麼辦？或許，這也是大部分人不想問問題的原因吧，大家都不想當「問題」學生，尤其是無解的人生難題，追

問了很容易被大人K:「讀書就對了，問那麼多幹嘛！」

其時，這種人生大哉問已經不只是社會學、心理學的問題，而是涉及宗教或哲學。從目前教育體系的基本假設中來看，在一個隨機、沒有目的的宇宙，人生只是一場「意外」，很難不會是一場鬧劇？這種問題根本問不下去。人生的意義不是科學可以實證的事，而是牽涉到宗教信仰，關乎價值觀。

基督徒可以怎麼向人生提問，又如何能回答呢？我很遺憾，二十年前沒有人鼓勵我這樣向人生提問，更沒有人告訴我基督信仰在所有的選項當中，是最有可能找到完整、融貫答案的一種。

我們不需要特別去分析，就很容易看到「大學文化」和「基督信仰」之間有許多無法調和的落差。比如，在學校體制中的基本預設是：如果你有幸平步青雲，可能成為某方面的專家，在海海人生混一口飯吃，關鍵字正在於「競爭力」。基督信仰的基本預設卻是：你是被上帝呼召、特地分別出來的，要去愛神愛人，關鍵字是愛，是信心，是盼望。這兩者可以怎麼關聯？發揮自己的興趣、上明星學校、得到夢寐以求的工作，與「愛神愛人」有何相關？競爭力如果真的重要的話，在信仰中應該放在什麼位置？保羅勸勉信徒「不要效法這世界」，在這樣的處境之中，怎樣算是效法世界？又該如何「心意更新而變化」呢？

如果教父特土良曾經問：「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？」

我們今天仍舊要問台大（或是港大、北大、哈佛）和（新）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？

大學與神學

這十年來華人教會慢慢在探索「職場神學」，試圖連結信仰和工作。這非常重要，因為它是在回應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——如果我們真是上帝的兒女，在工作職場上應該也有所不同。畢竟，我們不大可能只是週日在教會當基督徒，週一到週六卻當另一種人，這樣會人格分裂。而我發現，連結專業和信仰這類的問題，越早開始思考，對一生會越有幫助。

已故的科技教父賈伯斯告訴我們：科技不能只是科技，重要的是「科技」和「人文」的整合。「人文無用論」其實早就不攻自破，除非要我們昧著良心說不喜歡蘋果產品或北歐精品，除非我們真心喜歡爆肝代工的低毛利生活。缺乏人文與美學的科技，在現今的社會可能才是真正無用（生產了一大堆卻沒人要買）。

但是，我還想進一步去問，神學的空間在哪裡？基督信仰是個「超越性」的宗教，對於人文和科技，又有什麼話說？神學曾經是眾科學之母，但會不會這位充滿智慧的老母親，今天被大學院校所遺棄，只是被安養在神學院？同學們千萬不要被「神學」這個字眼嚇到，神學其實沒有多可怕，只要是認真反省自己所信的，並且認真把所信的活出來，都算是在做神學。

說句實話，既然信了都信了，何不認真搞清楚自己在信什麼呢？基督徒難道不想弄清楚，信仰對學習、夢想、成功等，有什麼話要說？或許，就把這次看成是一個小小嘗試，讓基督信仰從教堂的圍牆中翻牆出來，走進大學的殿堂，挑戰大學，也開放自己被挑戰。

與其說要分析、批判目前大學的諸多問題，我更期待的是，幫助同學建立起一個較為扎實的信仰框架，可以去想像另一種上大學的可能性。大學難道只是競技場、遊樂場、人生勝利組的培養皿？有沒有可能跳脫出升學主義、成功主義等各種社會的框架，來思考另外一種豐盛人生的可能性？大學有沒有可能是「戰地醫生」的培育所，是為了裝備我們將來，走進受傷的人群和社會當中，帶來安慰、醫治及和好？

我之所以選擇用舊約聖經的但以理書作為背景經文，是因為慢慢領悟到，但以理書的神學是如此具體且強大，也相當切合我們的處境。但以理書的原始讀者，是在一個在被擄的情境下，聆聽這卷書的信息，他們領受信息的重點，不會只是放在看見但以理有多英勇，更重要是要去回應：帝國強權的統治之下，沒了國家、失了土地、尊嚴被剝奪，在悲哀淒慘的處境中，他們該如何看待「強國」？上帝在哪裡？他們是誰？可以盼望什麼？該如何生活？同樣地，我們今天也在問類似的問題，當隔壁強國崛起，青貧時代來臨，面對變動劇烈的未來，上帝在哪裡？我們是誰？我們在焦慮和困惑什麼？可以盼望什

麼，有什麼夢想和使命？

因此，我寫作這本書時，每一章都設定獨立的主題，並與但以理書的某段經文對話，但是我也試著整理出脈絡。在第一部中，我會從更大的框架來思考「學習和人生」，更想要帶著讀者看到大學中不屬於上帝的「巴比倫」部分，否則基督徒很容易渾然不覺，被巴比倫的邪惡體制給收編、馴化。到了第二部，我則試著挑戰大學的知識體系，建構一種基督信仰的知識體系，並談到可以如何渴望或夢想，在大學如何有不同的學習目的和想像。最後一部中，我則會挑戰讀者對未來、邪惡、成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以至於能夠成為有使命和大格局的人。

閱讀的建議

書本沒有聲光音效，讀完一章也沒有人會幫你按讚（除非你每次都po佳言錄或心得感想），這本書的內容對於生活忙碌的大學生，或升學壓力大的高中生來說，可能有點太沉重。我已經坦白過了，當年上大學的我，對這本書也不太會有胃口，畢竟校花、社團、成績才是王道。

讀這本書會是一個不算輕省的投入，我甚至也沒有辦法保證，經過這個思索的旅程，你會得到立即的回饋，信仰就可以立刻自動「裝備升級」。不過，我鼓勵你把這本書當作是一場信仰上的思想挑戰。我很欣見許多年輕人其實是喜歡、也能被挑戰的。真實人生是困難的，活出真實信仰也相當不容易。但

有挑戰，就代表還有許多值得期待的地方。

如果你想被挑戰，想在忙亂的生活中試著去思考生命的目的，以及學習的意義，甚至願意想像一種「超越巴比倫」的人生，願意為一個更大的使命而活，這本書是為你而寫的。

在這個3C時代，我也有3個C的建議²：第一是Community（群體）。我們都需要有同伴，才可能在這條艱難的信仰旅程，一同前行。有時候堅持信仰，會容易產生錯覺，覺得自己是不是瘋了，所堅持的竟和世界如此不同，甚至也和父母及老師所期待的很不一樣。我建議你，找一些願意認真面對人生問題的朋友或契友，組讀書會一起來讀這本書，一起討論互動，對書中的觀點激發共鳴，或是提出不同的想法。一起讀書和分享，或許你們會成為信仰路上一輩子互相支持的友伴。

第二是Character（品格）。基督信仰不只是抽象的思考，更重要是要活出具體的生命。成長也是如此，人生真要有所學習，必須要有具體的典範，無論是輔導或學長姊，你看到他們親身、具體活出一種不同的價值觀，你覺得他／她是你值得效法的對象——在一個強調競爭力的世界，卻持續展現恩典力，經常願意付出、給予他人關懷。我鼓勵你更進一步去觀察他／她的生命，去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，也向他們敞開，分享自己的生命困惑。當然，邀請他們來陪伴你讀這本書，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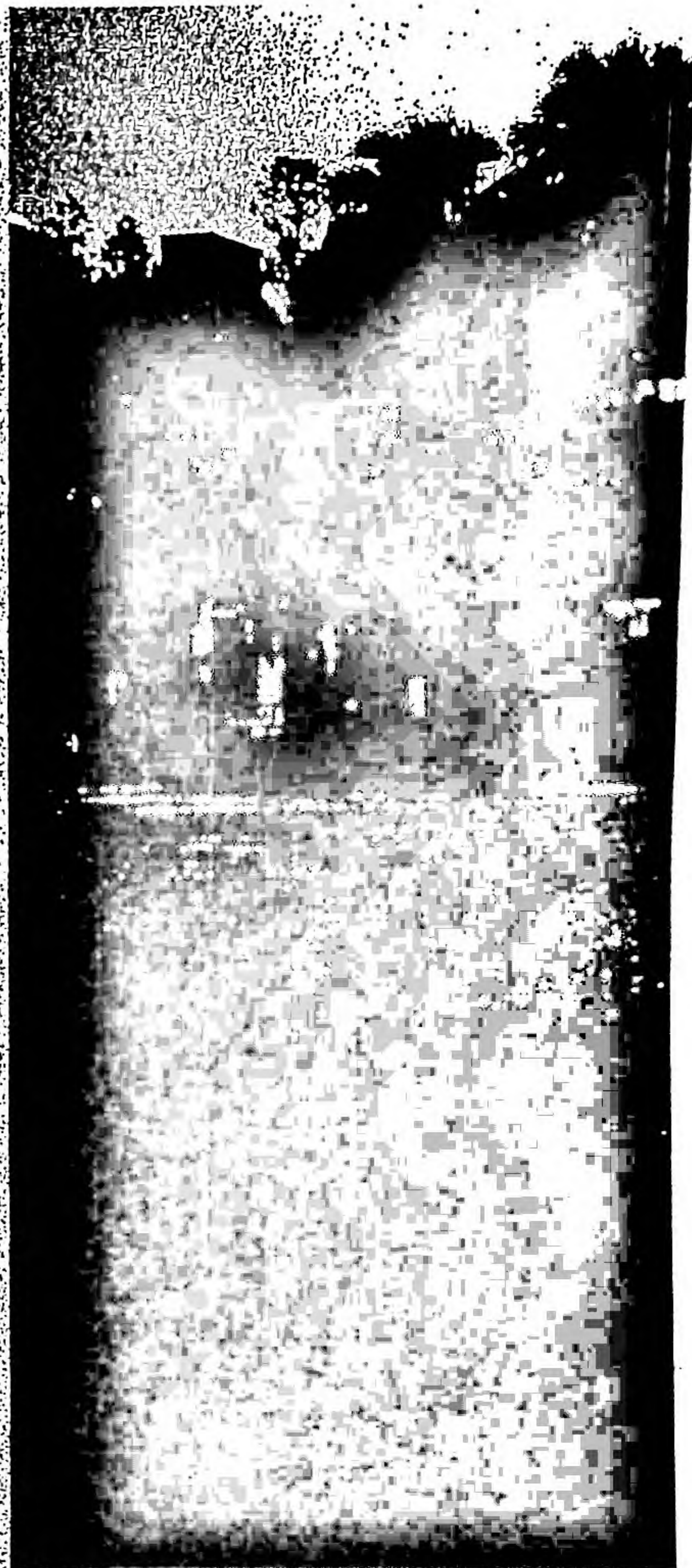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，這本書是關於Convictions（信念）。前面提過，這本

書嘗試從基督教的觀點來回答人生的一些基本問題。我會試著從基督信仰的角度，提供一種看待世界的框架（或是你更喜歡「世界觀」這個專有名詞），解構一些盛行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。某些概念如果是你第一次接觸到的，甚至會衝擊你原先某些固有思維的，可能會讓你摸不著頭腦。我的建議是，可以先跳過一些艱難的概念，試著抓出整章的大重點，或是透過「問題與討論」的題目，來檢視是否有掌握到整章的核心。若第一次讀不懂，你也不必著急，重點是用開放的心反覆去思索。我求上帝給你耐心和毅力，若因此能夠建構一種基督信仰的完整世界觀，這樣的努力將是非常值得、一生受用的。

好話醜話都先說清楚，讀書旅程中若遇上各種心悸、高血壓、呼吸急促、腦缺氧的症狀，作者一概不負責。

決心要上路的同學們，背包款款好，風雨無阻，千萬不要半途放棄啊！

祝大家旅途愉快。



我們在生活中失去的生命在哪裡？

我們在知識中失去的智慧在哪裡？

我們在資訊中失去的知識在哪裡？

——艾略特 (T. S. Eliot)



PART 1

讀書，別輸了人生

成績好真的是很吃香的事。我在高中就稍微享受過名利雙收的快感。名呢，是獲得全班第一名，朝會時在全校師生面前，接受表揚並領獎狀，走路都會有風。利呢？因著成績好，就有資格兼家教，可以自己賺零用錢，買衣服時不用看爸媽的臉色。如果你剛好一直乖乖去教會，功課好，也好好服事，你幾乎就是一百分。婆婆媽媽們會說：「你看看他，這麼會念書，又愛主，我們家的那隻一定要好好向你學習……。」「沒有啦，感謝主啦！」如果你又回應得體，表現謙卑，模範生分數能不破表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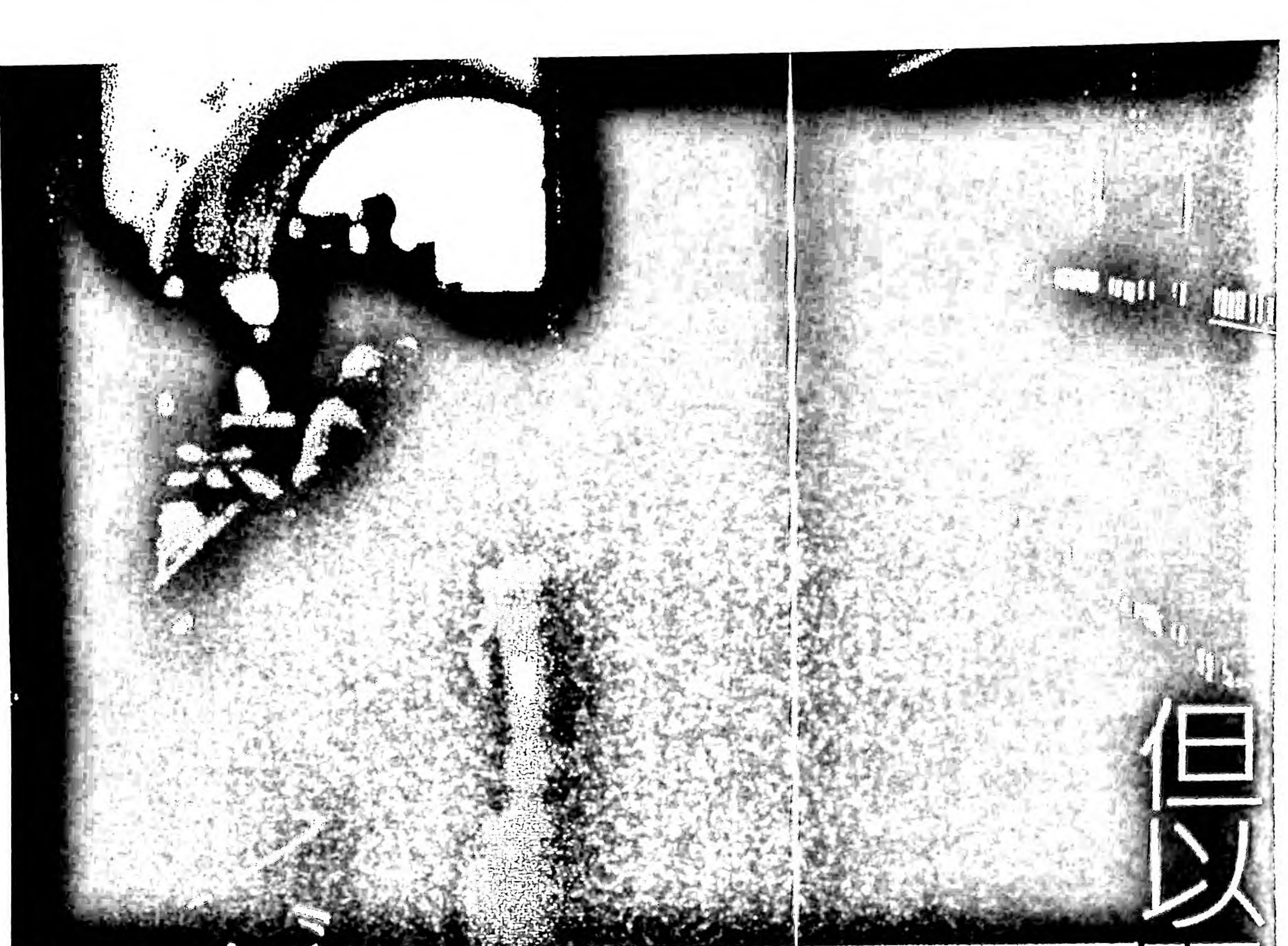
同學們，這樣你還能不好好念書嗎？

曾奉行的「但以理讀書法」

大部分學生都想把書讀好，所以一旦能讓人把讀書好，似乎就保證了不會有大差錯。幾年前，有一本基督教界頗為暢銷還得獎的書，叫做《但以理讀書法》，就有類似的運作方式。書的相關文案這樣介紹：

漢城大學第一名畢業的金東煥傳道激勵你——以神的方法成為讀書的達人。

2000年以接近滿分（總平均 99.26分）全校第一名的傲人成績，畢業於韓國國立漢城大學。他在青少年時期就決心：「要成為像但以理一樣的人！」要為神的榮耀而讀書。



但以理的讀書法？

第 1 章

目前是一位傳道人。他拒絕了國家公費留學，與任教於母校研究所的機會，也放棄了韓國最大企業祕書室的重金禮聘；因著他的心志，我們可以說他是不平凡的人。……成長期間，母親嚴格採取神本主義教育法。因此即使是在考試期間，他也一定會去參加培靈會，並在一場聚會中立定心志要為神來念書，這就是他能以全校最優異成績，畢業於漢城大學的惟一祕訣。

這裡頭有不少觀念，「為神的榮耀而讀」、「立定心志為神來念書」，還有他提倡要「上課的時間視為敬拜時間」，這些的確值得學習，也非常熱血、激勵人心。但在許多「基督教正確」的詞彙中，卻夾雜一些讓我不安的價值觀。比如，為什麼要高舉「漢城大學第一名畢業」？「接近滿分……的傲人成績」？等，一，下……。聖經真的有說要我們成為「讀書達人」嗎？為什麼不是成為麵包超人或上帝僕人？這背後對讀書抱持什麼樣的假設和價值觀，又有哪些是該被挑戰的？

我們不妨想想，但以理如果在今天的學校中，他真的就是典型會讀書、上教會的模範生嗎？如果但以理真的有教我們讀書，到底教了什麼？但以理書其實只用了兩三節，就把讀書的事都交代過去：

王吩咐太監長亞施毗拿，從以色列人的王室後裔和貴族

中帶進幾個人來，就是沒有殘疾、相貌俊美、通達各樣學問、知識聰明俱備、足能在王宮侍立的少年，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和語言。王從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中，派給他們每日的分量，養育他們三年，好叫他們期滿以後侍立在王面前。(但一 3~5)

經文敘述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在巴比倫王宮中學習三年，最後成績優異(但一 17~20)。乍看之下，真有所謂一種「第一名畢業的但以理讀書法」。但是，有沒有可能我們斷章取義，把自己對於好學生的形像，硬套在但以理身上，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但以理？

讀書的確有其重要性，以榮耀神為讀書的心志也是對的，只是這其中的邏輯似乎沒那麼簡單。我試著分享一些自己的血淚史(流水帳)來說明一二。儘管從前沒讀過但以理讀書法，但是我自己其實一直就是類似思維的信徒，把「讀好書」跟「榮耀神」幾乎劃上等號。

我在少男時代，以第一志願進入鍾愛的師大附中就讀，在那裡青春期的荷爾蒙可以無限地奔放：打籃球校隊、唱 KTV，當然也讀書，秉持附中「能 K 書又能玩」的教義過生活，當然週末也有認真上教會，並參與服事。大學聯考雖然有點失常，但還是吊了車尾，進了台大。大一、大二時，一方面還在聯考失常的震盪中，當然更根本的問題是人生沒有目標，課業也就

混過去。當時我參加吉他社，想要從四肢發達，轉型成為憂鬱浪漫的情歌王子。直到大三才振作起來，為了在國外的女友而立志要出國唸書。不過，要有好成績才能申請到好學校，因而發憤圖強，拼到兩屆的書卷獎。大四時，後來換了女友，出國的目標也就告終，人生又另有了新的方向和目標。

回想起來，那時榮耀神是虛無縹緲的，收到女生的紙鶴才是千真萬確的。

把「成績優異」和「榮耀神」劃成等號，在邁向人生勝利組一路順風的情況下，看似問題不大，但深究起來，卻是經不起考驗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首先，正如我自己的例子，為上帝的榮耀而讀很容易只是幌子，更多是想證明自己有多行。我們實在不能低估人性扭曲和軟弱的程度，貿然就採納「讀書是為了榮耀神」的說法。

吳易澄觀察到「但以理讀書法」的模式，很容易會變成「為自己讀書」，甚至只是為了階級而有的爬升。「但以理讀書法」與其說是真實反應了聖經的世界觀，更多是凸顯了台灣整體「讀書出頭天」的社會價值觀：

第一、在台灣，讀書是為自己讀書，十年寒窗為的是要脫離低下階層，躋身「上流社會」。第二、貧窮是你自己不努力、懶惰的結果。第三、越有錢的人就越有機會讀書。

另外，儘管為自己讀書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也有某些正當性，但假使落入一種「個人主義」式的學習時，我們很容易對社會公義無感，甚至冷漠，而違背了聖經的整體教導。他指出：

一個為自己讀書的人，跳脫不了對階級的依附；而一群為自己讀書的人，組成的不但是個人主義高張的世界；在階級懸殊的資本主義社會下，這些讀書人組成的，不但是階級擁護者的天堂，也是一個冷漠無情的社會。¹

再者，難道不會讀書的人，就無法榮耀神，每天必須要帶著罪惡感度日？耶穌說：「貧窮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。」（路六 20）在升學主義的今天，我猜耶穌應該會說：「成績貧乏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。」天國不是屬於天龍國強者的，反之是為著軟弱受苦之人。耶穌提的天國福音，不會只要我們追求步步高陞，反而是要顛覆升學主義帶給我們的小格局。

讀書和人生的荒謬

很顯然的，「讀好書＝榮耀神」的說法太過簡化，不足以對付複雜的人性與面對充滿苦難的社會。如果我們毫不猶豫就接納了這種過度簡化的觀念，很可能會偏離了真理，也遠離了真

耶穌提的天國福音，不會只要我們追求步步高陞，
反而是要顛覆升學主義帶給我們的小格局。

正豐盛的生命。名作家張大春曾在臉書上，向全國進入「烤爐」的青少年表達祝福。他說：

不是祝你們成績都考得多麼高，而是願你們體會這種考試的虛假。這種考試既考不出你們的能力，也考不出你們的才華，更考不出你們的人格。能考出的，就是上一代人假設、想像出來的一些「圈養區分」……。

當然，他的表達過於極端，只看到考試的負面，但若能用健康的心態面對，考試對我們還是有幫助。只是，在無所不在的升學主義轄制下，讀書考試很容易成為了一種虛假，讓人陷在這個社會所給的既定框架。這不只是台灣特有的現象，曾任職耶魯大學的教授威廉·德雷西維茲（William Deresiewicz），在常春藤名校教學時也發現，大多學生的確是聰明有才華，也認真發憤努力，但卻是膽小和迷失，缺乏求知的好奇心，更沒有目的感。他們就像一群優秀的綿羊，被教育制度給馴化，就像被工廠大量生產出來的產品，茫然無主見，只能順從社會潮流地往同一方向前進。²

前陣子，一位在國中任教的基督徒老師，於會考完後，在臉書上，傳了一張學生萬頭攢動的照片，並配上圖說：

中午，考完了。

全國工廠完成了最後的研磨，將產品送出去，

接下來等國家標籤局貼標籤……

然後放到市場上，就會成為……(以下開放接句) _____

如果是你，會接什麼？學生當事人大概很難接下去，畢竟還正在被「研磨」。不過，卻有不少過來人回應：「血汗工廠的新血輪」、「國家認證優良肉品」。另外還有人回「滯銷品」，有人則說「往下一個工廠繼續製程」、「新鮮的肝」。

等，一，下！你是說，受了偉大的教育之後，在上帝的加持下成為「讀書達人」，但最後有可能只是成為「資本血汗工廠裡最新鮮的肝」？更悲哀的是，有多少人因為不符合這個全國工廠的標準，結果白白被犧牲，成為「不良品」？

好殘酷，好諷刺，好荒謬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才算慢慢體會這社會的殘酷現實。出了校園，台大的「光環」並沒有幫我換到一張「社會遊戲的入場王牌」，只能進到一家沒沒無聞的新創公司上班。過了一年，輾轉到了上海的一個小公司工作，情況更慘，沒有任何關係和人脈，沒有名片上的 title，我到底還算老幾？我只能拼命地爭取認同，從薪水、從名片上的職稱，來找到「存在感」。既辛苦，又可悲。

假使我們試著把人生快轉。許多朋友畢業將近二十年後，現正在經歷「中年危機」，可能有了車子、房子、孩子，但這些又如何呢？有了更好的經濟實力，卻也產生更多壓力和白髮，

實際上過著爆肝的生活。甚至做了十幾、二十年，才恍然體認到這根本不是自己喜歡的工作，也找不到意義。每天朝九晚五，忍受老闆的悶氣，只是為了生存，只是為了給孩子安定的生活。他們的心理或許在吶喊：我的夢想在哪裡？我的熱情是什麼？如果我們是基督徒，是有機會去問：上帝在哪裡，上帝呼召我去哪裡，繼而冒險，尋找生命中的意義，過一個不同的「人生下半場」。否則，我們豈不都成為教育工廠裡製造出來的工具人，庸庸碌碌過一生嗎？

同學們，準備好要奉獻出最新鮮的肝了嗎？

在荒謬的世界中去探究真實

請不要怪我在書的一開頭就出言恐嚇，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荒謬和殘酷，只是我們不願意承認和面對，往往習慣了逃避，只想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當中（不過，若不嚇你，你怎麼覺得會有需要把書看完？）。基督徒在面對這樣複雜殘酷的社會現實，有沒有什麼不同的作法，不同的路可走？顯然地，為了躋身上流社會，假借上帝的名義（或是乾脆忘記上帝）而讀書，不會是選項。我們也將會看到，但以理儘管成績優異，卻立志要劃清界線、拒絕同流合汙。

如果我們真的身處於又熱又平又擠又忙又窮又亂的世界，基督徒到底可以有什麼不同的讀書動機和人生使命？不要說世界荒謬，其實我們自己也很荒謬：太多時候，我們把這類人生

核心的問題放在一邊，認為信仰只不過是心靈雞湯或道德勸說，對一些需要反覆思考的信仰書籍，興致缺缺，然而為了成績和學歷，仍然可以狠 K 一本本硬梆梆的教科書。教會或許會將愛心，用在替一些弱勢的學生課輔，或是透過鄉村服務隊，協助他們適應這個升學主義的世界，但似乎也沒試著回答這類問題，甚至去挑戰其中某些扭曲的價值觀。

十四年前，當我讀到華理克（Rick Warren）的暢銷書《標竿人生》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基督徒不是受洗之後乖乖上教會就沒事了，反倒有一個「有目的」的人生（否則常常會被別的「目的」所駕馭，例如：自己的恐懼與憤怒、別人的期待、貪圖物質的享受等等）。這本書的熱賣似乎也正好說明了，原來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缺乏目的（purposeless）。這麼重要的問題，教育體系沒關注就算了，即使是基督徒，同樣也很少過問。

人生的大哉問，畢竟太難、太糾結、太耗時間，聰明的考生通常會先跳過難的題目，寫會寫的、容易拿分數的。但養成習慣之後，我們索性就不太去問，更不太回答了。但麻煩的是，人生的問題永遠逃避不了，現在跳過，它總有一天還是會來找你。同學們，如果你願意的話，花一點時間想一想，儘管不見得能參透所有的事，但我相信會對你的一生有益處。否則，你很可能會像我從前一樣，渾渾噩噩過日子，浪費不少時間，一股腦地把自己新鮮的肝，奉獻給一個無情的社會。

「為什麼」往往比「如何」重要。尼采說：「知道自己為什

麼要活下去的人，大概就能解決該如何活下去的問題。」³我想這句話應用在學業也是一樣。知道自己「為何」要讀書的人，大概就能夠解決「如何」讀書的問題。這是為什麼關於大學社團、愛情、讀書方法等等「如何」的問題，我不會特別去著墨，而是試著透過但以理書的故事和異象，去探索這個世界的真貌、信仰的真諦、大學生活的目的，乃至整個人生的大方向，才是我的重點所在。

基督信仰在後現代社會最可貴也最尷尬之處，是仍宣稱「有真理」。但這真理不是狹隘的道德規範、要好好上教會、同性戀有罪等等，而是能夠最真實地認識創造宇宙的真神，也能真實地描述這世界的樣貌、人是什麼，以及在其中的角色和使命。有時候，基督徒和世人一樣，都太過著重務實，面對人生也是採實用主義至上，社會潮流中什麼好用、有出路的，就去採用，而不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——難怪充斥著「人文科系無用論」的說法，畢竟人文科系太沒有「錢」途了。透過但以理書，我們要更進一步去思考，究竟這是世界的真實是什麼？說得再具有哲思一點，若不清楚真實是什麼，我們其實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務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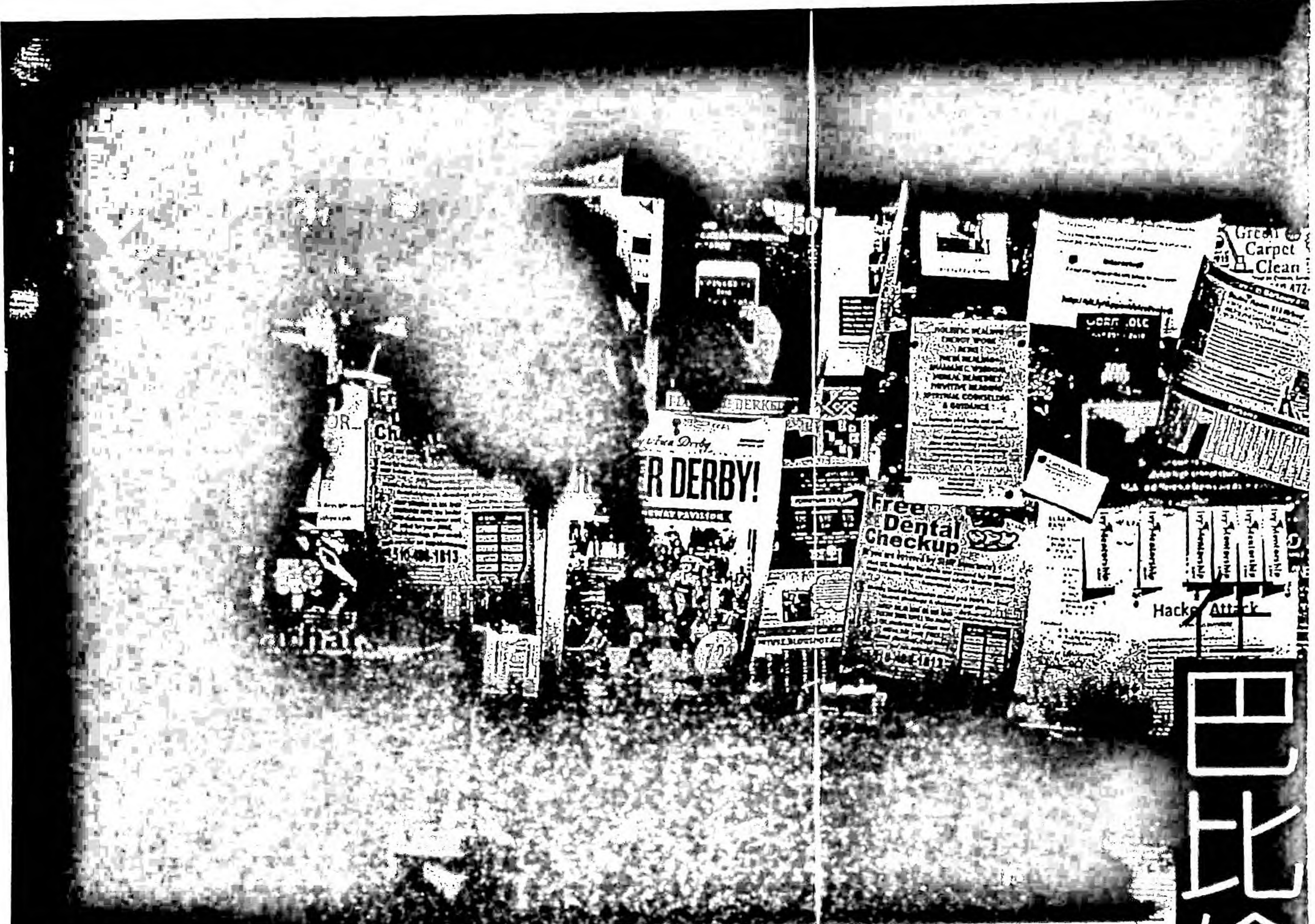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花許多時間準備考大學，幸運的話，大概花四年時間可以把大學讀完，再用兩到三年的時間讀研究所，緊接著幾乎花上一輩子在工作。其實，花個幾天或一個月，把「什麼是真實」、「人生有什麼目的和意義」這些根本問題想清楚，應該很

值得。畢竟探究真實，正是讀書的最根本目的，否則，正如沃克·柏西（Walker Percy）曾說過一句話：「你可以得全 A 的成績，但卻有不及格的生命。」⁴ 當我們搞不清處自己為何而活，儘管精通各種知識和語言，實際上卻只是在巴比倫的環境下，被餵飽喝足，成為事奉巴比倫王的僕役，卻忘記了我們真實的身分，以及上帝呼召我們的使命。

同學們，「肝若不好，人生是黑白的」，這個至理名言我們都非常熟悉。該是想想一些重要問題的時候了，希望你們的人生都是彩色的。

當我們搞不清處自己為何而活，儘管精通各種知識和語言，實際上卻只是在巴比倫的環境下，被餵飽喝足，成為事奉巴比倫王的僕役，卻忘記了我們真實的身分，以及上帝呼召我們的使命。

1. 作者指出「讀好書=榮耀神」的說法，有哪三種問題？
2. 你曾經想過「讀書目的」這類的問題嗎？這麼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常常被忽略？
3. 你認為聖經真理是什麼？和作者的看法有什麼相同、相異之處。
4. 作者為何指出讀書有可能是很荒謬的事，你有類似的發現嗎？
5. 你覺得什麼樣的人生算是「得全A的成績，但卻有不及格的生命」？你可以舉出例子嗎？



巴比倫 找自己

第2章

—— 巴比倫 —— 第 1 卷 第 6 ~ 10 節 ——

哥 當年的日子，科技前景一片美好。那時 Google 還不成氣候，Facebook 的創辦人祖克柏還只是高中宅男，最帥氣的手機是 Ericsson T28。我的世界是按照「摩爾定律」(Moore's Law)，持續邁向光明；我滿心嚮往能參與在這科技新世界的時代巨輪中。沒錯，我以為自己就是時代的力量，只不過跟現在台灣的政黨「時代力量」很不同，我沒有一心往立法院跑（不管是爬進去，或是後來選進去）。儘管我大學所學是水利工程，後來卻進入科技業當了業務，還跑到上海，一個充滿前景的資本世界闖蕩。回想那一段掙扎與摸索的日子，說是在「找到自己」，實在也不為過。

但以理面對被同化的身分危機

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，將城圍困。(但一 1)

但以理書是這樣開頭的。這一年，大約是西元前六〇五年，尼布甲尼撒這位新星，在但以理書一開始強勢登場。他是巴比倫帝國史上，最強的一位君主。此時，迦勒底人建立的巴比倫王國，已經在歷史上崛起，成為新的強權，如同十九世紀的英國、二十世紀的美國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。迦勒底人經過幾次戰後役，已經躍上了國際舞台，許多國家莫不對這新興的強權聞風喪膽。尼布甲尼撒（約公元前六三四年～五六二年）

更是關鍵人物，身為皇太子時就曾代父出征，大敗了亞述帝國，更兩度打敗擊傳統軍事強權——法老王尼哥（王下二十四7）。他年少得志、驍勇善戰，年紀輕輕就統率大軍，絕不是媽寶、靠爸一族。想像一下，當時若有《時代雜誌》（*Time*），他肯定會蟬聯年度風雲人物；若有《商業周刊》，則會詳細討論他的領導統御、賞罰制度，以及後勤糧草補給的效率；若有《數位時代》，會探討他的用兵技術，以及武器的創新研發；若有《運動畫刊》，則會研究他的肌肉精實度、戰馬的品種，以及如何在高速的戰馬上保持平衡、保持射箭的精準度；若有《親子天下》，鐵定會探討尼爸如何能教養出如此虎子……。

尼布甲尼撒是但以理書的開場人物，不到三十歲就幾乎一統江湖、稱霸武林。至於約雅敬，實在是個敗家的超級魯蛇（loser），我們在這邊沒有時間深究。不過，但以理書的四位猶太人主角，直到第六節才算是正式登場。

他們中間有猶大人但以理、哈拿尼雅、米沙利和亞撒利雅。太監長給他們另外起名，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，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，稱米沙利為米煞，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。（但一6~7）

生長在安和樂利無戰事的地方，我們其實很難想像戰敗被擄掠是何等殘酷和悲痛。這四位猶太人身處在一個兵荒馬亂的

世界，不要說國際地位被隔壁強國打壓，根本就被強國打趴。西元前五八六年左右，猶大國末代皇帝西底家受圍困兩年之後，在饑饉絕境中逃跑，不僅被尼布甲尼撒王的部隊手到擒來，還無情地遭受羞辱。他被上了鎖鏈，眼睜睜地看一個個孩子被處決。甚至，他還被挖出了雙眼，被鎖鏈捆住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（王下二十五 7）。一個多月後，耶路撒冷聖城慘遭破壞，燒殺姦淫，慘絕人寰，聖殿的陳設被敵人掠奪、破壞，聖殿和老百姓的房屋都被燒毀，城牆也被拆光，幾乎成了一座死城。

但以理一行人被擄掠到巴比倫，成為社會邊緣人，身處異鄉卻成為亡國奴，親人被羞辱並被殺害，國家遭受滅亡。1 年紀輕輕的但以理及友人，接連面對羞辱與殘暴的痛苦，他們該如何看待兇殘又暴力的世界，又該如何看待自己？他們對人生是否還有盼望，對上帝的信心可不曾動搖？但以理怎麼仍有興致，在巴比倫的宮廷讀書，事奉那個羞辱自己民族的國王？

聰明如尼布甲尼撒王，把但以理一行人帶到巴比倫，絕對不只是像孟嘗君那樣惜才養士，他其實是有明顯的政治目的。一來是他俘虜的這些人，是皇親國戚，要澆熄猶大國的反攻氣燄，就像在示意：你們的好兒子在我手裡，你們還是聽話，不要再抵抗，乖乖投降。二來是一旦這些猶太菁英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宮廷學校，學習各種知識、習俗、語言、文化，遭受「洗腦」改造後，完成了「巴比倫皇民化」，就能產生一些菁

英，有效統治這些不易馴服的猶太人。任何一個帝國都是如此，要能真正統治一個「殖民地」，必定會慢慢扶植當地的人來自治，透過他們來貫徹「祖國」的意志。

或許，但以理心一橫，就過去了。畢竟他是邊緣的外籍俘虜，識實務者為俊傑，巴比倫王的軍隊和輝煌的文明，不是小小的猶大國可以抵抗的，所以但以理何必和自己的前途和肚腹過不去呢？務實一點就好了。他們的神明——耶和華——可能人間蒸發了，現在掌權的是巴比倫王和巴比倫的女神。也難怪太監長要給他們另外取名，只能說是「名」符其「實」。但以理名字原意是「上帝是審判者」，因此改成「伯提沙撒」，意思是「女神，請保護王」（或是「願神明保護王的性命」）。² 這改名實在是太超過，就像是今天有人幫我改名成為「毛媽祖」（或是「毛一中」），我肯定會翻臉。但改名的用意很清楚，基本上就是：你們的上帝沒什麼用，好好在巴比倫安居樂業，按照這裡的規則來過，好好效忠巴比倫吧！

我想，當時不少人都在面對眼前這樣的困境，要不就帶著仇恨活一輩子，要不就臥薪嚐膽，準備謀劃一場刺殺巴王的戲碼；多數務實的人，忘記背後（的傷痛）、努力面前，以求能在巴比倫生存下來，最為重要。當然，也可能有人「貴族病」上身，在巴比倫學校擺爛，抱怨時局不佳、生不逢時：為什麼上一代可以無後顧之憂，在耶路撒冷城拚經濟，我們這一代就成了無殼（家）蝸牛？

但以理卻非常不一樣。但以理書一章 8 節描述，但以理「立志」，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。真正讓但以理拒吃皇帝佳餚的原因，經文中交代的不是很清楚，有可能是看到許多同胞痛苦，自己卻在享用皇帝的美酒佳餚，過意不去；有可能是因為這是拜過偶像的食物；或是違背了猶太的飲食條例。但惟一清楚的是，在這麼強大的皇民化力量中，但以理「立志」要劃出一個界線：我是屬耶和華的，不是屬女神的。他畢竟沒有白日到公開採取大規模絕食抗議的行動，經文記載他還是有吃素菜，而且這件事只有委辦食物者和他們四人知道（參但一 11~15），也沒有跳出來反對皇民化的「課綱」，因為這不僅會「被道歉」、「被失蹤」、還可能被殺頭。我猜想，他們是在內心立志，因而有了一個象徵性的舉動，為要表明：不管外界的環境看起來如何，我是屬耶和華的；我的相貌、身材、智慧、聰明都是從神而來，而不是巴比倫能夠給我的。

但以理書十章 12 節也提到，但以理從一開始就要「立志要明白，又在上帝面前刻苦自己」。但以理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，不是立志窮盡巴比倫的學問，成為讀書達人，而是立志在上帝面前敬畏祂，尋求祂的話語和智慧（當然神也將巴比倫的學問給了他們，參但一 17）。事實上，若按照他們的猶太民族性，但以理根本不應該在巴比倫念書、當官，這根本就是叛國、傷害猶太老百姓感情的事情。但以理在這個艱難的環境，決意不屬於巴比倫，甚至也不屬於猶大國，他立志屬於上帝。

但以理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，不是立志窮盡巴比倫的學問，成為讀書達人，而是立志在上帝面前敬畏祂，尋求祂的話語和智慧。

我是誰？

在這個社會的大熔爐中，「我」到底是誰？鏡子中的人，臉書上所呈現的，真的就是「我」？當年在上海，我由於「被分手」，工作又沒有進展，因此極度困惑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證明自己。明明賺的錢不多，卻因為不想被人看扁而裝闊。一陣子下來，我覺得好累、好孤單。內心裡最底層的呼喊是：為什麼就沒有人能夠好好接納一個沒有成就、感情破碎的我？能夠按照我的本相來接納我？有幾次，我只能在棉被裡獨自流淚。

我不曉得有多少個夜裡，但以理會不會也在掙扎流淚？從猶大貴族變成俘虜，離鄉背井，他過去那些外在可依靠的東西，通通已經消失不見了。他該如何重建他自己？他眼見巴比倫強大的文明和軍事力量，難道不會忘記他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意義——「上帝才是最終的審判者」？他看到別人都吃香喝辣，頭好壯壯，難道不會擔心自己的「競爭力」不夠？

我相信他是因著上帝找到了自己。他得以身處在巴比倫中，卻不屬於巴比倫。他找到了自己，卻是在那樣失喪和死亡的陰影之下，而上帝卻讓他的身體和才智都更為茁壯強健。有時候，我們眼前所見的處境，就如同但以理（應該不可能更慘），我們被成績、被工作、被愛人、被健康離棄，覺得自己身處在青貧的世代，又窮又忙。

然而，這卻可能是上帝賜我們新生命的機會。

我們太容易用外在的成績、學位、工作、感情來包裝（甚至武裝）自我，但是這些東西真的就是「我」嗎？當這些東西真正離我們而去，反而是我們重新建立自己的契機。這時的「我」，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來建立，而是在上帝裡面方能建立。

我自己是在人生低谷的非常時期，才慢慢發現，其實我的生命更多是為了別人的眼光在活，默默討到了不少的掌聲。也因此，一旦以為重要的那些東西消失時，就會認定自己毫無價值，失去自己。就像我很敬愛的謝智謀老師說的：

如果你還是用頭銜、財富、地位、外在實踐的認同或能力，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，以及尋求被肯定的存在時，當失去這一切，你終將黯淡，甚至沮喪不已。

曾經失喪的我，好在後來走上信仰探索之路，試著從上帝找到自己。我回想，這一切並沒什麼了不起，只是想要在多變、混亂的日子中，試著找到那個真實和永恆的座標。

同學們，你可能對這還無感，畢竟大多數人仍舊活得幸福，少有失敗、少有被離棄之時，但這無可避免意味著：我們的自我，可能還是建立在這些外在可見的事上。實際上，若認定自己就是青貧一族，也只是從外在金錢來定義自己，還沒有從上帝裡頭找到自己。我們可能忽略了，儘管將來薪水可能不

多，但是絕大部分的人不只生活無虞，甚至比百年前的皇帝所享受的物質都還豐富。走進便利商店裡想想，看著自己的手機想想，坐在沖水馬桶上想想，打開冰箱時想想，我們周遭沒有一件事是理所當然的。更可惜的是，我們甚至還沒有學習到保羅處世的祕訣。他或卑賤或豐富，或飽足或飢餓，或有餘或缺乏（腓四 11~13），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，以神為樂。

但身分認同茲事體大，永遠不能輕忽。如今年輕人所面對的外在世界，的確是紛紛擾擾：旺中案、太陽花學運、歷史課綱爭議，乃至周子瑜事件等等。這些事件和衝突背後最根本的，難道不是「身分認同」的問題？其實，不需要透過政治專家就能預測，隨著強國的持續壯大，類似的衝突將會不斷地發生。但基督徒不管你是屬豬、屬牛、屬台、屬中，我們最根本上是屬基督的，不屬世界的，如同保羅說「我們是天上的國民」（腓三 20）、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」（加二 20）。這是徹底不同本質的身分認同，會帶來一種非常不同的生命視野和使命。這雖不容易，卻是基督徒一生都需要操練的事。

巴比倫的勝利人生

前陣子有一則新聞，報導一位工程師為了要在某科技公司取得較高的待遇，將「私立中華大學」的學歷，造假成「清大資工所碩士」畢業，薪資得以從兩萬九千元，三級跳到四萬八

千元。後來，他的能力不符被抓包，因而被告上法院。法院除了判決此工程師賠上溢領的薪資，判決書也把這科技公司內部的學歷與給薪的規則，完全攤在陽光下。按照此公司的敘薪規定，大學分為四個等級，碩士與學士、工科與商科的起薪也有差別（以下皆為工科的薪資，若是商科再減三千元）。

第一等：台大、清大、交大、成大、政大：碩士起薪四萬五千元，學士三萬八千元。

第二等：中央、中正、中山、中興、師範、高師大：碩士起薪四萬兩千五百元，學士三萬五千元。

第三等：台科大、海洋、中原、逢甲、輔仁、東吳：碩士起薪四萬一千五百元，學士三萬兩千元。

第四等：文化、靜宜、銘傳、實踐、世新、中華大學、北科大：碩士起薪三萬八千元，學士二萬九千元。

這個薪資表道盡了現代巴比倫讀書求學的潛（錢）規則，讓台清交的學生沾沾自喜，野雞大學的學生抬不起頭來。但基督徒一定得和世界一樣，用薪資來看待自己和別人嗎？當年去上海工作時，底薪大約是六千元人民幣（那時匯率 1: 4.2，如果真的要算的話），大概還有一千塊的租金補助。沒想到租了房子（租金兩千五百元人民幣）付了押金，買買醬油、調味料、床單等生活用品，錢幾乎花光光。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拮

据，孤立無援。我煞時成了月光族。

那時，在上海工作的台灣人大多是外派、工作有成的中高階經理人。和他們一起聚會時，總覺得很有壓力，為什麼他們這麼成功，花錢一點也不手軟，我卻如此寒酸。我內心感嘆，曾經在校園是風雲人物，為什麼卻淪落到失敗和狼狽的地步。更別提，後來公司找來一位比較資深的大陸同事，她在業界打滾多年，似乎得到老闆更多的信任。我看這位同事實力也不過爾爾，只是強在比較會唬爛罷了。我心裡相當不平衡，我拼了老命在異地開拓市場，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為什麼老闆沒看到？

在學校和社會裡，我們好像不自覺就在這種「巴比倫邏輯」中生活。為了自己的努力被看見，為了怕被別人看不起，或只是不想輸給別人，所以拚命往上爬。就是這個隱藏版的巴比倫體制，讓我們不斷從小學、中學、大學拚搏。人生如果只是這樣，美其名叫培養競爭力，根本上就是沉淪巴比倫。這巴比倫世界的潛規則，要按我們的出身、地位、能力來分類排序，以此決定我們的價值。我們的世界不正要我們「沒有殘疾，相貌俊美，通達各樣學問、知識聰明具備」(但一 4)，好為巴比倫效忠，不是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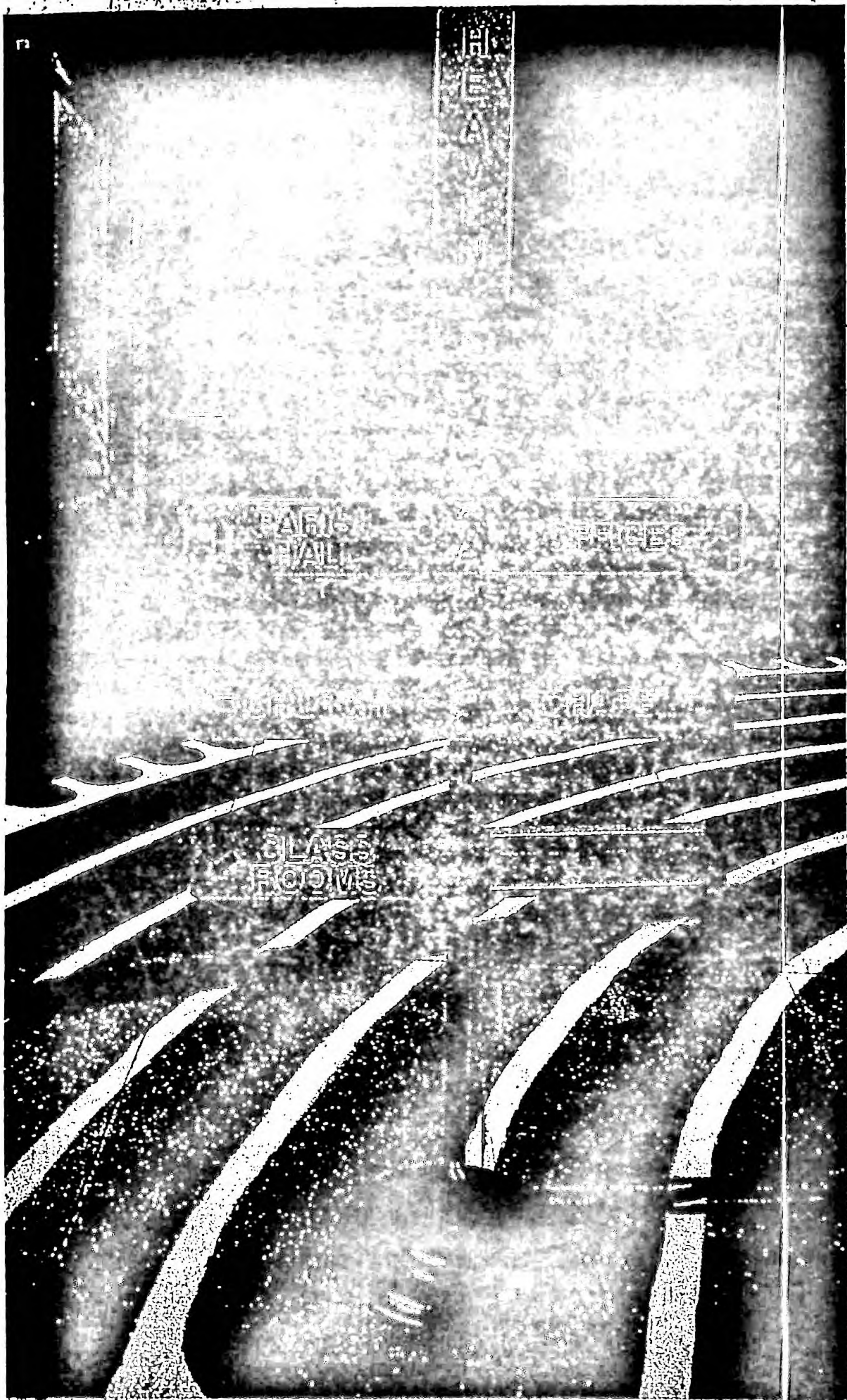
從我們剛懂事開始，就得面對無所不在的競爭壓力，就要不能「輸在起跑點上」，有些父母和老師要求我們通達各種才藝，學鋼琴、舞蹈，媒體告訴我們要有美白的皮膚、六塊腹

肌、深邃的事業線，才會被注意，才有機會出人頭地。我們透過這些外在可見的、可掌握的資源來建立自我，我們努力吸收巴比倫學校的養分（酒和膳），精進巴比倫的文化及語言，期待能夠被選拔（今天是透過繁星計畫、推甄、學測等等），進入這個巴比倫體系的最佳位置，為的是有朝一日躋身上流社會，榮登「人生勝利組」。

同學們，陶喆的〈找自己〉可以浪漫歡唱，臉書上的自我形像可以擦脂抹粉，但是真實的自己卻有誰才能給予呢？但以理看破了巴比倫體系的虛幻，反而去抓住真實的上帝。他深信也依靠那位仍然掌管歷史的上帝，把自己交給了祂。「他是誰」或許已經不再是問題，重點是「他屬於誰」。

但以理看破了巴比倫體系的虛幻，反而去抓住真實的上帝。他深信也依靠那位仍然掌管歷史的上帝，把自己交給了祂。「他是誰」或許已經不再是問題，重點是「他屬於誰」。

1. 想像但以理被擄中的歷史背景，如果是你會有什麼反應？
2. 作者認為但以理不吃王的膳，這代表的意義是什麼？對你有什麼啟發？
3. 但以理面對什麼樣的處境和同化力量？在我們的世界中，哪些是我們最無法抗拒的同化力量？你傾向透過什麼來決定自己的價值？
4. 你會用薪資來作為判斷人生的指標嗎？作者提到的「巴比倫邏輯」是什麼？我們可以怎麼抵抗這股力量？
5. 作者認為，要在上帝裡面才能找到自己，你有想到哪些榜樣，他們不管環境如何困難，仍然能喜樂度日的嗎？



人生劇場中的選擇

第3章

在多元的世界中，我們每天都面臨無數大大小小的選擇，你曾經在 7-11 飲料櫃前因為飲料的選擇太多而不知所措嗎？連去手搖連鎖飲料店，也沒有簡單一點。你猶豫了許久，好不容易選了珍珠奶茶，店員接著會問你：甜度和冰塊呢？大杯還是中杯？全糖、少糖、半糖、微糖、無糖；正常冰、少冰、去冰。這樣排列組合起來有三十種呢！買飲料的決定或許無關緊要，但總有一些時候要面對更重大抉擇，我們往往深怕做錯決定就誤了一生：要選什麼科系，該不該轉系？該出國留學還是考公務員，繼續讀研究所還是去找工作？讀書時該不該去打工？暑假的活動怎麼安排？要不要接社團的幹部？該不該和他／她交往……。

面對人生重大的決定，到底該等候上帝的旨意，還是聽從輔導、師長的建議，或憑自己的最好判斷主動出擊？這雖然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，但我反而從中看到在人生路上，我們必會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抉擇，選項不多，卻考驗我們真正的決心。

劇場的人生縮影

但以理書給了我們一個人生的縮時攝影。速度好像太快了，以至於還看不清楚，感覺不到什麼張力，主角就已經勝利。連大學這麼重要的精華時光，只用短短幾個字就帶過，實在太不夠意思。也難怪，我們很容易只將但以理當作詮釋成是

勝過困境的「人生勝利組」，什麼危機都難不倒他，他過關斬將、平步青雲。

對我來說，但以理書給了我們一個絕佳的機會來思考人生，從更寬廣的視角、更長的時間軸線來看待現在。人們都很容易見樹不見林，被眼前的樹枝糾纏、被可愛的樹蛙和松鼠給吸引，或只是被樹根絆倒了因而發出哼唉。我們看不見更大的林子，忘記來到樹林中其實是有更大的目的：不管要除滅森林大火、撿拾柴火、記錄台灣藍鵲的生態，或只是要經過這個林子去城裡報信。我們容易被眼前的事所占據，忘記真正的目的。但以理書反而像是當頭一棒，要我們醒悟過來，想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信仰，而信仰的人生路又該如何走？暫且讓我冒著被聖經學者翻白眼的風險，來介紹幾個但以理書的角色：

- 猶太魯蛇但以理——但以理。曾經是皇親權貴，國家被擊敗之後，在異國悽慘度日的外籍勞工，在巴比倫算是一隻魯蛇。
- 溫拿狂人尼哥——尼布甲尼撒。年少輕狂就打敗天下無敵手，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，人生勝利組的代表人物。
- 鐵飯碗工具人（但三 1~3）——有一群參與巴比倫偉大工程、姓名卻沒被記載的官僚：總督、欽差、巡撫、臬司、藩司、謀士、法官。他們認為老闆說什麼就什麼，

怕事沒主見。

- 媽寶玩樂小伯（但五 1~10）——伯沙撒王。標準的富二代，整天喝酒宴樂，在宮廷裡辦超大型 home 趴；看到一些怪事就兩腿發軟，還要直升機老媽來解圍。
- 耍心機酸民（但六 4~5）——大流士王時期的總督和總長。他們嫉妒但以理，並設計謀害他。

第一章的結尾，看似不起眼，其實卻相當犀利，為但以理的人生下了一個總結，值得再三玩味。

到居魯士王元年，但以理還在。（但一 21）

意思是，到了波斯王朝居魯士元年（約西元前五三九年），六十年左右後，改朝換代之後，只有但以理還在。曾經一統江湖，呼風喚雨的溫拿尼哥，早就 game over，敘事中描述他想要成上帝，最後只好成獸（但四 31~33）。玩樂小伯可說真的是「一路玩到掛」，home 趴結束後就被幹掉（但五 30）。那些害但以理的酸民，自己遭到報應，除了控告但以理的人，連他們的妻子、兒女都被丟到獅子坑（但六 24）。工具人則根本無關緊要，他們就是巴比倫工廠的螺絲釘、新鮮的肝，在體制中發揮一定的功用，但在聖經中卻連他們的名字都未曾被記載。

人一生的成敗，要到終局才能看得清楚。幸虧但以理書揭露出這樣的終局，使得我們能夠看清楚怎樣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。這些悲劇人物，不見得原來就是大奸大惡，但他們卻選擇只看眼前的光景，隨從欲望的指揮，慢慢走向悲劇。

但以理這個猶太魯蛇，一生顛沛流離，在異鄉忍辱負重，卻有著不同的人生眼光和堅定信心。相對於來來去去的王國和君王，但以理儘管遭遇許多危險，受到冤屈，但他不只生命得以被保存，還在來去更迭的朝代中受到重視。

大江東去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千古英雄人物都已經逝去不在，只有但以理還在。

不安全的信仰路

兩種道路的抉擇，一直是聖經重要的主題。舊約中最有名就是申命記的遵命得福、悖逆受詛（申二十八）。當人們遵行上帝的誠命，生命得以自由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當百姓不遵行上帝的誠命律例時，出也受咒詛，入也受咒詛，敗在敵人面前，甚至被擄、遭受流放（申二十八 36~37）。箴言裡頭，這樣兩條道路的選擇也非常清楚，一條路是智慧之路，另一條是惡人之路。智慧人謙卑敬畏上帝，渴望從真神得智慧。惡人固執驕傲，圖謀己利。

想想有點奇怪，有誰會笨到會想要受咒詛呢？有誰自己會想要選擇走惡人之路呢？但是以色列的歷史告訴我們，不管是

百姓和君王，大多寧願靠自己、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不願真正信靠上帝，最後也真的落到被擄的這般境地。但以理和大家沒有不同，活在猶太人的社群中，從小也熟悉律法的教導，但差別或許在於，他願意身體力行，將所信的實踐出來。若說但以理就是以色列智慧的典範，一點也不為過。他信心堅定，靈巧聰明卻謙卑不居功，大膽在暴君面前說真話，見證上帝的真實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。從他們典範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，信仰不是聽聽道理、坐坐禮拜就好，更是一條窄路，需要不計代價，用盡「洪荒之力」，努力活出來的。

我們每個人都面對一個最根本的人生抉擇，兩條路的選擇，讓我們姑且稱之為「巴比倫的寬敞柏油路」與「真信仰的狹窄碎石路」。

人按照本性，都容易只看眼前，選一條看起來平順的康莊大道。但安全的路，其實不需要信仰，不必信靠、毋須信心，跟大夥湊熱鬧地往前走就對了。然而，信仰的本質其實就是「不安全」。信仰，顧名思義就是以信心去相信一些不明白、無法掌握、未見的事，去信靠一位人無法掌握、說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上帝。「安全的信仰」本身就邏輯不通，因為真信仰必定是危險的窄路。

我們常禱告，祈求讀書和交報告順利、放假出去玩不要下雨，按照我們的需要「搖動神的手」。但倘若上帝只是為我們而存在，給我們安全與舒適，祂不會是我們的主宰，反而只是

我們打造出來的財神、福神、小天使、「天上老管家」（或是你喜歡會搖手的招財貓）。口頭說信上帝不難，但常常我們信的其實是學歷、金錢、權力。說到底，偶像崇拜之路，並非起始於大奸大惡，常常就是因為過度求安定和安全，從太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而開始的。迦南地的神祇表面上的確是最能確保生產力和繁殖力的。對以色列君王和貴族來說，運用外交手段，厚植軍事力量，也是眼前最妥善的安排。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，當然也可以忘記看不見的主，好好籌算自己的前途。人性畢竟喜歡走寬大的平坦路，但真正依靠一位看不見也摸不著的耶和華，則需要付出許多信心的代價。

同學們，基督信仰一點都不安全。許多人會說，宗教都是一樣的，都是勸人為善，都給人心靈的慰藉，有拜就會有保底。或許有基督徒在旁，不明所以，因而也猛點頭。

然而，基督信仰基本上是一場艱難的冒險，代價極高，非誠勿試。

信仰之路，本質上就是一條窄路，眼前一片黑漆漆，讓人看不清楚太遠的前方有什麼；雜草叢生，野狗狂吠、寒風陣陣，有時只有些許的微光，但就是憑著信心，硬著頭皮走下去。信仰路之所以是窄路，不是因為是狹隘、排外的，而是因為違背了人性尋求舒適、安全的本性。真實的信仰不會只給我們平安與慰藉，更要我們冒險，為信仰付上代價。「安全的信仰」不會出現在但以理的字典中，他和三個朋友都有隨時為信

仰殉道的勇氣和堅持。耶穌的門徒也知道，跟隨一位釘十字架的政治犯，是要付出極大代價的。耶穌明明地告誡他的門徒：「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。」（太十 38）

信仰路之所以難走，是因為當面對一個看似殘酷的現實社會，按照本性應當為了個人的利益和安全，去擁有、去把握、去籌算。但基督徒卻因為被一位捨己的上帝呼召，反倒要在這個殘酷世界中，勇敢去捨棄、去愛、去分享。信仰之路雖是窄路，卻是真正蒙福之路，就像爬山一樣，前面所見縱然狹窄，不容易走，但是慢慢攀上山頂，卻可以瞭望寬闊的藍天碧海。耶穌說：「得著性命的，要失喪性命；為我失喪性命的，要得著性命。」（太十 39）上帝不是虐待狂，看著我們吃苦然後在一旁偷笑，而是要我們看懂：惟有捨棄才能彰顯人性之美，惟有捨己去愛才有真正的和諧與美麗。

當我們憑信心踏上這條信仰小徑時，無時無刻都會受到「巴比倫」的誘惑，回頭的路上是一條寬敞平順的大道，有的是學業、工作、金錢給我們的力量、價值及安全感。聖經卻提醒我們，巴比倫之路是一條走向毀滅的道路。巴比倫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名稱，更成為邪惡勢力的強烈象徵。¹ 在啟示錄中，巴比倫充滿吸引力，令人著迷，它被描繪成是「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」，是「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」（啟十七 5）巴比倫是離棄上帝的象徵，是對金錢與權力的偶像崇拜。巴比倫和新耶路撒冷聖城是相反的世界。² 儘管輝煌富裕，卻是靠

聖經卻提醒我們，巴比倫之路是一條走向毀滅的道路。巴比倫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名稱，更成為邪惡勢力的強烈象徵。

著剝削和壓迫來積累財富，建立安全感。

正如尼布甲尼撒、伯沙撒王，還有其他角色告訴我們的，一時的勝利不是真正的勝利，人生不只是眼前所見的。看似通往快樂幸福的寬敞道路，極可能是走向墳場和垃圾場。走巴比倫的路，其實風險更大。

活在上帝的真實故事中

但以理之所以冒著生命危險，走一條窄路，是因為他看到另一種風景——真實生命的全景。巴比倫王國的確當時是地表最強，但他深知「地表最強」卻不是真正最強，真正寫歷史的不是巴比倫或他們的神明，而是猶太這個被擄族群所信的耶和華。看看但以理書第一章的幾個關鍵字：

主將猶大王……交在他的手中。(但一 2)

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睛蒙恩惠、受憐憫……。(但一 9)

上帝在各樣文字學問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。(但一 17)

「主將」、「上帝使」、「上帝……賜給」。這場巴比倫被擄之戲的主角其實隱身於這幾句話，既不是最強的尼布甲尼撒，甚至不是堪為楷模的但以理。猶大王的失敗、尼布甲尼撒王的成功都是耶和華的旨意，但以理蒙恩根本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耶和華是「主詞」，猶大王和巴比倫王都是「受詞」，就連但以理

也是。

當我們說但以理是智慧人，真正的核心意涵在於他有一個不同的眼界。他清楚不管世間充斥著對尼布甲尼撒的報導、頌讚，對但以理來說，他不過是上帝的「工具人」。後來他臨危受命，尼布甲尼撒要他幫忙解夢時，他是這樣禱告的：

上帝的名是應當稱頌的！從亙古直到永遠，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。

他改變時候、日期，廢王，立王，將智慧賜與智慧人，將知識賜與聰明人。

（但二 20~21）

眼界決定境界，我們的人生如何，端看我們有什麼樣的「眼光」，看到人生的全貌，還是只有看到眼前的樣態？在但以理的視野中，那個「地表最強」是短暫；而真正的聰明、智慧、能力來自於他列祖的上帝，祂沒有失敗、沒有人間蒸發，祂仍舊掌管萬有，直到永遠。但以理清楚，歷代猶大王的問題，出在只容讓世間的遊戲規則來決定人生，把安全感建立在一些可見的事物上（透過通婚、進貢和列強鞏固國際關係，透過徵兵、重稅強化軍事力量），而不是真正信靠他們的上帝。

同學們，我再一次強調，當我說聖經是真理，不是只在說聖經裡頭有許多抽象的道德規範、真理的命題，讓我們可以斷

章取義，隨意使用。更重要的是看到，聖經所描繪的是一幅世界真正的大故事（His-Story），聖經對這個世界有最真實的詮釋。

在這上帝的真實劇場中，巴比倫的光明大道看似

巴比倫的光明大道看似穩妥、平步青雲，卻是走向死亡；信仰的窄路，看似走向死亡，卻是邁向生命。

穩妥、平步青雲，卻是走向死亡；信仰的窄路，看似走向死亡，卻是邁向生命。

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夠現實，也不夠務實，因為我們不願意去觀看或探究歷史、世界真正的現實是什麼。如果我們真正看懂真實掌權的是上帝，不是巴比倫的資本家、強國的軍事獨裁者、有權勢的政治人物，我們的求學和人生之路，會有什麼不一樣？

「到居魯士王元年，但以理還在。」多麼霸氣的一段陳述！同學們，這告訴我們，成功不用急於一時，今天掌權的有一天都會過去，但那些立志忠心服事上帝、走窄路的邊緣人，卻仍舊在。

面對人生眾多的選擇，或許我們更該做的抉擇是：要走寬路，還是走窄路。

1. 作者提到在眾多選擇中，人生有一個更重要的抉擇，是什麼？
2. 為什麼「安全的信仰」不存在，你同意這個看法嗎？
3. 如果基督信仰是條「狹窄碎石路」，代價很高，那麼為何不走寬敞的大路呢？
4. 作者提到聖經中巴比倫象徵什麼？什麼是你安全感的來源？
5. 作者指出但以理的眼界很不同，他看到的真實是什麼？我們可以如何培養這樣「務實」的眼界？



我存在，故我焦慮？

第4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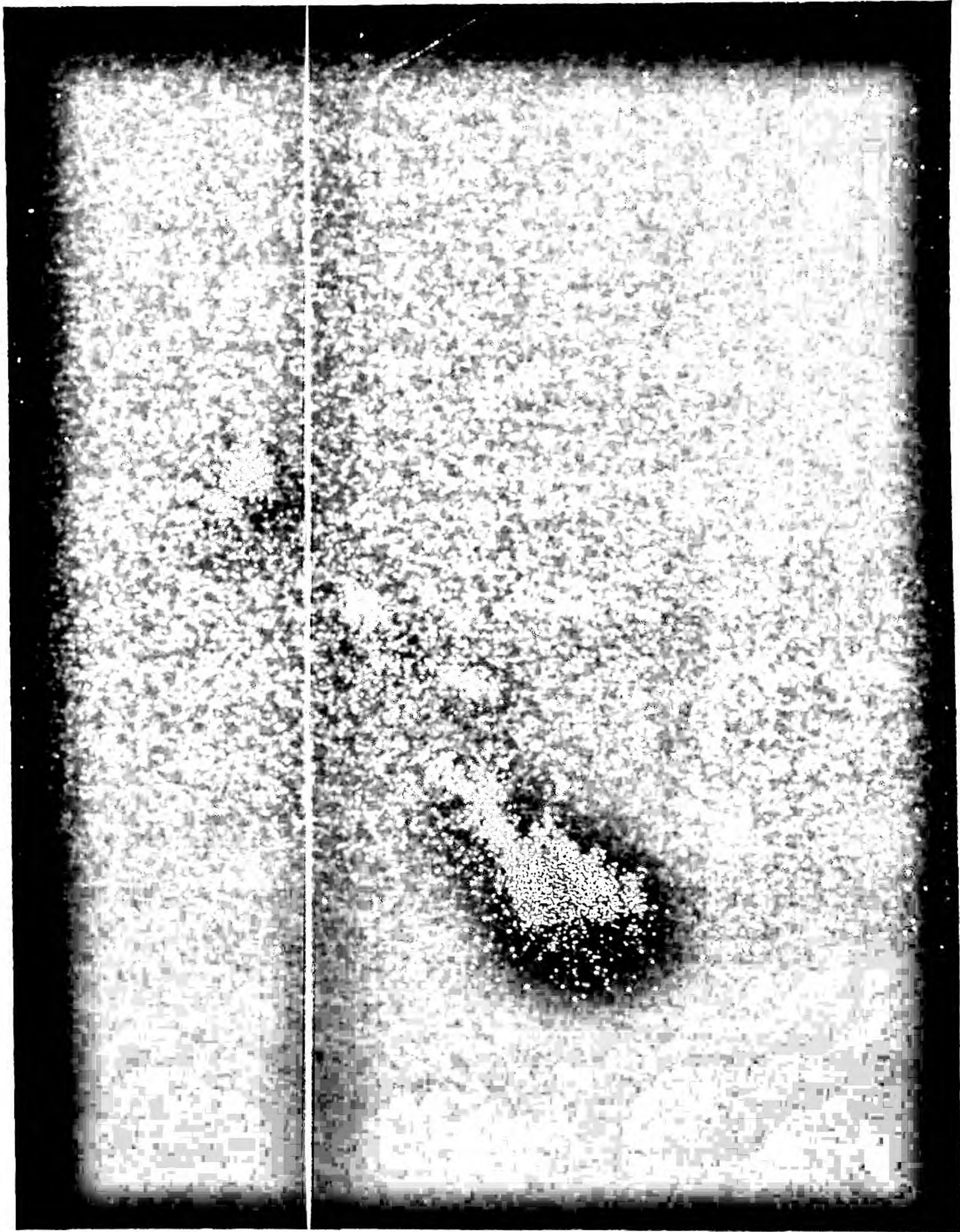
紹興書局以埋書二章1~23節

沒想到王大發列怒，要將巴比倫所有的哲士殺光，甚至株連家族（「房屋成為糞堆」）。緊張情勢達到最高點，但以理和三個友人也受到殃及，生命遭受危險。

讓我好奇的是，為什麼尼布甲尼撒王會有如此的焦慮與憤怒呢？他已經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風雲人物，成為人生勝利組。甚至可以說，他已如五月天〈鹹魚〉歌詞所說「變成英雄」、「有一篇我的傳說」，但為何擁有最大的成就，卻還有最深的焦慮？他已經達到他從未「夢想」過的境界，但大概是在許多的惡夢中，擔憂自己就是那個巨大的金像，只有「泥做的腳」，最後被石頭砸地粉碎。他在夜裡心神不寧，輾轉難眠：我的根基真如此脆弱，是誰會暗殺我，篡奪我的王位？我好不容易建立的王國難道有一天會崩壞？不難想像，他今天得到這一統天下的局面，免不了經歷許多權力鬥爭，也幹了非常多心狠手辣的虧心事，從他要脅術士解夢的方式就得知，他並非「溫良恭儉讓」的賢明君王。可以想像，尼布甲尼撒王終日活在焦慮和恐懼中，他幾乎被焦慮和恐懼所綁架。

失序的自我

有一部科學模擬影片，用六分鐘去介紹人類已經探測到的宇宙，¹從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頂，遠離地球；看到人造衛星、月球的軌道，然後拉到太陽系外面、銀河系，再繼續往無垠的天際走去。太陽已經無比巨大，正午時分沒人敢直視。但



你知道嗎？光是銀河系內就約有一千億個恆星，銀河系也大得無法想像——直徑是十萬光年，「光」需要走十萬年的距離，而光一秒可以繞地球七圈半，換算出來大概是100000000000000000000公里。銀河系已經大得夠驚人了，而整個可觀測的宇宙中，大概有多達一千億個類似銀河系的星系。

我們每天都在關心自己，不過我們只是在可觀測宇宙中，一千億個星系當中的銀河系，在銀河系當中的一個太陽系，在太陽系當中的一個小地球上，在地球上面的小島上的一個小小人。嗯，哥哥爸爸，我真的很偉大！

這簡直太恐怖了，相對宇宙之大，我們其實之是比塵蟎、細菌還要小幾千萬倍的東西。生活在安逸的生活中，人類其實不堪一擊，只要碰到五級的強震，就已經無法承受，雙腳癱軟，抱頭鼠竄。碰到暴漲的溪水、大海的風浪只能哀號、載浮載沉。想像上帝如果一時興起，像拍籃球一般，玩玩轉地球的遊戲，或只要讓地球脫離軌道一點點，多傾斜 0.5 度，只要公轉和自轉的速度稍微稍改變 1/100，對人類就是無法想像的災難。

同學們，有沒有曾想過這類的問題？人為什麼活著，如果人都必須一死，那活著不是只是等死？我真的有那麼重要嗎？我短暫的一生到底在追尋什麼？功課、工作、愛情、名聲、別人的認同，這些我們全心投入的，所追求的，包括我們自己在內，都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小顆奈米級的灰塵。少數清醒「忘

我」時，你難道沒有想過，這世界幾十億人真的差我一人嗎？這浩瀚無垠幾百億年的宇宙中，「我」到底算老幾？

若沒有看清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，「自我」就不可避免地迷失了。這也大概是現代人所面對的難題。我們大多知道宇宙很大，但是現實生活中卻幾乎很難發現自己很渺小。商業廣告不斷告訴我們自身的需要是多麼重要，正向心理學教我們每天要對鏡子（催眠）自己說「我好棒棒」，現在甚至在教會中的詩歌都是「我我我」。現代科學比過去更能精準描述宇宙的浩大，科技也突破重重的限制，讓人類上了月球，登陸火星，但弔詭的是，我們卻更難意識到自己的渺小。

無法真正認清自己的渺小，使得我們每個人都迷失了。一個朋友說，她沒有辦法看天上的星空、星系圖，因為看了會讓人覺得自己太過渺小，不知該如何自處。我也發現，自己很難面對病痛和死亡，到醫院探望終老的親戚，氣氛離死亡太近，讓人快要窒息，很想趕快逃開。誰都不想面對衰老，皮膚乾扁下垂，行動遲緩，更無法想像有一天自己會插上鼻胃管、尿管，讓外傭推著走。

提摩太·凱勒（Timothy Keller）指出，人的自我有幾個特徵，清楚描述了我們迷失的狀況。² 第一是空虛。自我像胃脹氣一樣，充滿了氣而過度膨脹，但裡頭其實是空的。我們不承認自己受造的價值來自於創造的主，只好不斷靠著其他的事物來建立自我價值，不管是工作、愛情、學業等等。第二是疼

痛，脹氣的胃讓人非常不痛苦難受，平常胃好好運作的時候，我們並不太會注意、察覺它的存在。同樣的，走路時我們不會特別去注意腳趾，除非是它已經受傷或腫脹。我們之所以常常覺得疼痛，是因為「器官」出了問題。自我也是一樣，常常感到痛是因為自我的某些部分已經受傷了。第三是忙碌，自我不斷忙碌的運作為要填補那個空虛，尤其是忙著「比較」和「自誇」。這樣的本質造成我們其實不只是追求好成績或是有錢，更重要的是我們「比別人」成績好和更有錢。第四，這樣的自我是脆弱的。就像越充越飽的氣球，非常害怕被戳破。不管是優越感還是自卑感，其實本質都是類似的。具有優越情結的人，非常害怕「自我」被戳破；而具有自卑情結的人，「自我」已經被戳破了。簡單說，自卑和優越，同樣都是「玻璃心」。

如果空虛、疼痛、忙碌、脆弱，真的是自我的本相，有誰能（敢）戳破這個真相而不會踩到滿地的玻璃（心）碎片？

作自己的生存方式

我們在宇宙中極其渺小，在永恆中的人生極其短暫，客觀來說都不難理解，但這真相實在太難正視。心理學權威歐內斯特·貝克爾（Ernest Becker）認為，對「死亡的否定」正是人類活動的主要源頭。我們忙碌許多事物，原來正是要來掩蓋生命短暫和必死的事實。勇於戳破假相、影響現代人至深的哲學家尼采，看透了十九世紀歐洲文明的虛偽，他要我們看清楚所

面對的人生危機，不要再騙自己了。當我們拒斥了上帝，不相信祂存在之後，其實世界已經不會有絕對的善惡與生命意義，因此人也要有勇氣面對隨之而來的「無意義感」。

他提出另一種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生命願景：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人，不需要活在自憐自艾的玻璃心情結中，反倒應該是個意志堅決的強人，就是所謂的「超人」(over-man)，無休止探索和不斷鍛鍊自己，從而達到自我超越、自我創造。這樣的「超人」能展現強大的生命力及意志力，爆發出熱情的生命氣勢，用以戰勝人生的虛無感，並能藉著權力意志(will to power)對抗這種絕望和困境。³這是在混亂世界中惟一的創造力，超人自己也將成為判斷善惡的準繩。就像希臘神話的悲劇英雄一般，他們對抗神明而非僅僅接收命運。面對空虛無助的生命，這是困頓人生的惟一出路。

現代人說「作自己」不知不覺也遵循類似尼采的思維。里約奧運中國游泳選手洪荒之女傅園慧，因著她率真可愛的性情，還有誇張逗趣的表情而一夜爆紅，但也同時受到不少酸言酸語的攻擊。她霸氣地回應說：「活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自己喜歡自己……(罵我的人)又影響不到我，你說你的，我活我的……。如果你那麼喜歡評論我，你的人生已經被我影響了，但是我不會被你影響。」

她真的很討人喜歡，尤其在一片金牌迷思的僵化文化中，她「只得」銅牌卻展現出一種怡然自得的人性。但是，我不禁

要問，要喜歡自己談何容易。若缺少一個外部的參照基準，到底該如何判斷自己？如果碰到自我感覺良好但其實很討人厭的人，你可以怎麼勸他，他說就是喜歡他自己，那豈不是很無奈？我們可以合理推測，傅園慧之所以能夠大方健康地作自己，想必是有很好的父母或教練從小就給她一個穩定的身分認同：「不管什麼成績，你都是我們的孩子，有努力就好」。如果父母、教練從小告訴她，沒有得金牌就是沒用，對不起我們辛苦的栽培，我不相信她會有現在爆表的自信心。她之所以可以不在乎網路上酸言酸語，不光是自己喜歡自己就夠，而是有人已經陪伴過她，孕育出一個比較健康的自己。我的意思是，沒有人能夠自外於他人而有個純粹的自己，彷彿可以自我創造，自己就是判斷的準繩，除非他是上帝，那位真正的 I AM WHO I AM。

「作自己」背後的潛台詞是，既然在這個無情的宇宙中，沒有什麼事能掌握的，就自己創造自己吧，把價值建立在自己之上，能把自己的潛力意志發揮出來才是正道。文青作家 Peter Su 說：「我們只要作自己。因為在意你的人不會介意，而介意的人，你完全不必在意。」

最好是這樣啦！*!@#\$

來測試一下，「好好作自己」一天就好，隨意說出內心的

話，毫不避諱，看看世界會如何，看看我們是否真的不必在意那些會介意的人。早上對跟你打招呼的同學說：「你的口臭真的很讓人不舒服耶……。」在臉書看到朋友作態的自拍照，回應他：「少在那裡假掰。」直白地告訴牧師：「你的講道真的很無聊，不睡著就算是尊重了。」……同學、朋友、牧師應該都會很介意吧，但你真能不在意嗎？

真心作自己，世界大概就崩潰了，自己也差不多了。

或許我們可以創造自己、自命為上帝，但這代價真的太大。與其自欺欺人，還不如早早承認，我就是滄海之一粟，我存在的意義只有造物者才能賦予。信上帝很不容易，但丟掉上帝的代價實在太大了，幾乎把存在的目的和意義都丟掉了，賭太大。信上帝是一場賭博，其實不信也是。只是信上帝的風險還是低很多、也實際得多。

自外於上帝建構自己的人生，不願意按照上帝的法則來生活，讓我們陷入各種無解的矛盾中：想要作自己，卻迷失了自己；想要財務上的自由，卻成為工作的奴隸；生活水平最高的時代，有的卻是更多的焦慮。更和平的時代，最多的卻是不安全感；網路最發達的時代，人際關係更為疏離……。提出超人哲學的尼采最後自己也崩潰了，更別提他的想法被希特勒奉為圭臬並加以發揚，造成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悲劇。

尼布甲尼撒王在光鮮亮麗的權力背後，是焦慮、失意和憤怒；他不甘於當人，想要自己升高當神。人不甘自己的渺小，

不甘被忽視，因而不斷膨脹自己想要被看見，正如神學家雷茵霍爾德·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指出：「人類擅長用一種驕傲的自負來補償他的渺小感」，這就像貓碰到危險一樣豎起尾巴，像小狗遇到大狗一樣狂吠，甚至像河豚一樣不僅膨脹自己，豎起全身的刺發動攻擊。在這個殘酷的宇宙中，欺敵偽裝之術似乎有其必要，只是虛張聲勢慣了，有時候連自己都被騙過去。

上帝故事中的生存方式

如果我們願意進入上帝的大故事，反而可以找到一個強大的存在動力。老約翰說：上帝成為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。而這讓我們知道，神就是愛。

神就是愛。儘管好像陳腔濫調，卻是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宣告。

在這個浩瀚無垠的宇宙中，真正的核心是愛，人類在這個宇宙中不是被遺棄的人渣，不是只有殘酷「適者生存」的生存法則可供選擇。創造宇宙萬物的神，以犧牲的愛成為人的樣式，托住、維繫、更要挽救整個失序的宇宙，以及我們失序的人生。

在這個混沌的宇宙、看似殘酷的人生中，那個真實的實存，是愛——三一神在愛中互滲共存，而我們則能夠參與在祂愛的故事中相依相存。混亂、痛苦、死亡不是世界最終的結

局，而神的愛，生命與榮耀將要充滿全地。上帝的愛，是宇宙的開始，也是最終回。

羅馬書八章
35~39 節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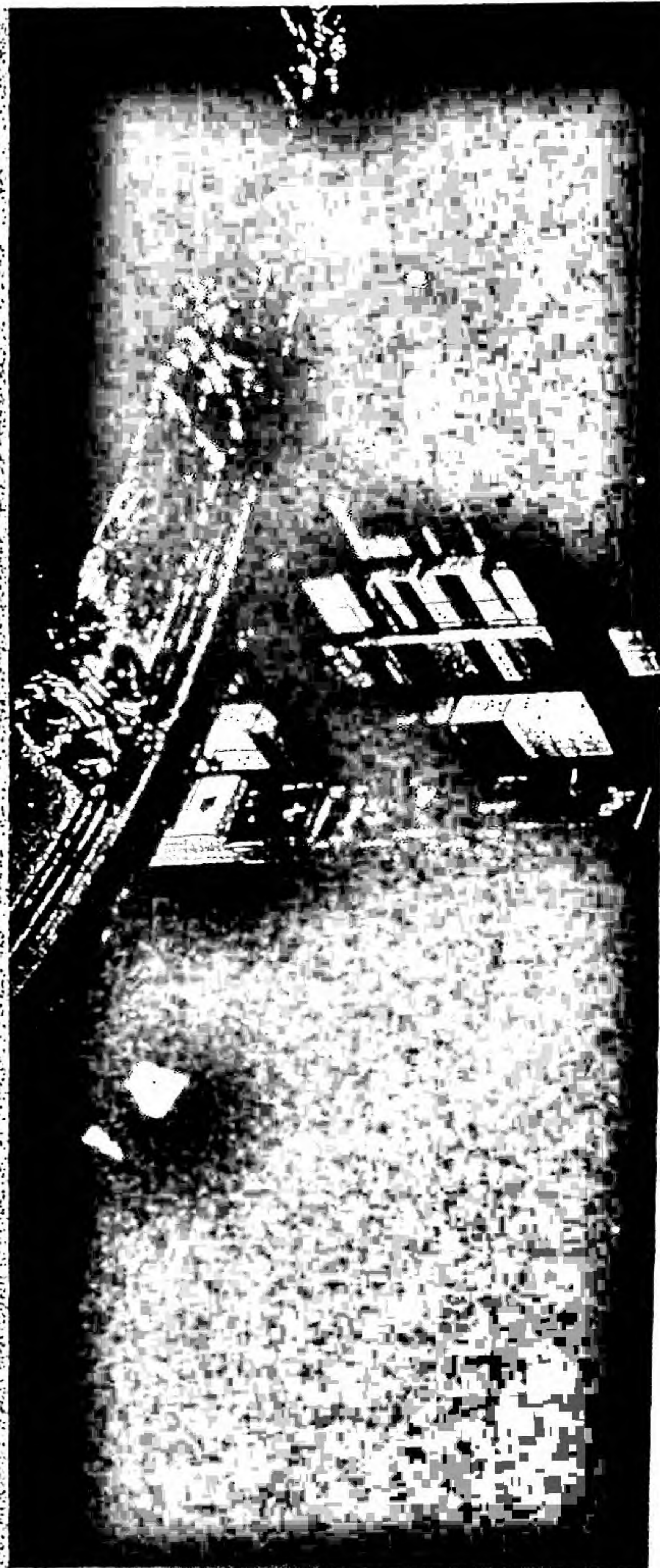
上帝的愛，是宇宙的開始，也是最終回。

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嗎？是困苦嗎？是迫害嗎？是飢餓嗎？是赤身露體嗎？是危險嗎？是刀劍嗎？……然而，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。因為我深信，無論是死，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權能的，是現在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的，是深處的，是別的被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，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。

在上帝的大故事中，祂愛我們、呼召我們。神是愛，無法隔絕之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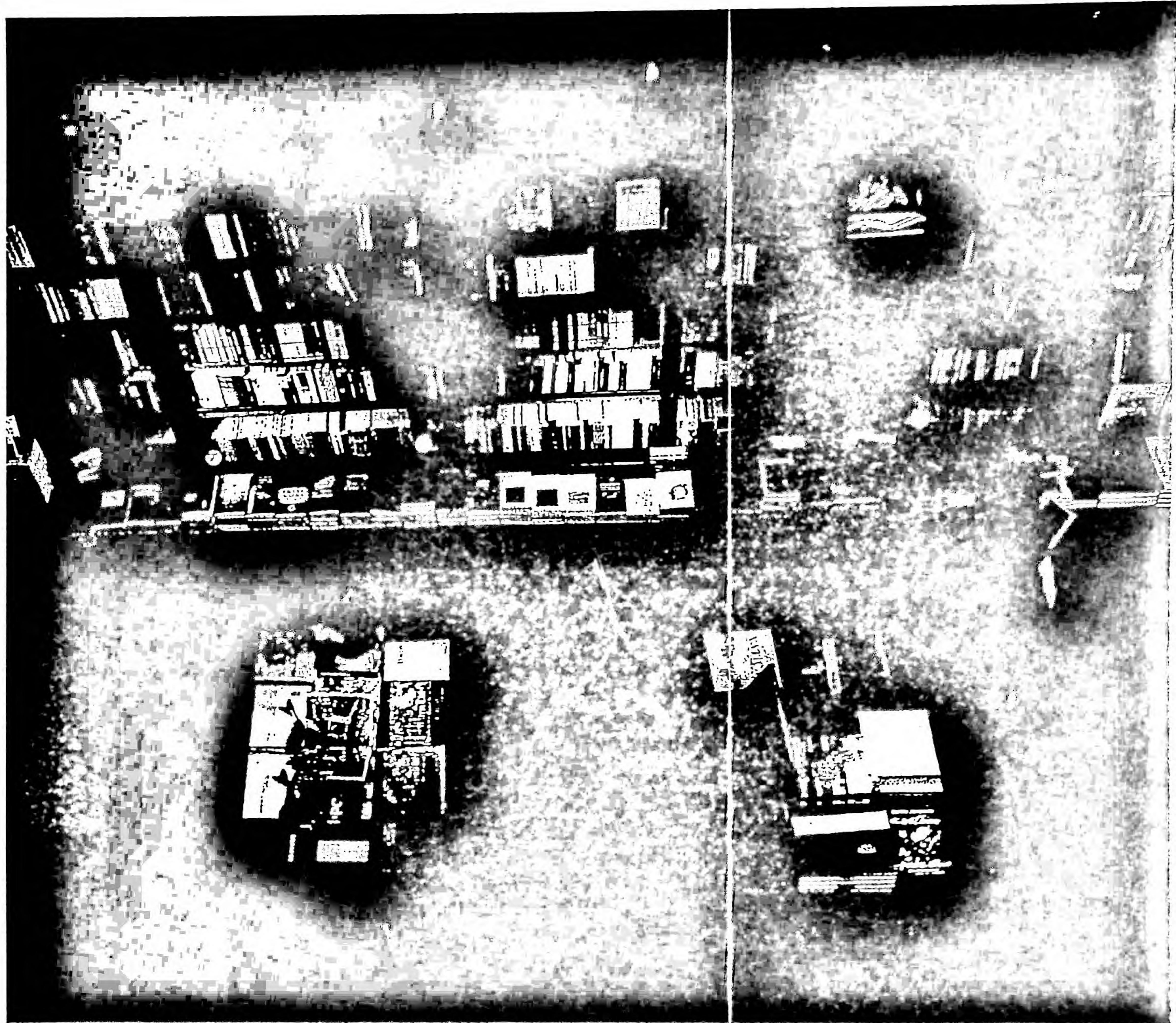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真的如此相信嗎？這樣的愛，讓我們反轉了悲哀的生存邏輯——不必因著存在而擔憂，而是因著被愛，所以能夠去愛。

1. 你的焦慮是什麼？為什麼擁有權力的人仍會焦慮？作者認為焦慮的真正原因是什麼？
2. Google 一下，觀看〈6分鐘帶您看全人類已觀測到的宇宙〉這個短片，試著描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。分享你看完影片之後，對人生有什麼不同的想法。
3. 提摩太·凱勒認為失序自我的特徵有哪些？哪幾項特徵是你也有的狀況。
4. 你遇過不討人喜歡卻很能「作自己」的人嗎，你是如何看待的？我們有多少把握，自己不是這樣的人？作者認為「作自己」的概念到底哪裡有問題？
5. 作者指出「神是愛」有什麼偉大的意義，對我們的生存來說，又帶來了什麼不同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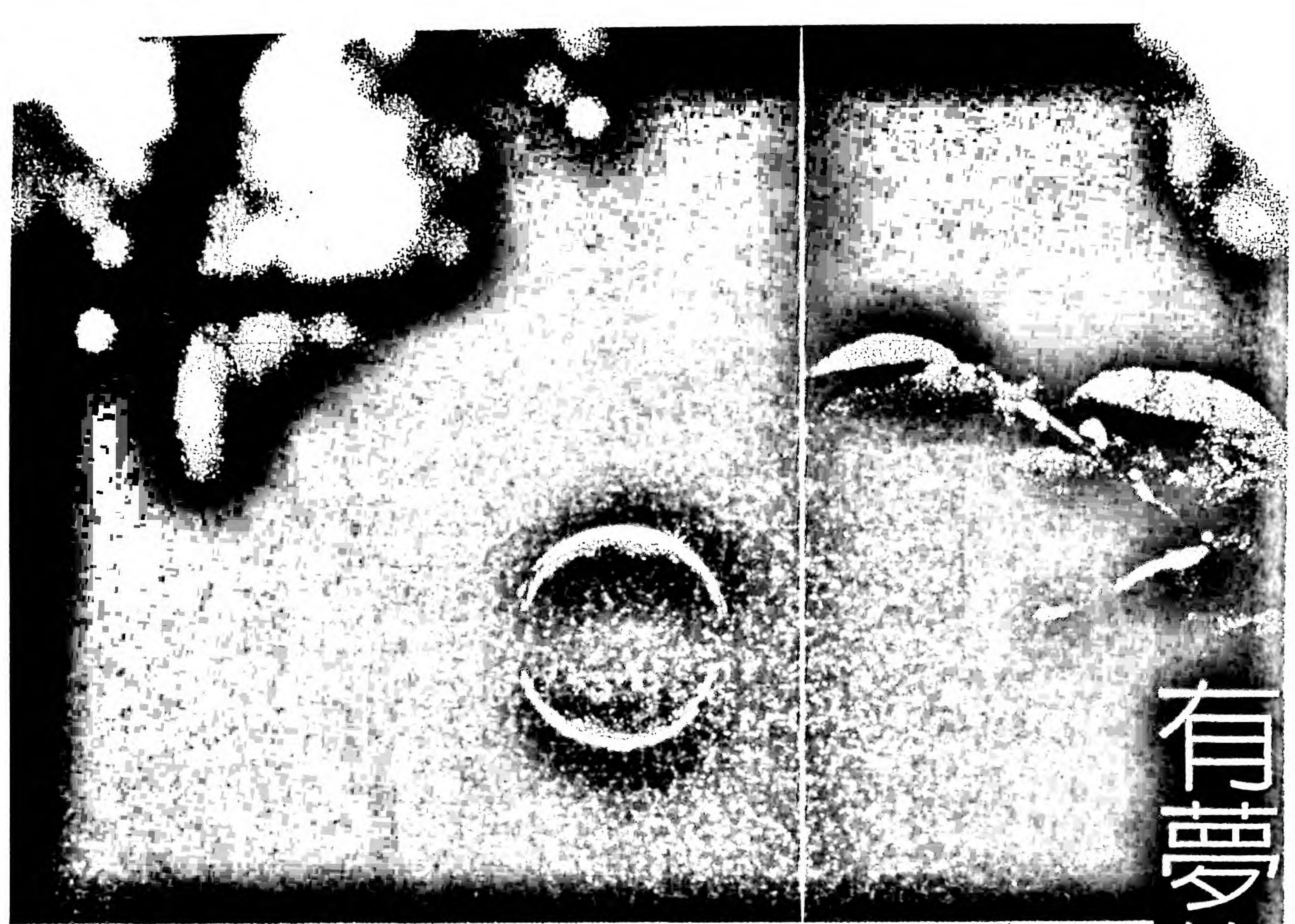
正因他們的心靈全被天國占據，所以才能在世上留下自己的痕跡。……以天國為目標，你將兼得世界，以世界為目標，你什麼都得不到。

——魯益師 (C. S. Lewis)



PART 2

國度、渴望、知識



有夢的鹹魚

第5章

同學們，你有夢想嗎，你的渴望是什麼？周星馳經典電影《少林足球》對白中說的：「做人如果沒夢想，那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啊？！」「作夢福音」宣教士五月天的〈鹹魚〉更進一步說到：

我沒有任何天分 \ 我卻有夢的天真 \ 我是傻 \ 不是蠢 \ 我將會證明 \ 用我的一生

.....

我 \ 如果有夢 \ 夢要夠瘋 \ 夠瘋才能變成英雄 \ 總會有一篇 \ 我的傳說

一個人不一定要才華出眾，但是不可以沒有夢；勇敢作夢，至少還有成為英雄的可能。但人若沒有夢想，沒有志向、盼望，沒有對未來的圖像，就很可能擺爛度日，甚至活得像行屍走肉，不是一個真正活著的人。人和萬物之所以不同，有很重要的部分，是因為我們能作夢、對未來有盼望。人無法像我家那隻老狗蓓拉一樣，吃飽喝飽睡飽，就此一生（不過也真的要向牠學習知足才是）。每個人似乎都有一些渴望，驅使他往前走，即使目前沒有想到什麼高言大志，但是總會期待期末考完放假，存點錢換一台摩托車，或是畢業後找到夢幻工作！

「人因夢想而偉大」大概就是這道理。難怪療癒系作家 Peter Su 會說：「夢想這條路踏上了，跪著也要走完。」難怪牧

師也在講台上趕潮流說：「追尋你的夢想！」難怪「小小的夢想」這種「神學不正確」的詩歌會這麼流行……。² 追尋夢想，難道有錯嗎？

當美夢成為一場惡夢？

有些夢想的確是不切實際的「白日夢」，會幻滅，甚至會成為一場惡夢。回首歷史，常會讓人發出這樣的感慨，許多偉大的夢想和理想，到頭來可能是一場大災難。當年國民黨在大陸輸掉大好江山，原因相當複雜，但一般說來是不得民心。國民黨龍蛇雜處，比起共產黨當初高尚的理想和情操（還有許多基督徒參與），高下立判。文獻指出，美國外交官對於當時共產黨領袖頗有好評：稱他們是一群「信念清楚並堅強的男人」、「真誠、忠貞及決心公然而明確……，有耐心、堅韌、務實、見多識廣、講民主、直來直往而坦白。」³ 中國共產黨初期的簡樸、有紀律、有理想，對比於當時國民黨權貴勢力的猖獗，許多年輕人自然選擇了站在共產黨那一邊，甚至遭受國民黨的特務迫害，也無所畏懼。共產黨是當時許多年輕人心中的理想，美好的遠景是他們的夢想。

但這樣偉大、崇高的理想，沒有多久就走調。共產黨幾年統治下來，最終在偉大的毛主席英名領導之下，進行「大躍進」，餓死了至少三千六百萬。更不用提之後的文化大革命，搞得國家大亂、倫理盡失，是前所未有的人間浩劫。

毛主席的夢的確夠瘋，他也成為帝王級的大英雄。毛語錄不只是「一篇傳說」，還是人人一本，發行量僅次於聖經。但這樣的夢，實在讓人民很崩潰。

不只共產黨，歷史上類似的戲碼一再上演。國民黨（前身是興中會）一百多前年創立時，也是有許多拋頭顱、灑熱血的有為青年，但他們沒多久也必須和現實妥協，遠離了理想。民進黨也曾經因為貪瀆案，傷了許多支持者的心，更遠離當初創黨的理想。

同學們，我不是反對作夢，只是說夢想不無可能變成惡夢。難怪長輩常會提醒我們，少做作夢，安份一點兒就好。

夢想永恆的國度

「夢想」與「真實」，似乎不相容。但也有例外的，尼布甲尼撒王所夢見的，是一個真實的景象。先不去管王夢中的國度實際是指向哪些國家，重點在於不論是哪些人間強國，本質上都是一樣的，外強中乾，經不起考驗，「鐵、泥、銅、銀、金都一同砸得粉碎，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，被風吹散，無處可尋。」（但二 35）真正永恆不毀壞的，是「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」，要打碎一切的國；並且這「石頭成一座大山，覆蓋全地。」（但二 33、35）這國不是「人手」所建立的國，而是上帝的國。這個永不敗壞的國度，要打碎並滅絕人類因為自高自大而立的國度，而且充滿天下、存到永遠。經文很明顯指出：

當諸王在位的時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個永不敗壞的國度，這國度必不歸給其他百姓，卻要打碎滅絕所有的國度，存立到永遠。(但二 44)

尼布甲尼撒王夢到一個不是出自於人間的永恆國度，而且那才是真實的國。如果王的夢得到解答之後，他能夠真正去追尋這個「永不敗壞的國度」，真正臣服於那位「萬神之神」(但二 47)，謙卑、行公義、憐憫窮人，而不是接著就去建造自己的豐功偉業(第三章的大金像)，或許他的命運會大為不同。

但以理書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：這個國度儘管隱藏，卻才是真實恆久。而這樣的永恆國度似乎就是上帝的百姓們應當去夢想、去擁抱的。魯益師認為，我們之所以對未來有憧憬，是因為有一個無法滿足的渴望，而它來自於上帝。傳道書就指明：「上帝造萬物，各按其實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。」(但三 11) 人被上帝所造，不同於動物，內心有一些無法滿足的渴望，這種尊貴的渴望是我們與萬物不同、之所以偉大的地方。對我來說，追尋夢想

追尋夢想沒有問題，重點是作夢的方向和根基。不是不該作夢，而是不要作錯了夢。

沒有問題，重點是作夢的方向和根基。不是不該作夢，而是不要作錯了夢。

聖經如果真有教我們追尋夢想的話，這夢想就是期待上帝

國度在地上的實現。⁴這不是空想、也不會成為惡夢，而是一個真實的美夢。主耶穌就是這樣教我們禱告的：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」（太六 10）耶穌要我們去願望，要去渴望的，不是學業進步、工作順遂、感情順利，甚至不是得救上天堂；而是成為他的僕人，渴望在此時此地，讓國度成為可見。因此，讓我們勇於作夢，去作上帝國的夢。

基督徒甚至應該盡心竭力，讓這個永恆國度慢慢成為我們夢想的根基與方向，成為我們心所渴望的。基督徒不只是上教會、有良好道德、理智上知道有上帝而已，如神學家詹姆士·史密斯（James K. A. Smith）說：我們人其實是「渴望」的動物，不只是想得對而已，更重要的是渴望對的事。⁵教育或是教會當中，常常不談欲望，要不是就壓抑欲望，要不就解放欲望，實際上都大有問題。

欲望／渴望是主導一個人的最重要趨動力。基督信仰並非要我們去壓抑／解放欲望，而是把欲望放在正確的位置。先去渴望上帝，讓上帝來重整我們的渴望。夢想也是如此。我們自己小打小鬧、甚至欲望橫流的「小小的夢想」，應當慢慢被上帝更真實偉大的國度應許所占據。

神國的大夢想家

沒有被真實上帝國所驅動的人，基本上也會被別種國度觀

所驅動，可能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，也有可能像是《飢餓遊戲》中對他人殘酷的「都城」享樂大夢。或許我們可以改寫少林足球的對白為：「基督徒如果沒有上帝國的夢想，那跟異教徒有什麼分別啊？！」

同學們，到底該如何作上帝國的大夢呢？我試著整理出三點。⁶

第一、向上帝敞開。我想到雅各。年輕的雅各機伶聰明，一輩子用他的方法來過活，不願意與上帝同行。當上帝在夢中向他啟示，祂必與他同在，要將曾給他祖父亞伯拉罕的偉大應許，成就在他身上（創二十八 13~15），但是這位仁兄還活在自己狹小的世界裡，想的卻只是一個給他吃飽、穿暖的小確幸。他許願說：「上帝若與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給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上帝。」（創二十八 20~21）他的意思是說：給我好處，給我安穩，我才會把你當上帝。雅各繼續按照他的生物本能和小聰明來生活，而不願意真正面對上帝；他欺騙人，同時也被舅舅拉班騙得團團轉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與上帝摔跤。靈修學大師侯士庭（James M. Houston）評論道：

雅各必須破碎才能改變身分，成為真以色列。從此以後，他不再是那個力大無窮、聰明無比、自作主張的奪

位者，而是一個曾經與神面對面的人。⁷

我們常常靠自己的能力，緊緊抓著對將來的計畫和期待，而不願意敞開自己，真正把生命交在上帝手中。我們只想要一個安全的上帝，來服事我們的小確幸。上帝只是天上的老管家，需要的時候才召喚祂來幫忙一下，平常只是有禮貌地跟祂保持距離。

十年前，接近而立之年時，我帶著老婆和在肚子裡的女兒，踏上了人生的另一場冒險——從上海搬到溫哥華。不像是幾年前到上海冒險那樣，以為能憑自己的能力披荊斬棘。我當時並沒有太多確據，卻有一堆無解之事。尤其是托福作文的分數不夠，以至於申請學校尚未完全通過，而若沒有學生簽證的話，孩子的出生和醫療費必須自費，這將會非常昂貴（後來果然花了六千多加幣）。我當時對將來完全沒譜，卻還是硬著頭皮，帶著家當上了飛機。在飛往溫哥華的途中，我不禁猶疑，當時的日記上記載著：

我們到底去做什麼啊！Are we going crazy?

十年很快就過去了，我只能說，上帝是極恩待人的：我們經濟上無虞，我的英文雖然破卻也把碩士讀完了，如今也算是找到自己的人生志業，擁有（大致上）健康美滿的家庭。我當

時日記的最後記著：

阿爸天父若帶領我們，豈不將最好的給我們呢？我們要互相鼓勵，在看不到方向時仍對上帝有信心。

我不是要推銷什麼成功神學，而是慢慢學會了與上帝摔跤。我不再跟上帝有禮貌地保持距離，不痛不癢。在前途茫茫之中，我開始和祂打交道：我把自己的性命與全家的將來（掙扎地）賭在祂手上了，祂若不顧我，還有誰能顧我呢？

第二，面對他者。很有趣的是，但以理在險惡的宮廷裡，為何沒有像一般的宮廷戲碼，成為深宮政客？按人間道理，照著宮廷的競爭法則，其他術士算是但以理的競爭者，是擋路的石頭，但他面對人生的危機時，卻祈求：「不要滅絕巴比倫的智慧人。」（但二 24）但以理沒有被暴君的恐嚇勢力所挾制，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，反而為他人的安危去服務這個驕傲的君王。這實在很不可思議。

我們都會因著前面黯淡的經濟大環境而焦慮，擔心薪水不高，過勞爆肝，永遠買不起房子。這的確是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，基督徒也該關心居住正義的事，只是我們很容易陷入受害者的情結，而無法自拔。但以理卻沒有，他看到一個更大的現實——上帝的國，才是真實永存的，而這才能真正決定他是誰。因著相信上帝掌管萬有，因著祂的愛，我們今天得以像但

以理一樣，從「受害者」成為「醫治者」，看到他人的需要，而能夠去服務暴虐的君王，為一些不大相干的人（甚至是競爭者）祈禱及行動。

對上帝敞開意味著對他人敞開，基督徒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，而是看到他人的需要而產生責任。同學們，但願我們更多在混沌不明、甚至黯淡的前景中，看到自己的責任和使命（比如，全球仍有至少七億人活在極度貧窮的狀況中），而非感嘆時運不濟。

第三，為社會共善和公義努力。我之後談到知識的目的和大使命時，會多談一些，這邊只簡單指出，既然為上帝而活，也面對他人的需要，非常合理的下一步就是進到社會裡頭，著手改變。我們常以為基督信仰只關心人能不能上天堂，但其實這是非常扭曲的觀念。基督信仰不只關乎個人得救，更是上帝國度的降臨；關心的不只是人的靈魂，更包括制度、結構的救贖。但以理之所以能夠在不同的王朝侍立，得到不同王的信任，我相信他必定是關心整個國家社會的興榮。亞瑟·霍姆斯（Arthur F. Holmes）指出，基督徒在學校受教育，正是為了這樣的目的：

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一生應當成為改革者，不只是站在旁邊絕望驚慌，也不是厭惡地走出來設立另一個基督徒的圈圈，而是在那結構中去工作、去慢慢改變。他清楚知

道，他自己身為神國度的代表，公正和憐憫、社會的公義就是在他的工作場域中。⁸

他的意思是說，要在社會當中成為改革者，為上帝的國度而活。換句話說，熱血愛「上帝國」的大學生，不必申請就是雙主修的：主修的是神學（去理解上帝對這個世界的心意），加修的是目前就讀的科系，不管是政治、社會、文學、企管、資訊、音樂、藝術……。有時候你會發現，你的加修和主修是相輔相成的，但勢必會發現許多不相容，甚至有些東西不符合上帝旨意。以企管為例，透過經營管理能讓社會資源更有效率的運用，是一種做管家的方式；但在商業環境中，我們卻必須不斷刺激消費，不顧地球的污染及暖化，也不顧人性真正的需要。基督徒的責任，就是成為上帝國度的使者，進到那個既好又壞的世界結構中，去慢慢改變，帶出憐憫和公義。

一個有神國夢想的基督徒，會有什麼不同呢？關心的重點不再只是哪一間學校比較好，哪一個學科比較有前途，甚至不只是我喜歡什麼，而要去想：我的生命和所學的，有哪些可以成為國度的一小部分；如何能在目前「墮落」的制度和結構中，看到不同的可能性，讓上帝的旨意在地球上成就更多

當我們學習在所學之事上，朝向上帝的公義和世界的共善，透過自己的專業去愛鄰舍，學業（專業）和信仰就不至於分家了。

樣一個國度裡：

在此人們不是根據他們的膚色，而是根據他們的品行來
衡量他們。

……

我有一個夢，有朝一日所有的深谷會被填平，每一座大
山都會被剷平，

崎嶇的地方將變成平原，而扭曲的道路將被修直，「主的
光輝將被全人類所共同瞻仰」。

這就是我們的希望，這就是我將帶回南部的信念。

持此信念，我們能夠移去絕望的大山，這座山是一塊壓
抑希望的巨石。

持此信念，我們能夠將我們國家這些刺耳的不諧和音，
轉化成一曲展現兄弟情誼的華麗交響樂。

持此信念，我們能夠共同努力、共同祈禱、共同鬥爭、
共同坐牢、共同維護自由，

堅信有一天我們終將會成為自由人。

並且這將是，這將是上帝的所有兒女們能夠以全新的意
義共同歌唱的一天……。

因著一個偉大的夢想和實踐的勇氣，金恩領導的民權運動
總算開始撼動幾個世代的偏見和歧視，那是民權歷史上的一個
重大逆轉。因著這個夢想，NBA才有喬登（Michael Jordan）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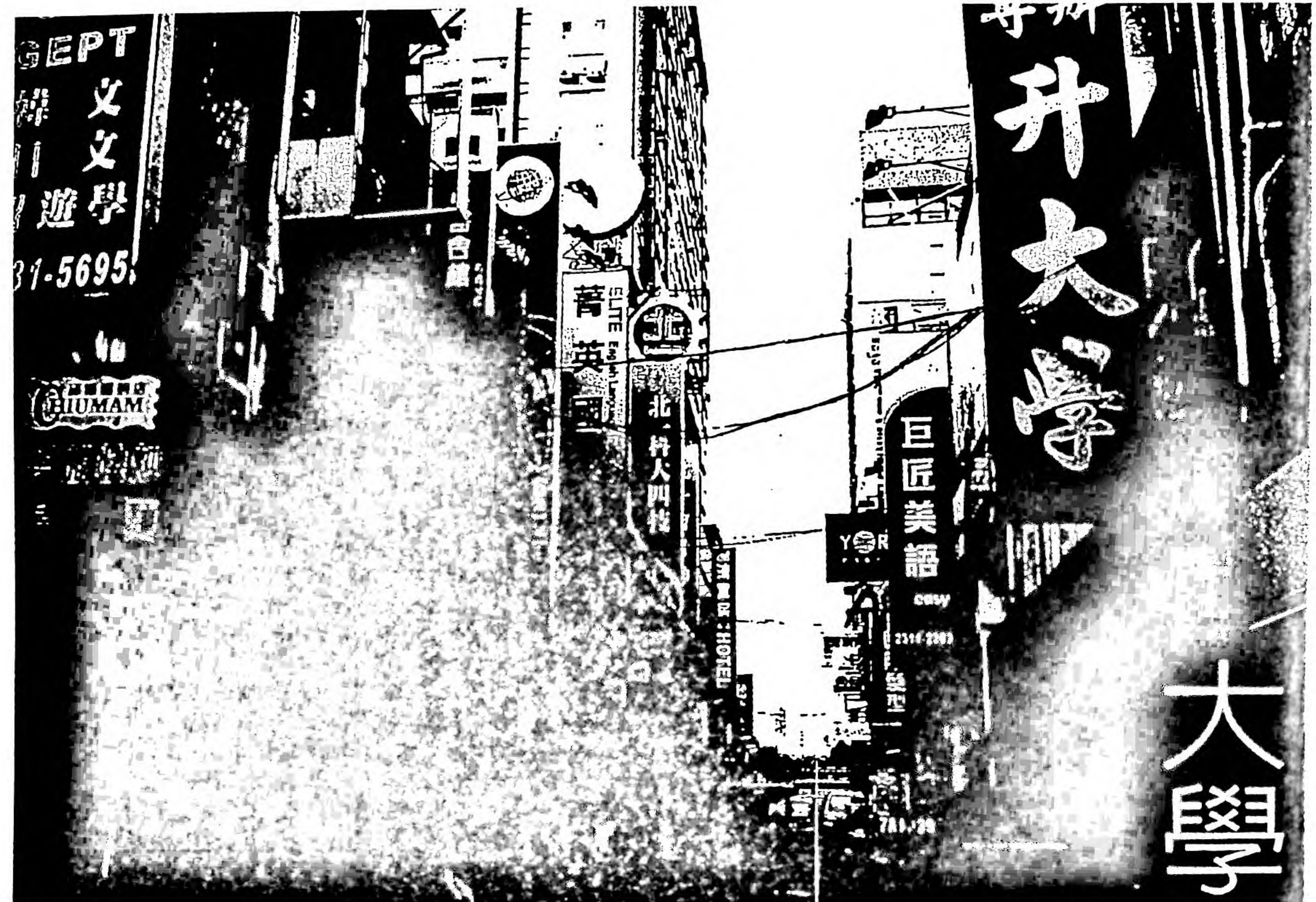
詹姆斯（Lebron James）展現他們的精湛球藝，政壇上也才有歐巴馬總統，一位黑人能進入白宮，成為美國人民的總統。

尼布甲尼撒王最終的命運繫於他是否真的理解那夢中的啟示：他的國度、權柄、能力、尊榮都只是被賜予的禮物（但二 37），若能謙卑領受、按上帝的公義心意去行，他的國或許可以堅立（但四 36）。但以理從人類現實的角度看來是鹹魚，是魯蛇，是次等公民、是外籍勞工，但最後因著忠於上帝國度的異象而被上帝升高。

我不確定年輕時但以理有沒有作夢？但我確定他活在對上帝的敬畏中，戰戰兢兢領受國度的異象和夢想。同學們，承認自己隻鹹魚其實沒問題，人本來就是鹹鹹乾乾的，既短暫渺小，卻又愛亂空想。但耶穌卻要我們盼望祂的國度，將我們的夢想對準這個真實的國度。耶穌命令我們我們不要為自己的將來憂慮，而是要「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」（太六 33）。且讓我超譯這節經文：作自己的夢，焦慮徬徨、終歸無有。作上帝國的夢，連自己的夢也得以實現。

作自己的夢，焦慮徬徨、終歸無有。作上帝國的
夢，連自己的夢也得以實現。

1. 你有什麼夢想嗎？是什麼夢想或渴望在驅動你的人生？追尋自己的夢想為何不夠穩妥？作者指出，神國的夢想有什麼樣的特徵？
2. 為什麼光是上教會不夠，而要夢想／渴望神的國度？你想到誰有給你如此的榜樣？
3. 「與上帝摔跤」的觀念對你有什麼啟發？與神摔跤的關係和行禮如儀的關係，有什麼不一樣？
4. 從「受害者」變成「醫治者」對你來說是否可行？你有看到社會當中哪裡有受傷，而想到可以醫治和幫助的方式嗎？
5. 作者提到雙主修的概念，你有什麼想法？你的科系專業與信仰，兩者之間有哪些是相輔相乘的，又有哪些存在著張力，甚至對立？



好所
升大學

GEPT
文
遊學
31-5695

HIUMAM

北
科大四樓

巨匠美語

SM HOTEL

大學 囚 很大 ?

第6章

第6章 24~37節

有不少高中生上了大學，就不再去教會，或對信仰漸趨冷淡，畢竟好玩的事太多了。很多人抱持一種假設，「信仰在大學會遭遇挑戰，以致有可能丟棄信仰」，¹這樣的假設似乎不加思索就認定，信仰註定就是被挨打的角色。儘管可能真有這樣的危險，但只是擔心「信仰在大學怎麼樣才不會流失」，似乎把基督信仰想得太弱了。

我是認真讀了神學和基督教歷史之後，才知道基督信仰在歷史上的榮耀和偉大貢獻，可以使我們在談到信仰時完全不必這麼悲情和尷尬，好像信基督教就是不可告人之事，註定是撿鑽石天后「MC美江」這種被人訕笑的調調，或只是遵守婚前不開機這樣特異教規的古老宗教。其實，西方的大學（university），本來正是因為要探究上帝所創造之宇宙（universe）真理而設立。十二世紀歐洲的修道院是大學的前身，法國的巴黎大學、英國的牛津、劍橋大學等等，當初都是教會創辦的。美國哈佛大學早期的校訓是「榮耀歸與基督」（一六五〇年），學校原本是為了訓練傳道人而設立的。基督信仰實際上是西方文明的根本。

現在跟我一起宣告：斷開，斷開，斷開這種低劣、惡質、對信仰自卑的鎖鏈！

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，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的大學教育。熱血的同學們，你們不要只是想到信仰會被如何挑戰，而還要去想，信仰可以挑戰大學什麼？

告訴旁邊的五位同學：「信仰可以挑戰大學！」

阿麵？

但以理書的國度想像

我在前幾章已經談過，但以理儘管也算是某種「讀書達人」，但根本上厲害的地方卻不在此。但以理厲害之處不只是能解夢，看懂超自然異象，他其實就是個有異象、視野（vision）的人：他很清楚「看見」，在這些紛擾混亂、痛苦焦慮當中，尤其在巨大殘酷的巴比倫體制中，有一位上帝超過了現在看似掌權的諸王、超越了歷史的更迭，有一個看不見的國度在所有可見的國度之上。進入到但以理書第四章，也會看到不斷重複的一句話：「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，要將國賜給誰就賜給誰。」（但四 17、25、32）。有一位宇宙的君王，隱身在一切政權交迭的背後。

但以理書第四章開頭也記載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尼布甲尼撒王召開全球的記者會，面對「全地各方、各國、各族的人」。要知道他是當時的世界霸主，不斷擴張新巴比倫王國的國度。大家或許以為他要發布新的東征策略，或是開啟「空中花園」的世界奇蹟，這個後來名聞遐邇的建築計畫。沒想到他竟然說：

他〔以色列的上帝〕的神蹟何其大！他的奇事何其盛！

他的國度存到永遠；他的權柄存到萬代！（但四 3）

用這樣的方式大讚國內次等民族的神明，在國際政治法則中，肯定是重大失言。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言論，肯定讓巴比倫強國人相當不滿，他們才剛擺脫列強的凌辱，重振民族的自信心，成為泱泱大國，何必去討好猶太人的神明？政敵透過政論節目批評，削弱尼布甲尼撒繼續當政的合理性，把此次失言當作讓他下台的重大把柄。但是，但以理書中評估他失去當政合理性的真正因素，卻是違逆那位至高的上帝，是因為驕傲、不公義、沒有關顧窮人（但四 27）。他經過窮途潦倒而復歸大權在握後，王不僅說出「神學正確」的話，還稱頌讚美祂：

他的權柄存到永遠，他的國度存到萬代。

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；

在天上萬軍和地上居民中，他都憑自己的旨意行事。

無人能攔住他的手，或問他說，你在做什麼呢？

（但四 34~35）

但以理書告訴我們，上帝的百姓在帝國權勢之中，儘管充滿威脅和無奈，卻有一個全然不同的國度想像。他們不被強國的武力和富裕的經濟實力嚇著，心慌意亂。帝國儘管張牙舞

爪，想要用各種方式「規訓」教化牠的百姓，但是其實只是在做困獸之鬥。他們所信的，不是一個部落小神明，乃是掌管宇宙到永遠的大君王。

這種想像的能力，是在「被擄世界」生活的根本，上帝的百姓必須要「看到」世界更大的現實，並且依照這樣的現實去生活。布魯格曼（Walter Brueggemann）指出：想像是種被解放的能力，對目前的現實提出另類的詮釋，破除帝國的各樣社會機制及神話外衣，使我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經驗世界。² 但以理之所以能在充滿信仰衝突的宮廷學校上課，並在腐敗、危險的異教政權當中工作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他有清楚的另類國度想像。

同學們，基督教所信仰的神，是遠超過世界上一切有權的，也勝過一切世上的一切智慧，不管是牛頓、法拉第、愛因斯坦，還是馬克斯、佛洛伊德。上帝決定了公領域（甚至包括帝國的興衰），而不只是掌管私生活的小神。但以理書告訴我們，應該從上帝更廣闊的角度來思考讀書和學習。換言之，應當讓信仰來定義我們的求學，甚至去挑戰世俗的學問，而不是顛倒過來。

不過，麻煩的是，現今基督徒受到整個西方社會「世俗化」的影響，幾乎喪失了這樣的整全視野。我們把自己的信仰當做只是私領域的事：要傳福音、拯救靈魂，要靈修、要禱告；公領域是世俗之事，要麼就不聞不問，覺得無關信仰，要

麼就不夠深思熟慮，只是想要攻占「七座山頭」。

當信仰無法面對公領域，註定是個孱弱的信仰。我以前讀書時也只把信仰當作是私領域的事，只能任憑升學主義的潮流來帶領我，讓讀書求學來界定信仰，不知不覺以為好基督徒就等於是在學校好好讀書、禮拜天上教會的乖乖牌模範生。只把上帝當做私領域的主，不可避免地，在我們人生更大的公領域中，上帝只會成為我們吆喝用的小精靈和小天使，而不是真正自有永有的上帝。

但如果上帝能夠勝過帝國強權，信仰當然能夠挑戰學校的體制，更讓我們對求學的目的和意義有一種不同的想像。再繼續想像以先，讓我們先對自己的信仰背景有些了解。

福音派的「換腦工程」

但以理書對學習的意義，不在於給多一些知識，多一點信仰小撇步，而是要我們可以換腦——完全換一種方式去思考大學。但就我所知，華人教會所繼承的傳統，很少裝備我們去按照神學（或說基督教思維）的方式，來完整思考學習和工作。我們的禱告不外乎是那些芝麻蒜皮的：求主幫助我能夠好好寫報告，讓我能夠靜下來準備期末考；感謝主讓我平安度過這學期。我不是說這些都不重要，只是有時候不禁去問，這樣到底跟在天燈上寫字祈福、許願有什麼兩樣？除了可能比較減碳環保之外，信仰到底還能給我們什麼？

從前，基督信仰原來是歐洲文明孕育發源的土壤，教育、科學、醫療、建築、藝術，再再都與基督信仰息息相關，甚至可說是基督徒興起的。在歐洲的大學，神學曾經是最為核心的知識，同學應該也聽說過「神學是科學之后」(theology is the queen of all sciences)的說法。但是，歐美文化經歷了一個「世俗化」的過程，使得基督宗教不僅從核心的位置被邊緣化，甚至被排擠出去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。

這個過程是在不知不覺中逐步發生的，也是個令人難過的事實，細節沒有辦法多談。但我們必須明白的是，(華人)福音派也是深受「世俗化」的大環境影響。過去這一兩百年來，隨著這個世俗化有形無形的發展，基督教的回應大體來說很無力。比如，啟蒙運動(世俗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)這高舉理性、科學的思潮，讓基督信仰陷入兩種危險：要不是就輕率地順從啟蒙的世界觀，認為神蹟是不可能的、耶穌沒有復活(因為理性想不通、也沒有科學證據)，要不然就是輕率地反對，例如為了反對進化論等等潛在的危險、過度簡化地用「聖經至上(無誤)」來對抗「科學至上(無誤)」、過度字面解讀創世記、發明了「年輕地球創造論」等等，以致造成許多「信仰」與「科學」不必要的對立和衝突。現代人會覺得有信仰不太科學，彼此間有衝突，但是「信仰」和「科學」一直都是互相合作的朋友。

如果有叔叔伯伯告訴過你，不要去讀自由派的思想，或是

指某些說法是「新派的」，暗示這些已經失去了基督教的基本信念，但往往也代表我們就是那後者，是比較保守的（希望不是守舊）。的確，信仰有許多需要持守的價值，福音派有非常重要的信仰堅持，也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包袱。³

基督教歷史學家諾爾（Mark Noll），曾說出了一個福音派不想面對的醜聞，他在《福音派的心智醜聞》（*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*）這本書中劈頭就說：「福音派心智的醜聞便是，它幾乎已經沒有了心智。」他感嘆北美福音派（尤其是基要派）「智性的失落」，不重視「心智的生命」（life of the Mind），甚至有反智（anti-intellectual）的傾向。⁴這並不是說，基督徒不聰明，上不了大學，而是基督徒沒有辦法用基督信仰的方式思考。當大學被世俗的知識所占據，福音派的信仰卻無力抵禦，無法從基督教信仰的思考框架中出發，與各學科對話，只好退縮到角落，任憑挨打的分。這造成了一個結果：教會的歸教會，政治的歸政治，學校的歸學校。這樣一來，很少聽到教會認真談聯考、上大學的意義，也就不奇怪了。神學院除了聖經和系統神學課程之外，很少會有一些整合的課程，例如：基督信仰與社會學、基督教與資本主義、信仰與政治、信仰與科技（如果有，比較多是如何利用科技傳福音）、信仰與藝術、基督信仰與土地政策、基督徒的醫學倫理，以及從基督信仰看世界歷史（通常只有教「教會歷史」）……。「專業」和「信仰」如果真有聯繫的話，充其量只是非常微弱的關聯，更

常見的是嚴重的分家。最近，尤其在太陽花學運後，台灣教會界開始有更多「公共神學」的省思，但這一方面也說明，我們過去對「公共」是如何忽略它。

諾爾說得對，福音派其實從未質疑基督信仰是真理，也從未質疑基督信仰的原則應該光照生命的每一部分，但麻煩的是，福音派卻落入「實用性」的陷阱，不再花時間深刻地探究真理。教會在一個大勢已去的情境下，只想守住自己那個小小的灘頭堡。我們花更多時間關心：「什麼樣的講道最有效，什麼是人麼愛聽的，怎樣吸引人來教會……。」這種強調即時果效的沉重壓力，使得信徒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思考「上帝和自然、上帝和社會、上帝和美、上帝及人類思想的樣貌」。⁵ 重要的福音派思想家葛尼斯（Os Guinness），說了很沉重的話：

福音派自從一八二〇至一八三〇年起，就在反智這件事上罪孽深重。……而我們現在開始付上文化的代價了。你可以看到大多數的福音派不思考。比如，在這個世紀我們沒有認真、嚴肅福音派公共哲學……沒有用全智（mind）及全心全意愛我們的上帝，這一直以來就是罪……我們用「敬虔」當做藉口，讓自己以為這不是罪。……福音派需要悔改，因為他們拒絕用基督信仰的方式思考，並發展基督的心智。⁶

的確，回想從前的大學生活，我也相信上帝、相信上帝的真理、參加詩班、在團契擔任幹部。但是坦白說，我的信仰信仰是被推到邊緣的。它更多是責任、習慣，或人情的壓力。我對信仰也算是投入，所以才會在教會、學業、社團三方忙得焦頭爛額。但真正的問題，或許不是教會活動投入不夠，而是沒有全人、全心的投入。我從未曾想過，大學學習的內容、動機、目的可以是（也必須是）信仰的一環。我覺得當時也落入「實用性」的陷阱，修了許多課、忙學業、社團、戀愛、教會活動，但充其量只有「務實的小聰明」（practical intelligence）。雖然很認真也很忙，卻少有時間沉澱下來，去深度思考生命，發現知識的真正目的，並從這樣的角度重新看待各種學科：工程、哲學、醫學、自然科學、社會、歷史、藝術等等。

對大學的新想像

讓我們試著對大學與信仰的關係，產生一種不同的想像。
諾爾寫了一段精采的話：

畢竟，是誰創造了自然界，然後使得科學發展成為可能，讓我們透過科學來認識自然呢？誰塑造了人際關係的宇宙，從而為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學和歷史提供了基本素材？誰是和諧、形態、敘事模式的源頭，使得藝術與文學成為可能？誰創造了人的頭腦，使他可以理解自

然、人際互動、美麗的存有，從而使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得以基於此建構理論？是誰時時刻刻支撐著自然界、人類互動的世界，以及所眾存有的和諧？誰時時刻刻維持著我們腦袋和腦袋之外之間的聯繫？

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問，是誰讓指頭可以在琴鍵上跳舞，琴弦產生不同的頻率？誰讓耳膜得以震動，腦袋可以感知辨認音響之和諧，使得音樂成為可能？是誰讓人除了為自己，還有餘力可以付出和關心，使得護理、社工、服務成為可能？是誰讓人與昆蟲不同，可以管理、創造、製造工具、合作，使得科技、商業交易成為可能？

每個問題的答案都一樣——是上帝，過去是祂，現在也是祂。⁷

假如你認同以上，你該會發現，大學根本不該是人生的核心，上帝才是。我們真正
大學根本不該是人生的核心，上帝才是。
的問題不只是靈命軟弱，而是本末倒置。我們陷入了一個很大的弔詭和麻煩，我們信了一位讓一切學問成為可能的偉大上帝，但是到頭來，我們的大學生活卻讓上帝消聲匿跡。我們按照學校的建制，把自己的科系專業當主修，把信仰的位置擺在

哪？少數模範基督徒儘管很努力，但充其量只算把信仰當「輔修」，大多數人當「選修」，甚至是可有可無的營養學分。

如果上帝是宇宙的核心，我們就應該依此來思考學習的意義、知識的目的。信仰決定我們是誰，而非學業。我們可以學企管、資管、開咖啡館或修水管，但根本的身分是基督徒，效忠的對象是耶穌基督。

同學們，如上一章所提，請試著去想像，把基督信仰當大學主修的可能性，這不是一定要修很多關於基督教的課，而是開始用基督信仰去想每一件事，包括所學的課程、參加的社團等等。這意思不是說，你要放棄學業，只要專心讀經、參加禱告會和團契；主要是要換腦袋來想想：暫時把前途、還沒交的報告擱置一旁，先來思考知識和信仰的關係，想想上帝對世界的心意跟你所學的專業之間，到底是衝突還是互補，有沒有整合的機會？你的專業，有哪一部分像是在建造巴比倫，又有哪些部分是和上帝的國相關？

熱血的同學們，讓我們一起去想像用信仰挑戰大學的可能性，讓基督信仰引導、滲透大學生活，讓信仰活出本來就該有的生命力！我們所信的神一點都不孱弱，是我們自己太弱。

跟旁邊的五位同學說：斷開，斷開，斷開我們孱弱理性和想像力的鎖鏈！阿麵。

1. 作者為什麼提出「讓信仰挑戰大學」的說法？這樣思考，會帶來什麼不同？
2. 作者提出「國度想像」的重要性？你認為是什麼意思？當信仰只剩下私領域，會有什麼危機？
3. 諾爾說到福音派「智性的失落」，是指什麼？你認為「敬虔」和「理智」是對立的嗎？基督徒反智的話，會產生什麼問題？
4. 對大學有不同的想像，對你來說，具體是什麼樣的？
5. 「用基督信仰去想每一件事」跟「務實的小聰明」差別在哪裡？

知識的金像獎

第7章

除非把原先對大學想像的「違章建築」拆毀乾淨，否則我們很難對大學有一個新的想像。接下來的兩章，我們需要更進一步探討現代及後現代的知識觀，到底預設了什麼樣的大學想像，導致目前學校教育及社會的諸多問題。第九章則會帶大家重新去思考，基督教信仰的知識觀應該要有什麼不同，使我們真的可能擁有一種「國度的知識」。

隨著知識不斷推陳出新，的確看到「知識就是力量」，生活上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，但也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與緊張。專家甚至預期未來二十年，47%的現存工作將消失，60%的工作還沒被發明。的確，現今知識可能不用多久，很多工作也會被機器人取代。「司機」這行就被自動駕駛技術取代而不復存在了，就像大部分的同學大概沒看過所謂的「車掌小姐」。Google翻譯將應用 AlphaGo 類神經網路技術，可以深度學習，有一天或許翻譯工作也都會被取代。

人類的知識，除了帶來許多方便和光明前景，也帶來不少問題：失業的不安，整個社會造成人們爆肝忙碌、無止境的倦怠感，另外還有環境污染及全球暖化的問題等等。到底人類的知識出了什麼問題呢？

尼布甲尼撒王的世紀工程

但以理書第三章記載了一個偉大的工程，一個將近十層樓高的金像立在兩河平原上，在陽光下金碧輝煌，如果至今還保

留下來，應該會是世界奇觀之一。才經歷怪夢看似回轉的尼布甲尼撒王，開展了自己偉大的「新巴比倫工程」。他要建造一個宏偉的金像，讓人瞻仰、崇拜。經文儘管沒有說所立的這個像是他自己（之前但以理解夢說「你就是那金頭」〔但二38〕），但他強大的意志和堅持卻是很明顯的。經文七次提到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，可以想像，在沒有怪手吊車的兩千多年前，要完成這個世界之最，必定是勞民傷財的艱鉅工程。總工程師匯聚當時各地最厲害的工程師、工匠、藝術家，也聘用了大量的民工和奴隸，大家提著頭幹，為這偉大工程流血、流汗、流淚。

這金像工程總算要完成了，尼布甲尼撒王對一場輝煌隆重的開光典禮早已期待已久。上上下下文武百官，總督、欽差、巡撫、臬司、藩司、謀士、法官，和各省的官員（但三3），帶著各地的貢品，來到這個金像面前肅立，對王的偉大工程發出真心的讚嘆或假意的奉承：「只有年輕才俊、宏圖大略的偉大君王，才配得上如此高聳壯麗的金像。」大王露出滿意的笑容。總工程師十年來提著頭幹的焦慮心情，總算放鬆下來。

大王摸摸了鬚鬚，突然覺得不對：「這樣的氣氛太嚴肅了，光是這些笨拙的官員排排站實在太無趣了，來人啊，come some music！」侍衛長傳令下去，全國、各種族、文化的音樂人才都要一起來預備這個偉大的慶典。可以想像當時的文化部和許多文創團隊不斷開會、請教各族的文化耆老，集思廣益，

創作融合「各方、各國、各族」的融合（fusion）音樂，管弦樂團、現代搖滾樂團、各式的傳統民族音樂全部齊聚一堂，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，各樣樂器的聲音都有（但三 7）。在燈光美氣氛佳的盛會中（大概可以媲美奧運開幕式的盛會），全國人民不分種族、黨派、派系，這下終究團結在這個金像面前了。典禮當中很有可能還不時穿插著「上下一心、和平一統」全民舉手呼口號的振奮舉動。典禮既歡樂又肅穆，音樂及口號聲響徹雲霄，輝映著金像的光芒，大王總算心滿意足，他先前所擔心的種族融合的問題，現在總算解決了（但以理書二章 43 節中夢見「半鐵半泥」的腳，應該是指不同族群的整合問題）。當然，心思細膩的大王還特地設立的「火窯」設施，以防一些不識相的異議分子破壞了他的「愛國工程」。

但以理的三位朋友，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也因此遇上一個巨大危機。這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去探討尼布甲尼撒王的動機。他不久前，才經歷了解夢的奧祕奇事，破格重用了但以理和其三友，那時還信誓旦旦表示，以色列的上帝是「萬神之神、萬王之王」。但有趣的是，危機沒過多久，他就開始忙著打造一方霸業，決定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」，塑造新的宗教來解決內政的紛擾。經文透露出一個關鍵，那位萬神之神，萬王之王仍舊是「你們的上帝」（但二 47），不是他個人所信的上帝。¹ 可以猜想，那是他理論上知道的上帝，卻不是他生命內在真正認識的上帝。他無法真正面對

自己的脆弱處而學習謙卑領導，卻想要用自己的方法來鞏固搖搖欲墜的國勢——從事偉大建設，運用官僚制度、文化宣傳，打造一個「新巴比倫」，新的宗教信仰。

基督徒大概都不會去製作金像，但正如加爾文提醒我們，偶像不只是在於外面所打造的那個金像，而是在內心，人心是製造偶像的工廠。我們有可能理論上相信上帝是萬王之

人心是製造偶像的工廠。我們有可能理論上相信上帝是萬王之王，但是內心卻仍舊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來成就自己的人生。

王，但是內心卻仍舊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來成就自己的人生。之前提過，我從前所奉行的「但以理讀書法」就有如此問題，看似榮耀主名，實際上卻是更多在鞏固、盤算自己的人生。

在今天的教育體制、文化氛圍中，儘管學校裡沒有媽祖或土地公，但是拜偶像的誘惑其實一點也沒有比較小。現代知識的確帶來強大力量與輝煌，但或許正是在建造一種知識的金像，讓我們可以不需要上帝就能達到自我救贖。到底這個現代知識金像如何打造出來的，讓我們來一探究竟。

人類中心的理性——笛卡兒

首先，現在來頒發現代知識的金像獎——腦好壯壯大師獎，得獎的是……法國的沉思先生笛卡兒（René Descartes, 1596~1650）！

他是現代思想的標誌人物，被稱為現代哲學之父。「我思故我在」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言，也深深影響我們對於知識及教育的看法。笛卡兒身處於哥白尼革命的震盪之中，又在宗教戰爭的混亂之下，他發現過去的真理權威都不再穩固，甚至帶來爭端。作為一個哲學家 and 數學家，笛卡兒想要找到知識的基石，能夠重建一套穩固的真理體系。「我思故我在」大家朗朗上口，但其實是極具顛覆性的革命思維。我在此只能簡略說明這個體系所隱含的意義。

第一，對抗外在的權威和傳統。真理起始點在「我思」，根基在於「個體的理性」，不在是外部的權威。所有真確的事情，不再是教會和傳統說了算，而是需要通過理性的驗證，甚至連上帝也需要。現代文化自笛卡兒後，以自我為主體來思考，確定性放在自己身上，認定「自我就是一個獨立自足的理性實體」。這是「理性主義」的開端，而漸漸地人類的理性逐漸把「宗教」趕出學校和公共領域。神學從所有學科的皇后位分（解釋學問的框架），被逐出大學的宮殿外，許多知識分子發現她其實是個邪惡的後母。

聖經一開頭卻道出人類的墮落跟知識有關。亞當夏娃吃的乃是「分別善惡知識的果子」，我們想要像上帝一般，在祂之外，靠自己的知識來自我決斷。笛卡兒其實在告訴我們，人類能夠不需要上帝，自給自足而能夠達致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。這樣的知識，背後隱藏了人性的驕傲，想要跳脫人類受造

的侷限，要能夠決斷一切的事，難怪保羅會說「知識叫人自高自大」，愛心才真正重要（參林前八1）。

實際上，身為有限的人類，我們不可能自外於某個傳統、某個故事、某個觀點，某個時空背景（我只是想要重新回到基督教的傳統中思考，我認為那是對世界、生命最真實的大故事）。沒有人能夠有純粹「客觀」的學習，所有人是「投入且在社會中的學習」（committed and socially located learning）。所有人的學習都是由信仰出發的（faith-based）的，必須先相信／信任一個權威，才可能學習。從來就不是是否有信仰的問題，而是一個人到底相信什麼或相信誰。² 假裝是客觀中立，想要「以理服人」，常常是越辯論越對立，因為立場和觀點根本就不同。趙崇明老師評論說：「以『我』為主的理性年代，其實是一個狂妄自大的年代，盡顯了理性的霸權和暴力。」³

第二，「思想」成為核心。這個「我」只是思想，而沒有感官和身體。對笛卡兒來說，感官有可能欺騙我們，因此不是知識的真正來源。知識應當是邏輯推衍而來的，精確而不帶感情。這造成了一種抽象、抽離的認識方法。我們的確有時候需要稍微抽離一下情境，才不會莽撞行事。但我們可以去質疑，誰說「認識」這件事一定要是抽象、理性的呢？我兒子六歲還不會認字（除了他的名字及少數的字之外），我問他說，你怎麼知道你認識我，他趴在我身上毫不猶豫笑嘻嘻回答說：「因為你是我爸爸啊！」或許有人清楚我的三圍、膽固醇指數等許

多客觀的數據，甚至讀完此書理解我的理性思維，但其實都不會比他還認識我。孩子雖然無法用文字描述，但他就是認識我，清楚的我的情緒、喜好，認得出我走路的腳步聲。誰說，認識只能透過「思想」？

我想這大概就是「理論」和「實務」常常造成落差的原因。我們把學習抽離了具體感受和經驗，變成了一套抽象的理論。我當年大學一門必修課叫「灌溉排水」，除了老教授有點奇怪之外，真不知道在科技時代要學這個幹嘛。幾年前看了電影《KANO》，才知道原來蓋水圳的八田與一曾經風光一時，對社會這麼有貢獻。教育家巴默爾（Parker J. Palmer）說：「我們這時代的問題，就在於知者與所知之間的疏遠與異化。……而且這之間『原有的群體關係和互相負責，邁向瓦解』。」⁴ 若是只在課堂上算溝渠的寬度，卻抽離具體的生命故事，之間的群體關係被抽空，當然會造成學習動機的嚴重缺乏。

弔詭的是，這也可能同時造就一種象牙塔中的高傲，以為在實務現場中掙扎、表現不盡如人意的，都是沒有理想的，都是腦殘（看看網路上對政府或教會的批評就知）。但實際上，實務往往遠比理論複雜，更具挑戰。在紙面上設畫出一個漂亮、精緻的建築藍圖，相當不易，但實作和施工面臨更大的挑戰：是否符合法規，結構、排水、水土保持的問題，以及包商和業主間的溝通協調、缺工缺料等等問題。

因此，不同位置需要不同腦袋，某種程度是必要的。換了

位置，看到的問題就不同，尤其是進入到執行面，有更多複雜的細節、甚至盤根錯節的利害關係。總之，要進到具體的生命處境才有謙卑和同理心，光只是空想，常常只是冰冷的理論和爭論。

知識就是自我救贖的力量——培根

再來，讓我們頒發的知識金像獎的另一個獎項——人類中心成就獎，得獎的是……英國的培根先生（Francis Bacon, 1561~1626）！

他是現代知識的建基者，最大的貢獻，乃是提出一個願景，讓系統化的科學研究成為可能，啟發後來的科學研究及科技創新。身為基督徒的培根，他解讀創世記一章 28 節，認為上帝要人類治理受造之物，而科學就是能夠履行人類對大自然主宰的工具。他認為，努力「擴展人類對宇宙的力量和主宰性」，是全然值得羨慕的，「是真正神聖的工作」。⁵當然，他也提到，這不應該出於自私的動機，而是應該由愛來支配。但很清楚地，在這種詮釋之下，大自然本身沒有內在的價值，只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存在。包衡（Richard Bauckham）評論，人類本來與其他受造物的同屬神的創造，培根式的思考是人類站在自然之上，「垂直的關係取代了水平的關係。自然的存在，變成功利的目的，而不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存在。」

儘管培根以為「人只是大自然的僕人和詮釋者」，卻認為可

以研究大自然的法則而得到力量勝過它，並且這力量是上帝希望人類所擁有的。這就是人常說「知識就是力量」的由來。背後的信念是，人類不只是受造的一環，而是在其他受造之上，而且藉由可以控制它而得到力量。

二〇一六年二月台北近郊山頭下起雪來，當年六月氣溫竟然飆高到攝氏三十八度。大家越來越能感受到環境的危機。半個世紀以前，懷特（Lynn White）發表了〈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〉的論文，指出猶太-基督宗教是造成現代生態環境問題的始作俑者，基督教摧毀了異教徒萬物有靈論的迷信，卻把大自然視如無物，只是可任意開發的資源。這樣的論點在學界基本上被普遍地接納。⁶ 但完全歸咎於基督教也不對，一方面無神論者不見得就一定比較環保，另一方面懷特也提到基督教的典範聖方濟（St. Francis of Assisi, 1182~1226），他謙卑地對待其他受造物「螞蟻弟兄」，對「飛鳥姊妹」講道，規勸牠們一起敬拜上帝；⁷ 包衡認為，培根的解經很大程度是來自希臘觀點，而不是聖經觀點。⁸ 但如果沒有意識到這其中的差異，的確我們大都是培根「人類中心主義」的徒子徒孫，用宰制的心態來對待上帝的其他受造。

同學們，許多教會或許短期之內還不會「悔改」，去關懷上帝所創造的一切受造，因為他們關注更多的是「搶救靈魂」及教會人數增長。但其實無論是學商、學經濟、學工業、學工程、學設計，都應該把「對受造友善」放進我們的思維。比

如，不再只是思考如何用最低成本，將效益最大化，採用消耗大量資源、產生大量廢棄物的「線性經濟」(linear economy)發展模式，而是思考如何兼顧環境和經濟的「循環經濟」(circular economy)。⁹事實上，透過受造來認識上帝乃是信仰的一部分，關心受造、用僕人的心態作環境的管家，本來就是做門徒的根本。¹⁰

知識的確力量大，但我也要求基督徒進一步思考，知識帶來的是哪一種力量？是宰制、奪取的力量，還是關懷、造就的力量？知識的金像危機，無所不在。宰制的知識使人自高自大，造成環境及人際疏離的危機。難怪聖經上說，讀書太多不僅身體疲倦，知識還增加憂傷和愁煩（參傳一 18，十二 12）。

我們的神如果真是萬王之王、萬神之神，基督徒的知識就應該反映出這個現實，不可能在禮拜天敬拜上帝，卻在週間用自己的知識在巴比倫建造金像。

1. 你同意「人心是製造偶像的工廠」這樣的說法嗎？在什麼情況下，知識有可能成為人的偶像？
2. 作者指出，「我思故我在」這種知識體系的問題有兩種。第一種以我為思想的中心，會造成什麼問題？為何完全客觀中立是不可能的？
3. 「思想」為什麼不見得是認識的惟一方法？如果缺乏體驗、情緒、感受，會造成什麼問題？你有發現到哪些專業科目，讀起來很枯燥，找不到與世界的連結？你有沒想到什麼方法，可以減少「理論」和「實務」的落差？
4. 作者指出，儘管培根是基督徒，但是為什麼他對知識的理解，隱藏著「人類中心主義」？而這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？
5. 讀了本章之後，你對於自己「沒有讀書動機」的原因是否更加清楚？如果知識就是力量，基督徒可以發揮什麼樣不同的力量？



酸民的 進擊

第 8 章

個人理書六章 1~9 節

「**這**個社會病了。」一位媽媽說。她稚氣可愛的四歲孩子小燈泡，跟在她身邊騎腳踏車，卻無緣無故遭斷頭殺害。不僅是那隨機殺人的兇手生病了，某些網民的發言也令人搖頭。由於這位媽媽出奇冷靜理性的發言，有人在她的部落格留言：「您怎麼沒有捨身擋刀呢？所以也請不要把愛掛在嘴巴，因為太矯情了。」¹ 在這個全球化的網路時代，全球不分國界，似乎興起了一種新的族群，就是酸民。酸民不是現在才有，但乘著網路之便，其規模之大、酸度之強，似乎達到了歷史的高峰。

但以理書第六章出現一群酸民政客，看到但以理「卓越的靈性」，又深受大流士的器重，儘管他們找不到但以理在治國上的錯誤，卻聯合盤算著要用「制度殺人」。但以理應該不是不會做人、惹人厭的老頭，我想像他是穩重圓融的長者，像是古代版的「高年級實習生」，有智慧又善解人意，既不是那種天真「誤入叢林的小白兔」，也沒有政客油滑世故。聖經學者評論：「他的個性、氣質、處世的正直、斷事的智慧，在在都有過人的表現。」² 或許正是他太正直，太有智慧，且在王面前得寵，才引發無故的嫉妒和憎恨。也有可能是因著種族優越感的關係，但以理在酸民政客眼中，本來就被看為次等國民，「被擄的猶大人」這種奴隸之流，憑什麼在他們之上。

政客們大費周章，要將但以理老先生置於死地的真正原因令人費解，但是網路上酸民滋長、引發對立和仇恨，卻已經成

為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接下來，讓我們試著從人性根本、知識體系、還有網路的環境三方面探討這個現象。

人性本身之酸性

在不斷呼喊「正向思考」的時代，我們更要好好正視基督信仰對人性的評估。在聖經的敘事中，從人類悖逆上帝之後，人的「酸性」就不斷地生根蔓延：亞當和夏娃這對愛人學會互相推諉，失能的夫妻關係也造成家中的悲劇（該隱殺亞伯的兇殺案）；因為嫉妒弟弟受父親特別的疼愛，約瑟的哥哥們最後把他賣到埃及；掃羅妒恨大衛，不顧過去的舊情誼，追殺他到天涯海角；新約中高呼和撒那歡迎耶穌進城的百姓，最後卻嚷嚷要把他被釘十字架……。酸民歷世歷代皆有，世風之下，人心從來就有黑暗面。

大家或許不知道慈祥有智慧的神學家巴刻（J. I. Packer）爺爺，年輕的時候竟然也是個酸民。他七歲因為車禍，得用鬆緊帶在頭頂上固定一塊鋁片，因此無法和朋友一起運動、玩耍，加上內向，逐漸成為孤單的阿宅怪人。他曾經發展出一套「自我保護的酸民心理，心安理得地對生活不抱期望，越來越多苦毒。」他描繪出酸民有以下的特質：

已經不大相信生命中有良善，看不起人在真誠、道德、價值方面的需求，對此嗤之以鼻，認為太過空洞，並且

批判各種求新求善的計畫。他們因為理想幻滅而灰心喪志，又受到生命經驗的傷害，所以自尊心隱隱作痛，打死也不願認為也許別人的智慧比自己高、做事比自己好。相反的，他們視自己為勇敢的現實主義者，認為別人都是自欺欺人的傢伙。³

聖經說道：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呢？」（耶十七 9）人心的狡詐和墮落，沒有人能真正看透，包括最先進科技的核磁共振、X光機、測謊機，都無法測透，甚至連自己都看不透。也難怪我們很容易活在自欺當中，被苦毒和嫉妒所綁架而不自知，成為了刷「存在感」而批評傷害別人的酸民。

每個人都有「酸性」的體質，只是今天的社會似乎也存在更多的易燃物，加上強大風勢的助燃，讓酸性的火苗任意蔓延。

拆毀權威的知識體系

上一章我談到培根的「知識即力量」（*knowledge is power*），以及背後以人類為中心的霸權思維。在後現代，這樣的觀念越來越被挑戰，哲學家傅柯（*Michel Foucault*）似乎是把這句話顛倒過來，認為 *power is knowledge*（權力即知識），有權力之人能創造知識或真理。前陣子沸沸揚揚的歷史課綱爭

每個人都有「酸性」的體質，只是今天的社會似乎也存在更多的易燃物，加上強大風勢的助燃，讓酸性的火苗任意蔓延。

議，就是個明顯的例子。歷史向來不是中性，歷史知識必定牽涉到詮釋，不同族群、政黨，基於不同的身分認同，很正常地會有不同的歷史認知。當一個政黨贏得了政權，當然會想要自己寫教科書，訴說自己的歷史觀，形塑某種身分認同。歷史不是中立的，是贏家的解釋，贏家說的算。贏家能夠創造真理。

我大學畢業後，去「祖國」工作時才恍然大悟，小時候課本所讀的大陸「淪陷」，對他們來說，竟然是「解放」。我的客戶指著地圖上的「蕃薯」，很平靜地對我說：「要是當時台灣也一起解放就好了」。我十分惱火卻無法發作出來，卻開始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（洗腦）教育養成，竟然會有如此不同的觀點。古文短短一句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」，道盡了這殘酷的真相：在市場為了謀生存偷小鉤子的是小偷，是該被誅殺的竊賊，但是處心積慮用各種手段陰謀去偷國的賊，卻能封侯拜相、稱王稱帝，用他的宣傳機器，創造真理、甚至造神。所以是賊是神，在人間根本不容易分辨。比如從前的蔣公是「民族的救星、自由的燈塔」，現在有人稱是「邪惡的殺人魔頭」，銅像要當作垃圾來回收，實在讓人很錯亂。但是這正驗證了傅柯的觀察：權力像是春藥那樣迷人，人們不斷地爭奪權力，因為權力能創造真理。

傅柯的思維，能夠幫助我們不至於落入天真的「正向思考」，要求我們去檢視許多人性和社會結構的黑暗面。比如，但以理書裡頭的總督、總長制定出來「三十天不能拜上帝」的

政策，就應該被質疑——這不是政策殺人，那什麼才是政策殺人？政府、企業、機構的許多制度和政策，都不是中性的，都有可能黑影重重。對人性懷疑的確有必要，基督信仰對於人性的認識，絕對不含糊，不會隨便號召人相信「明天會更好」，也不會隨意相信某個市長、某個總統、某個顏色的政黨、某個時代的力量，一定是全能全善的。

人類的確不該太天真，但無止盡的懷疑，卻也會出大問題。身處後現代的人們，似乎更容易對權威懷有強烈的懷疑。甚至，我們可能有越來越強烈的「權威恐懼症」，對於體制與權威有預設的不信任感，甚至可能還有點被害妄想。試試看，一想到「權力」，你會有什麼感受？似乎開始感覺到處都是權力的運作和鬼影？想到「權威」，更會想到白色恐怖，小時候師長打罵的不堪記憶全部湧上來？後現代人唾棄權威，「反抗權威」成為主流價值。但是，其實人生存無法不去依賴權威，某一方面，我們又極度需要權威：補習要找補教權威，生病要看心臟科權威、骨科權威……。⁴ 我們對權威又愛又恨，到最後只憑著情緒隨意判斷對錯。

人生要能真正學習成長，首先必須要去信賴、去臣服一個更大的「權威」（或者「權柄」）。的確，有什麼樣的學習，是什麼不需要先信任和臣服呢？理解的英文 *under-standing*，顧名思義就是「站在下面」。不管是學游泳、彈吉他、開車、還是流體力學，一定要存在著信賴與臣服，不管對像是老師、教練，還是對教科書……。人類本來就是依賴力量來生存，力量可往

好的方向發展：執行力、想像力、生產力、創造力、影響力、思辨力、意志力等等，都是重要、必要的力量。絕對的力量，不見得是絕對的腐敗。上帝就是一個典型，祂有絕對的力量，卻以

絕對的力量，不見得是絕對的腐敗。上帝就是一個典型，祂有絕對的力量，卻以十字架的形式來表現，使得祂的力量成為一種擁抱的力量，愛的力量。

十字架的形式來表現，使得祂的力量成為一種擁抱的力量，愛的力量。父母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也是如此，在力量上有絕對的優勢，卻同時是一種溫柔照顧之愛。基督徒要對力量有不同的想像，實際上要成為力量的好管家，學習把力量當作神賜與的禮物，學習把力量用在造就人、影響人，使萬物興盛，而不是用來壓制別人。

傅柯的思維如果被誤用，將使我們只能從懷疑的角度來看待他人，這世界很難再有真正的信任和溝通。假使把真理都只是當成權威者的宣傳工具、權力的話術，一旦當有衝突發生時，我們所能想像的是，對方一切都是出於惡意，而不是其他不同角度；自然也不會想到要放下自己的框架，用善意互相理解，試圖透過溝通期待達到雙贏。為求自保，只好選擇用更大的力量去反制，到最後也淪為另一種暴力。⁵ 這樣的世界很可怕，因為既然真理都是被「創造」出來的，再也沒有更高的真相是我們必須謙卑尋求的，溝通再也不具意義，各自妥協達致雙贏也不再可能。解決衝突的惟一辦法，就只剩下血淋淋的權

第一，網路看似通往全世界，其實也有可能只是你自己。網路幾乎是新世代得到信息的最重要媒介，有了網路就等於有了全世界。但網路世界也可能只是我們的同溫層，因為我們傾向和相似的人溝通，我們加的朋友、按的讚、讀的文章，基本決定了可以看到哪些東西。光是網路這種媒介，就自動過濾掉那些不善於使用網路的阿公阿嬤的聲音了。所以，不知不覺地，網路屏蔽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我們卻不自知，看似更多元開放，反而更單一化。

我們必須清楚，網路輿論的洗版並不代表全世界共同的聲音。輿論，只不過就是某一群人、在某一時某一地的看法（甚至只是情緒），不時也伴隨著「沉默的螺旋」的現象——當媒體產生某種主流意見時，迅速造成關注，成為壓倒性的聲音，非主流的意見往往因為害怕被孤立，不願發聲，選擇了沉默。

第二，網路並非是一個最適合溝通的場所。古尼姆（Wael Ghonim）曾經透過臉書成功發動了解放廣場（Tahrir Square）革命。儘管二〇一一年初的那場革命推翻了埃及當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（Hosni Mubarak），卻無法產生穩定的民主，政權暴力卻反而比穆巴拉克在位時變本加厲。古尼姆對於社交媒體是否能夠真正溝通，抱持著懷疑的態度。他指出：「我們沒能建立起共識，而且政治鬥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。」他還指出：「社交媒體『只會放大』這種兩極分化，因為它讓錯誤信息、謠言和仇恨言論的傳播，讓同類聲音的聚集變得更加容易。這完全是一種有毒的環境。我的網絡世界變成了充斥着煽

動文字、謊言和仇恨言論的戰場。」他還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今天，我們的社交媒體體驗被設計為利於傳播而不是參與，利於張貼而不是討論，利於淺薄的觀點而不是深度的討論。就好像我們認為自己是來這裡對著他人說教，而不是與他人對話。」⁸

網路上常見的懶人包，的確很快幫助我們進入狀況，但是倚賴懶人包的代價，是把一個複雜的實況過度簡化，而且群眾憤怒的壓力也逼使我們在倉促之下做出結論。太陽花學運迄今也兩年了，但到現在我還找不到「完全反對」或是「完全贊成」服貿的理由，可以一無反顧地站在某個立場，或許這反應了我猶疑的性格，但兩方都有其道理，或多或少也有一些盲點。

我在想，這些社會議題不過只是複雜人生的延伸。人生豈不是充滿了矛盾和弔詭，充滿了許多無奈的抉擇。我們如何能百分百確定，我選這個科系就能保證前途？我的男女友就是值得一輩子相守的對象？如果人生都這麼困難，和幾千百萬人民生活相關的社會議題，豈不是更困難？我是誰，有什麼把握確定自己必定站在正確的一方？

最後，臉書其實沒有臉。古尼姆提醒我們，「網絡上的討論很容易降格為憤怒暴民的發洩……就好像我們忘記了屏幕背後是活生生的人，而不只是一張頭像。」在虛擬世界中，因為沒有「見面三分情」，沒有人與人相處的「溫度」，我們很容易把持反對意見的人化約成為笨蛋、無腦。既然不是真正的人，當然不需要設身處地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，當然可以肆無忌憚地

攻擊，說出酸言酸語。把人當人看，聽起來容易，卻沒有想像的容易，尤其當我們在憤怒情緒中，是多麼需要一隻替罪羔羊！知名的大陸媒體人柴靜，感嘆新聞關心的只是「事件」，而不是新聞中的「人」，她在《看見：十年的中國見與思》一書裡提到，本來「關心人」應該是常識，但是她說：

做起這份工作才發覺它何等不易，「人」常常被有意無意忽略，被無知和偏見遮蔽，被概念化，被模式化，這些思維就埋在無意識之下。無意識是如此之深，以至於常常看不見他人，對自己也熟視無睹。9

同學們，面對來勢洶洶的酸民進擊，每個人都得戰戰兢兢，但也並非只能坐以待斃。我們和但以理一樣，裡頭有聖神的靈（但四9，五11），十字架上之愛已經化解了嫉妒和苦毒的酸性，也拆毀了人們憤怒和對立隔斷的牆。

願我們的酸性，更多配上「愛」和「聆聽」的佐料，使我們在上帝精彩的新創造當中，成為獻給世人一道酸得恰到好處的好菜。

酸菜白肉鍋，上菜了！

1. 作者用哪三方面來探討酸民的現象？哪一個角度是過去你比較忽略的？
2. 對於「權力產生知識」作者舉了什麼例子，你對此有什麼感受？你對於權威或權柄有何觀感？但如果只是懷疑權威，會帶來什麼問題？
3. 你是否常常對於社會現況不滿，你認為怎麼樣的批判，只是流於批評和嘴砲？可以怎麼避免？當社會充滿不信任和情緒性的批評時，你覺得危機是什麼？
4. 作者所提出網路的問題，哪一項你最有共鳴？柴靜的那段話，讓你對於使用網路，可以有什麼不同的省思？
5. 在一些火熱、一面倒的議題上，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方法，才能真正聽到多元、不同的「異見」？

真正的知識王

第9章

一經一緯 地理書 第六章 19~28節

前兩章大致提到現代及後現代的知識觀：知識一方面可能使人自高驕傲，但被解構拆毀後社會也可能只剩下斷垣殘壁。到底什麼樣的知識才是合宜的？有沒有屬於基督徒的另類知識觀，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，想像世界。在去理解這不同的知識觀之前，我們先來思考怎樣才是一個真正求知的人。

流淚的讀書人

上帝在伊甸園子裡，原本就希望人類成為園子裡的「小君王」，按照祂的心意、在祂的同在中、以敬畏的心去治理萬物。但是人類卻不滿足只是有限的人，想要像上帝一樣，擁有那分別善惡的絕對知識。尼布甲尼撒王可算是悖逆人性的代表，不願意承認知識、能力、生命氣息都只是被給予的禮物，沒有將榮耀歸與那掌管氣息和管理一切行動的上帝，而遭到上帝的審判。人類知識的起點應當始於「敬畏耶和華」，只是常常往尼布甲尼撒王的巴比倫之路走去，正如箴言說道，「敬畏耶和華，是知識的開端」。這樣的智慧，不只是頭腦的聰明，而是一個從心發出、尊崇上主的態度。教育大師巴默爾寫道：

亞當、夏娃被趕出伊甸園，是因為他們伸手摘取的知識所屬的類型，是不相信神、排斥神的知識。他們求知的動機，不是出自愛，而是出自好奇心和控制欲，出自想要擁有與神相類之力量的欲望。神比亞當、夏娃更早認

識他們，知道他們的軟弱與潛力，但他們不把這當一回事。亞當和夏娃不肯以自己被認識的方式來認識自己，以至於他們求取的知識，必定是帶他們走向死亡的知識。¹

若不認識自己有限與軟弱、甚至內心的傷痕，我們的求知，往往帶來傷害，甚至走向死亡。²

聖經舊約裡約瑟的故事，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。約瑟終於從牢獄中鹹魚翻身，成了位高權重的宰相，這回那些害他的哥哥們來到埃及了求取糧食。我如果是約瑟，一定會想要好好修理他們：「回想一下過去苦日子，這些混蛋害得我還不夠慘嗎？他們害我遠離了家園，浪費了大半輩子的青春，淪落到埃及當奴隸，下監被囚。現在總算大權在握，他們又有求於我，就算不要他們的命，至少也要毒打一頓。」但讓我驚訝的是，這個故事卻記載了一個很奇怪的細節：約瑟哭了好幾次。他被賣時沒有哭，被冤枉下到監裡時也沒哭，但是兄弟相認卻哭了好幾次。他大可以以「宰相」的身分被認識就好，但是在兩次的眼淚之後（創四十二 24，四十三 30，後來還有一次在創四十五 14~15），他最後把眾人支開，在這些兄弟前「就放聲大哭」，在淚水中他讓自己的真實身分被認出——當年那個天真白目的約瑟。

哭聲震天，聲音大到許多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聽見

了。當時若有政論節目，名嘴們一定會評論：「拜託耶，男兒有淚不輕彈，身為堂堂統領文武百官的宰相，怎麼還這麼軟弱、玻璃心，在幾個下人面前哭哭啼啼？」在野黨立委必定也會補上幾槍：「他要怎麼樹立權威，他根本就沒有能力、魄力，帶我們國家突破難關和外交困境！」

但這幾次的眼淚，我相信卻是極其關鍵的。這些眼淚，把過去幾十年來的那些怨恨和委屈，一次又一次地清洗乾淨。因著兄長們出現，漸漸淡忘的那些痛苦、瘡疤，又再一次被挖開來，他面臨一個抉擇，要忍痛好好面對自己，將入骨的傷口清洗乾淨，還是繼續裝腔作勢、當個位高權重的宰相？或許他慢慢有了體悟，儘管邪惡橫行霸道，受到自己的家人背叛，但上帝愛他、認識他，儘管惡事發生在他身上，最後竟然成就了祂的拯救。他甚至要兄弟們不要驚恐自責，淡淡地說道：

上帝差我在你們以先來，為要給你們在世上存留餘種，
大施拯救，保全你們的性命。(創四十五7)

他勇敢打開他那受傷之處，讓上帝來醫治他。他選擇敬畏耶和華的旨意，並且誠實面對自己的痛苦與人生。不是簡單地忘記過去，而是選擇從上帝的眼光重新來詮釋這件事，讓傷口成為祝福。約瑟在兄長們坦白自己的脆弱痛苦之處，使他再一次被上帝認識，以至於認識自己在埃及的使命。我無法想像，

遭到背叛受傷至深卻沒有被淚水洗過的約瑟，會用他的知識和權力做出什麼恐怖的事。

南非的曼德拉，受了幾十年牢獄之災，導致家破人亡。成千上萬的同袍被綁架、暗殺、屍體被隨意掩埋或丟到河裡餵鱷魚，還有因著長期種族隔離所累積的深層羞辱和憤怒（餐廳、海灘、廁所、電扶梯、甚至救護車豎立著「只限歐洲人」的告示牌）。當他選上總統之後，許多白人都害怕他開始清算、報復。但沒想到，他卻展開了一個和解的大工程。原本是一場可能腥風血雨的內戰，卻成為全世界和解的典範。他不讓自己被憤怒和恨意所綁架，從一個憤青，把內心的苦毒轉化成和解的動力。人家稱他聖人，但他卻回應：「我從不是聖人，而是一名不斷努力的罪人。」

面對上帝，面對自己的軟弱，始終是認識／知識的核心。

讀書要流淚，
但不只是挑燈
夜戰辛苦而流
淚，而是被上
帝破碎且重建，同時懷著傷痛和感恩，重新找到自己的欣喜眼淚。

真知識始於一個人真正被神破碎也被神接納，在沒有真正認識自己的情況下的求知，勢必帶有許多暗黑的雜質，對人類社會帶來痛苦。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描述聖經中知識的三個基本

特質：是奧祕的、是帶有愛和責任的、是榮耀神的。

奧祕的知識

知識並非如現代教育所提倡的，是一種資訊的填充，是可以被個人占有，是可用於控制自然或人生的。但以理對知識的態度是恐懼顫驚。但以理的解夢故事，有一方面在講耶和華的奧祕，只有祂能顯明奧祕的事，而這奧祕只給敬畏祂的人知道（但二 18~29）。當但以理自己後來看到異象時，也是愁煩、驚惶（但七 15）。

神是奧祕的，但我們卻常把祂放在自己框框裡，讓祂來配合我的生活。人生是奧祕的，或許「生涯規劃」這種想法根本就是現代人的發明。我慢慢發現，人生只能學習依靠神見招拆招地享受每一天，而不必去規劃過多。其實，活著本身就充滿太多的奧祕。心臟的動力不知道是從何而來的，既沒有電線，也無法充電，但打從生命在母腹中受精七八個禮拜，還像花生米一樣大時，它就開始跳動，全年無休、可快可慢。我小小的腳掌和腳根，可以稱起七十公斤的重量，還可以行動，甚至做出假動作，又跑又跳。連我們平常不會太注意的腳，都是充滿奧祕的結構，由二十六根骨頭和三十三個關節組成，並有超過一百條肌肉，還有肌腱、韌帶、血管、神經、皮膚與軟組織。最近，我因為受扁平足的症狀所苦，才發現足弓的設計是多重要，有非常好的吸震效果。

我們每天都需要靠著奧祕而存活，卻渾然未覺。

且讓我們從弔詭（paradox）的角度，試著了解奧祕的意思。聖經充滿了各式各樣看來矛盾的事：恩慈的上帝卻容許迦南的殺戮，全能的上帝卻讓祂愛的人遭受苦難，上帝可以超越我們、卻又無所不在，耶穌如何是上帝、又是人……。克里敘·康迪亞（Krish Kandiah）指出，聖經故事中本來就存在許多矛盾和張力，我們不應該一味地排斥矛盾，反而讓這些掙扎存留在我們的內心中，這樣甚至是健康信仰的表現。³ 不曉得但以理是否掙扎過，為何如此忠誠、認真禱告，竟還會被丟到獅子坑？約瑟被下在監獄的時候，或許少不了許多的困惑和掙扎，他祖先的上帝如果是真的，怎麼會讓他遭受如此痛苦？

讓生命中存留一些矛盾，不只有助於生命的成長，也有助於學術的研究。諾爾指出，基督信仰中神人二性的「雙重性」有助於我們認識這個世界，會幫助我們存開放、謙卑的態度來面對所研究的事物。⁴ 比如，如果只聽從牛頓認為光是「粒子」，當楊格說光也是「波動」的時候，你只會去護衛牛頓大師的權威，或以過去所習慣的經驗認知來判斷，卻再也無法發現光也可以是

「波動」。當我們謙卑開放面

對事物有其奧祕的雙重性，將會重新打開認識世界的可能性。

對事物有其奧祕的雙重性，將會重新打開認識世界的可能性。

承認上帝是奧祕，生命是奧祕，每時刻都依靠奧祕而活，

每天所面對、所學的都充滿奧祕，我們將發現每一天都是恩典的生活，儘管困難重重，仍舊有感恩和喜樂。

同學們，如果人生重新來過，當我開始痛苦地背誦化學元素週期表時，看到各種元素充滿規律又不同的奇妙特性，一定要先唱一首詩歌舉手敬拜。

愛和責任的知識

巴默爾說，求知便是「去愛」。求知是為了讓破碎的自我和世界得以重整和重建，而不是利用、操縱受造界。去愛，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實踐。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冒著生命危險，勇敢面對火窯和獅子坑的威脅，他們不僅理論上「知道」所信的上帝是真神，還願意用生命去實踐他們對上帝的認識——如果祂真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話。

聖經中的知識，不只是抽象、抽離的理論，而是要去實踐出來的。我們無法只知道一套關於上帝的理論，甚至愛的理論，但是生命中沒有敬畏上帝，也不去愛鄰舍。希伯來文中的認識 (*yada*)，除了是「理解」外，還是「關心」，甚至也可用來表示「性行為」。這是一種全人投入、關係式的認識。猶太哲學家赫舍爾 (Abraham J. Heschel) 說：「不置身於愛，便不能尋得真理。」大貴格利 (Gregory the Great) 更說：「愛，便是知：愛越多，知也越多。」從整本聖經來看，知識應是有一個更大的目的，是為了愛人如己，是因著對鄰舍的責任。

從整本聖經來看，知識應是有一個更大的目的，是為了愛人如己，是因著對鄰舍的責任。

今天學校給我們許多與愛和責任無關的知識，卻填充許多客觀抽離的標準資訊，要我們去背誦、去強記，並以此來決定我們的成績和將來。曾想過我們專業知識的侷限嗎？物理學，顧名思義講的是物的道理，但真的幫助我們惜物、愛物嗎？心理師只能「專業地」把人當「個案」，為何卻不能自由地分享最能改變內心的信仰與救恩？地理學讓我們知道了了溪流的長度、地形、平均雨量，但真的能讓我們關懷土地嗎？甚至聽過不少人，到神學院學了神學，卻覺得離上帝越來越遠。

當我們忘記了責任和愛，對知識的追求最多只剩下了求知慾或是好奇心。台灣大學電機系葉丙成老師提醒我們：世界變化太快，90%的知識都將留不住，學生應該不斷去探索，不應該太功利，只學習有用、對成績有幫助的。重要的是探索自己，對世界保持好奇心。⁶這當然有其道理，但是我懷疑，光有「好奇心」能走多遠？能夠燃燒多久？醫生護士面對無奈的醫療體系，社工面對破碎的家庭、複雜的社會結構，老師面對恐龍家長，公務員面對笨重的官僚體系，工程師面對超時的工作。好奇心，真的好棒棒？

讓我們試著把整個社會想像成一個家。我們都知道一個家庭要美好，一定需要更多溝通、體諒、扶持、愛和責任。我從沒有聽過哪個牧師，會在證婚時強調「好奇心」的重要性。只有好奇心，沒有愛和責任的家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家？難怪巴默爾會說：光是靠「好奇心」和「控制慾」成為動機，由此產

生的知識會將人類帶向死亡，而非生命。⁷

我們常常擔心沒有出國留學、成績不好而缺乏競爭力，但卻忘了，有可能最終極的競爭力（如果還稱之「競爭力」的話）是愛和責任。我無法想像一個能愛人、關懷世界的人，會無法生存、找不到工作。這樣的人不僅工作會找上他，還有更大的使命和意義感，可以領導他人，走得更長更遠。我們為什麼不把發自內心的「服務學習」、在團契服事當作是最重要，且是操練、培養「競爭力」的一件事呢？願意去服務、懂得關愛會不會才是學習真正的根本？才可能對這個充滿痛苦和問題的世界持續保持好奇，才可能有「求知慾」（與上帝同工）去尋找解決的方案？

事實上，真正的學習根本不可能客觀，而是進入一種切身的關係，付出愛和肩負起責任。⁸ 地球上的受造萬物可算是一個群體，互為地球村村民。我們則是被呼召進入當中奉獻己身。巴默爾說得好：

我們對原子的知識，將呼召我們以耐心建立和平，而不是投入無謂的戰事；我們對人性的知識，將呼召我們超越競爭，進入合作，雖然競爭是我們的直覺，而合作則步步艱辛；我們對自然的知識，將呼召我們小心呵護大地，而非隨意糟蹋利用。⁹

頂著名校光環的劉安婷曾經問自己：「我拿幸運，做了什麼？」她盼望每個一個人可以充滿驕傲和喜樂地回答：「即使當世界充滿了不完美，即使外面充滿了醜陋，但是我拿了我的幸運，選擇善良、選擇溫柔、選擇在乎、選擇去愛。」¹⁰

如果大學可以重來，我會去修「關懷導論」、「普通愛學實習」、「團隊合作概論」……等等。這些是大學真正該有的必修課，畢竟愛才是宇宙運作的真正法則，能夠存到永遠。

榮耀上帝的知識

但以理書不斷重複的一個主題，就是最後全地的人都要來敬拜那位真神。在第三章中，原本「各方、各國、各族的人民」都被王要求要去敬拜金像（但三 4），但最後卻是「何方、何國、何族」都不可褻瀆、誹謗耶和華的名（但三 29）。在第六章中，有一些政客原本計畫以王之名下禁令，「不拘何人」都只能拜王，否則他們會被下在獅子坑中，戰兢畏懼。但最後大流士王口中傳旨，給住在全地各方、各國、各族的人說：「願你們大享平安！現在我降旨，我所統轄全國的人民，都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戰兢畏懼。」

一次又一次，外邦的王在萬族面前，頌讚耶和華神的國度永不敗壞，權柄永存！這是聖經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應許。哈巴谷書也說到：「全地都必認識耶和華的榮耀，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。」（哈二 14）啟示錄最後甚至提到，地上的君王將自

己的榮耀歸與那〔耶路撒冷〕城；人必將列國的榮耀、尊貴歸與那城（啟二十一 24、26）。

上帝不是「猶太小民族」、「教會小部落」的神，而是全世界萬國萬族的神。這全世界遠不只是我們可以控制的「自然」，也不只是我們需要保護的「環境」，而是充滿了上帝榮耀的受造。人原本受造應該為著這偉大的榮耀而活，過一種敬拜的生活，成為萬物的管家。但正如保羅告訴我們，人的問題，基本上就是「虧缺了上帝的榮耀」，我們本來能夠從所造之物去看見上帝的大能。從山川河流、北極星到蜘蛛絲、蝴蝶到五色鳥、咖啡和豌豆、從鳳梨酥和芒果冰、從羊毛衫到烏龍茶，從核能和太陽能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太明顯了，根本沒有藉口去否認。但因著人的虛妄、無知，不感謝、不榮耀祂，不去敬拜那個造萬物的主宰，反而去敬拜自己所造的木雕、各式的偶像。人類的鬧劇繼續上演，丟棄了上帝的人類，也無法真正好好彼此相待，欲望、貪婪、惡毒、嫉妒、自誇占據了這個世界（羅一 20~32）。

〈威斯敏斯特要理問答〉第一條開宗明義的說明這一點：人生最重要目的就是「榮耀上帝，完全以祂為樂，直到永遠」。「榮耀上帝」這個相當崇高的目標，是我們慣於忙亂的人經常忘記的，真的需要被提醒。但「完全以上帝為樂」（原文是enjoy）卻並非高不可及，而是每天可得的喜樂。義式濃縮咖啡、燕子飛行的軌跡、量子力學的奧秘、DNA的偉大設計，不

這全世界遠不只是我們可以控制的「自然」，也不只是我們需要保護的「環境」，而是充滿了上帝榮耀的受造。

都是可以一輩子去探索與享受的美好嗎？基督徒有太棒的內在動機去追求知識，是世人所沒有的——不只是為考試、為工作，也不只是為要掌控的求知慾，而是榮耀上帝。

金曲獎「最佳原住民專輯」歌手吳恩指出：「音樂是屬於上帝的，不是人所創造、發現的，音樂陪伴我們度過各種困難，也讓我們使用來榮耀上帝！」他提醒自己「要像一面很乾淨的鏡子，足以反射上帝的榮耀。」¹¹

同學們，當我們看到上帝更大的榮耀，也學習去享受時，求學、求知便再也不同——不再是小打小鬧的升學遊戲，而是進入到上帝榮耀浩大的使命當中。

在第六章我曾經挑戰，要斷開那種對信仰軟弱、狹小的想像。基督信仰不應該只是被放在私領域，而是一種另類的世界想像：能夠看到世界的痛苦，並且願意冒險去擁抱去愛，把所信的實踐出來。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的主席屠圖（Desmond Tutu）主教，就是這樣的典範，他曾協助曼德拉，讓整個社會不落進循環報復的貧乏想像，卻藉著信仰讓人彼此認罪、饒恕，和解，讓社會和好，瓦解了重大的社會危機。他在真相和解委員會如此「非宗教」的機構中，從不避諱談他的信仰和神學假設：

神學幫助〔真相和解〕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認識到，我們身處在道德秩序主宰的宇宙中，善與惡都是真實存在，

而且影響所有層面。在道德宇宙中，儘管現實不盡如人意，但邪惡與不公、壓迫與謊言終會崩潰。對我們基督徒來說，耶穌基督的死去與復生，就證明了愛比恨強大、生命比死亡強大、光明可以戰勝黑暗，歡笑、快樂、憐憫、善意和真理，都遠勝於其反面的事物。¹²

信仰不只是道德的勸說、心靈的安慰而已，信仰的知識可以是強大的救贖力量。因著深深知道這個宇宙運作真正的基礎，而願意不計生命的代價，去按照那個定律而活。這樣的救贖力量不是令人猜忌、不安的威權，卻是和解、寬恕，造福世界的力量。

同學們，當我們急著用讀書（或「不讀書」）來麻痺自己之前，或許我們先問自己，我們真知道自己是誰？是什麼動機在驅動著我們？為了爭一口氣，為了別人的期待，是憤怒、甚至是恨意？我們的求知是否只是一種控制與占有，抑或是由感恩所驅動？在這個充滿傷痛的世界中，我們是把人踩在腳下的「學霸」、不關心社會快崩潰的行屍阿宅，還是因著深刻認識這世界，去仍舊願意去愛、去關懷的「戰地醫生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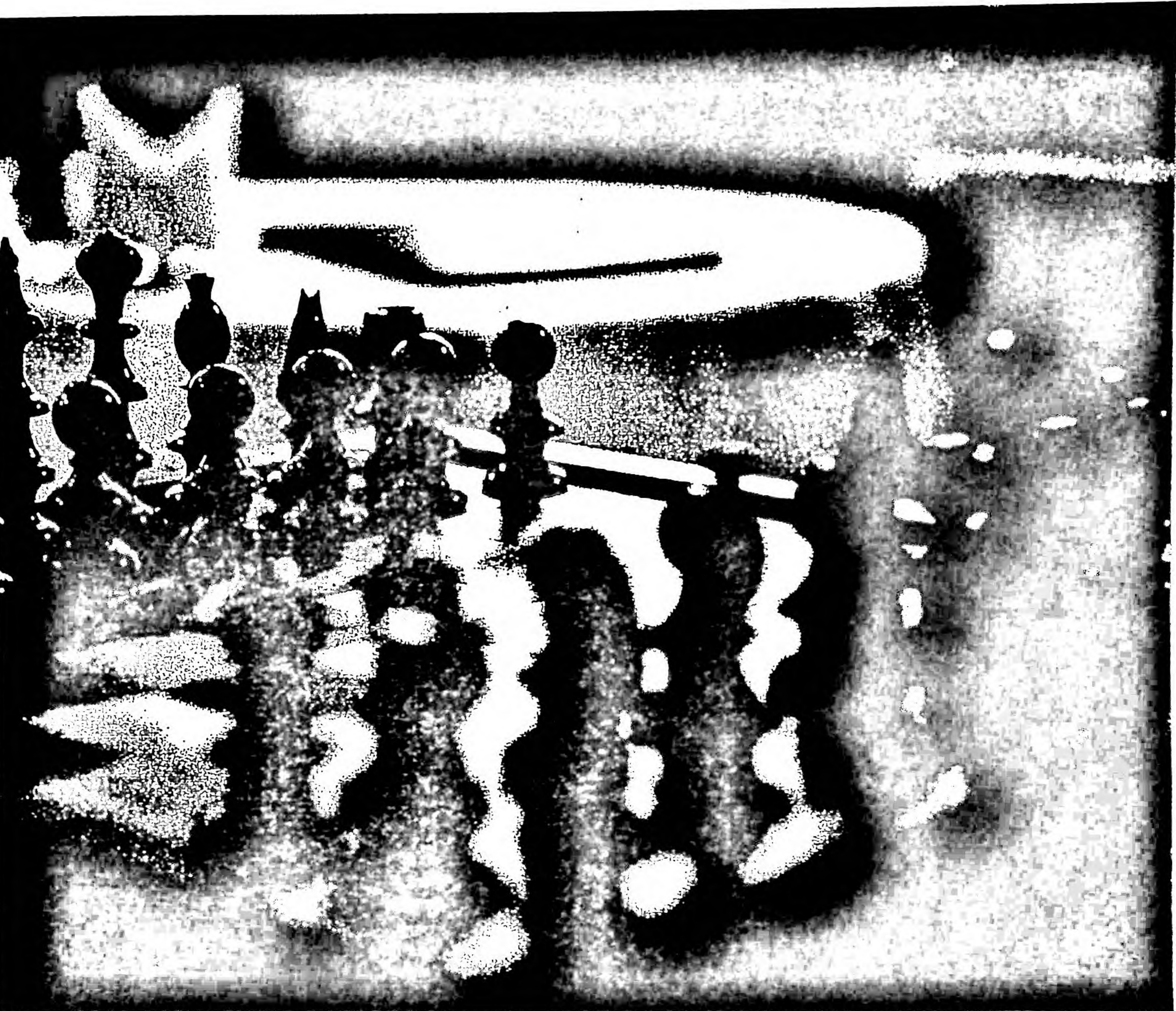
的確，真正的知識是困難的，但好在我們已經先深深被上帝認識。

1. 為什麼作者指出讀書人必須要流淚？為什麼求知的人需要在上帝面前被破碎、被認識？
2. 作者指出，真正的知識應該有哪三種特質？哪一方面對你提醒最多？
3. 看待知識是奧祕的，為何有助於生命及知識的長進？
4. 作者為何說好奇心不夠？關懷和愛才是最有競爭力的？「關懷導論」，「普通愛學實習」，「團隊合作概論」這些課如果大學沒開的話，可以如何學習？
5. 想一想，你的專業的哪一部分是可以愛人、榮耀上帝的？但是在整個制度之下，遇到什麼樣的困難？



為了與神的靈相交而受造，我們卻在自省的泥沼中打滾；為了喜樂而受造，我們卻自甘於聲色犬馬；為了公義而受造，我們卻喧鬧著要報仇雪恨；為了關係而受造，我們卻堅持走自己的路；為了美善而受造，我們卻忙著滿足自己的情緒。但是新創造已經開始了，太陽已經冉冉升起。基督徒蒙召，拋下那些所有屬於現今世界的破碎與不完全，將它們留在耶穌基督的空墳墓中……。這就是作基督徒的意義：跟隨耶穌基督進入到那新的世界，那是耶穌已經為我們打開的上帝新世界。

——賴特 (N. T. Wright)



PART 3

大格局、大格鬥、大使命



我們都是必勝客

第10章

——以理書七章1~14節——

大四時我參加預官考試，忘記當時花了多久時間準備。最後學科考過了，但尷尬的是，智力測驗卻不及格。後來，在感情穩定交往多年的情況下，莫名被分手，後來才知道原因竟然也類似，不夠聰明。

智力不足，不夠聰明。真是情何以堪？也一度是我隱隱的自卑。智力在這個巴比倫的體系幾乎是將來成就的指標。不夠聰明，怎麼能功成名就呢？其實，每個人都想要勝利人生，沒有人喜歡失敗。我們或許沒有意識到，但往往為著自己所想像的勝利人生而活，讀書考試，把履歷弄得漂亮，花心思裝扮自己，不都是為此。的確，這世界上充斥著層出不窮的「致勝寶典」、勝利方程式，甚至連吃 pizza，我們也都要買「必勝客」。但基督徒對成功可以有什麼不同的想像，又有什麼樣不同的致勝之道？

但以理書第七章的異象

但以理書第七章給了一個最寬廣的宇宙性視野，重新調校我們看待「得勝與失敗」的眼光。我們先花一點時間，簡單來認識第七章使用的特別體裁——天啟文學，這會有助於理解該章經文。這一段魔獸場景般的異象，常會讓人聯想到啟示錄，似乎同樣都是在講末世大災難。但天啟 (apocalypse) 及天啟寫作 (apocalyptic writings) 被當成「末世情景」或「大災難」，並不正確。這種流行的解讀，更多是受到小說、好萊塢電影的

影響，並非來自嚴謹的讀經。「天啟」原意就是「揭開現實」，揭露身在迷霧中所隱藏的真相。¹

「天啟文學」的出現，跟猶太民族面臨極大的壓迫有關。主前二世紀，敘利亞有一位王是安提阿古四世（Antiochus IV），他繼位時，不像過去的君王對於宗教採取較寬容的態度，反倒強迫猶太人要拜偶像，逼迫、刁難他們，不准行割禮、守安息日、過猶太人的節慶，甚至違者會被處死。在主前一六七年，安提阿古四世更率軍來到耶路撒冷，進入聖殿，在裡頭設立宙斯的祭壇，立了宙斯的神像，並在壇上獻豬給宙斯，甚至將豬血帶入至聖所。在猶太律法中，豬是不潔淨的，更何況還被帶進至聖所，那是大祭司每年在贖罪日才能進去一次的神聖之地。不只如此，聖殿內充滿了外邦人的放蕩和縱飲，還有人在聖殿的圍牆內與娼妓淫歡。猶太人被迫參與他們的祭祀，被逼迫要放棄自己的信仰認同。可以想見，安提阿古四世所做極盡褻瀆之能事，引起猶太人多大的憤怒，最後也爆發著名的馬加比革命。

在類似的高壓統治中，缺乏宗教和言論自由，老百姓只好用一些符號來傳達和溝通重要信息。假想你去到了強國統治區，你和朋友討論某些敏感的政治話題，或是想參加「非檯面上」的教會，就必須學會用暗語或密語來表達，否則會讓自己陷入麻煩。

聖經學者喬治·凱爾德（George Caird）以「政治漫畫」來類比這種文體，意味著作者試圖透過讀者能理解的象徵來溝

如果清楚二〇一六年台北的政治情勢，大概就知道這兩個「異象」中所指涉的「真人真事」對象和意義（一個是關於政權的轉移，另一個是某市長的大巨蛋爭議），而不會把它當成奇怪的異夢。我們必須清楚，但以理書第七章以後的神學主題，和前面的歷史敘事基本上是一貫的，都是勉勵那些受壓迫的百姓，看到在被擄的苦難中背後的真相：在不斷更替的國家朝代、奪權篡位的混亂的政權中，有一位坐在天上寶座的亙古常在者，祂沒有神隱，仍在掌權；百姓所經歷的痛苦，儘管劇烈，確是被上帝所「限制的」（參但七 12：這些政權仍舊被上帝留存，直到所限定的日子）。² 有一天，醜惡、殘暴不仁、任意吞吃的野獸，將要受到「衣服潔白如雪、頭髮如純淨的羊毛」的真神審判。

但以理書第七章的異象，重點不在於預言將來會發生什麼奇異之事，而是對現在所處時空之事，揭示出「超然實在」（transcendent reality）。「超然實在」的意思不是告訴我們天上會掉下鑽石，而是說，上帝會揭露出對這世界現實的真相。超然實在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會太過。畢竟我們讀書求知，不就是求真嗎？如果我

如果我們對現實的詮釋只來自「人間」，不管是教科書、網路新聞，還是「黑特版」，我們的世界頂多是 2D、扁平甚至是扭曲的，最後只能照著巴比倫虛假的視野和遊戲規則，來理解世界和過生活。

們對現實的詮釋只來自「人間」，不管是教科書、網路新聞，還是「黑特版」，我們的世界頂多是 2D、扁平甚至是扭曲的，最後只能照著巴比倫虛假的視野和遊戲規則，來理解世界和過生活。

人子耶穌弔詭的得勝

但以理在異象中看到的是：

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駕著天上的雲而來，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。

他得了權柄、榮耀、國度，使各方、各國、各族的人都事奉他。

他的權柄是永遠的，不能廢去，他的國度必不敗壞。

(但七 13~14)

被擄的百姓正在盼望一位從上帝而來的君王，將要在列國面前得勝，建立永恆的國度。對於基督徒來說，這個異象所提到人子，已經奇妙在耶穌身上實現了。耶穌常常自稱為人子，人子除了有「人類」(詩八 4; 結二 1) 的意思，也有但以理書這裡的意思：是一位上帝所差遣來的君王彌賽亞，將要在這地上永遠掌權，受到萬國萬族的敬拜。當耶穌在祭司長前被審問到底是不是那一位彌賽亞，他說出這段驚人的話(太二十六

64，另參可十四 61~62)：

你說的是。然而，我告訴你們，此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
坐在權能者的右邊，駕著天上的雲來臨。

這對大祭司來說是僭妄、褻瀆的話，因為耶穌自認是那位
眾人期待的彌賽亞君王，要來打敗地上的政權，成立一個不朽
的國度（請注意，耶穌的意思不是說要駕著筋斗雲飛來），並
且還褻瀆地將自己與以色列的上帝同等。³ 對懂得政治現實的
大祭司來說，這又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、滿腔熱血的叛亂分
子，會讓全體猶太人陷入險境，後來他們便把耶穌交給彼拉多
來處置。

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復活後，說了一句最關鍵的話：「天上地
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……。」（太二十八 18）這意思是指
耶穌因著上帝，復活了，冤屈因而受到了平反，他的確得了但
以理所看到的「權柄、國度、榮耀」。他就是那位建立永不敗
壞國度的大君王。今天，君王耶穌呼召我們，要使「各方、各
國、各族」的人們，都成為他的門徒，來跟隨他（參太二十八
19）。

基督徒很常把主耶穌、耶穌基督（=耶穌是君王）掛在嘴
邊，但是要把耶穌真的看作君王，把他當主，其實沒有那麼簡
單。掛在十字架上的犯人會是君王，誰會相信？歷史上從來沒

這回事，君王不都是頭戴華貴皇冠、身穿織錦長袍。十字架不僅是羅馬帝國懲罰罪犯的刑具，更是最強大的政治迫害武器，矗立在城門外的山坡上，就像古代把敵人將軍的斷頭掛在城門示眾，警惕人們那就是叛國的下場。荊棘的王冠，全身被扒光，傷痕累累的君王，讓猶太人懼怕，也讓羅馬民眾訕笑。想像一下，若你是耶穌時代的鄉民，會相信他是得勝的君王，並且成為掌權者、世界的主，他的國度正建立在這地上？假如你今天聽到以下的新聞報導，你會有什麼感想：

在太平洋島國上有一群宗教分子，他們的領袖因挪用公款及貪污被治罪，最後被政府送上電椅處死。他的跟隨者不但沒有散去，還傳說他又活起來了。他們製作了各式各樣電椅、腳鐐、手銬的模型，為了紀念死去的領袖。他們每周都圍繞著這些器物聚集，還一起唱歌、懷念，繼續膜拜他，說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愛我們，中間甚至有人說，我們要戴上腳鐐來跟隨他。

一個在十字架上完全被打趴的犯人，現在得勝，並掌握世界的王權，正是福音書所要表達的最核心信息。當然關鍵在於他們親眼見到耶穌已經復活（見太十二），打敗了死亡和邪惡的權勢。上帝用最羞辱的方式得勝，這仍舊叫人難以吞嚥，卻也是信仰中是最奧祕、最顛覆的部分。他們不僅相信他們的上

帝已經得勝了，而且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得勝，超越尼布甲尼撒王、成吉思汗、亞歷山大、拿破崙的勝利，超越了奧運金牌、諾貝爾獎、紅點設計獎。

儘管對許多人來說，這信仰是愚昧的、是絆腳石，但信徒卻相信耶穌的確是真正的得勝。而且，這得勝與世界的勝利截然不同。

首先，上帝的得勝是宇宙性，是永恆的。人間的榮耀有時候如浮雲一般短暫。曾經風光的電玩冠軍曾政承，年紀輕輕就得了兩百萬獎金。他國中之後沒有升學，後來發現再繼續玩電動下去只會餓死，當個送貨員反而還比較踏實。⁴ 人類的冠軍，會不會只是一群人所追捧出來的短暫光彩呢？

二〇一六年的 NBA 很精彩，也讓人熱血沸騰，金州勇士隊打出七十三勝的歷史佳績，西區冠軍賽逆轉雷霆。有主場優勢正想著在總冠軍二連霸時，卻在三勝一負的情況下被騎士隊逆轉勝。騎士終於為家鄉贏得幾十年來的第一座冠軍。NBA 總冠軍是世界級規模，也值得慶賀得多了。但是說起來也不過就是一屆冠軍，十年、二十年後，球員身材會走樣，也會被慢慢遺忘，或許短暫一時能進入名人堂，但光彩終究會過去。還有多少人會在乎一九八〇年的 NBA 總冠軍是哪隊，MVP 是誰？就像，現在還有多少人會羨慕尼布甲尼撒王的傳奇？

想像一下，有一群螞蟻在聚集，其中一群說：我們翻跟斗比較厲害，而且超有默契的。另一群則說：我們才厲害，已經

翻跟斗冠軍三次，還可以在滑膩的巧克力上保持平衡。在眾蟻的起鬨中，雙方就互尬起來了。從人的觀點所看到的，不過是群蟻亂鬥，不知道到底在吵什麼，在 high 什麼。對了，提醒一下，觀看時千萬要小心，不要大力呼氣，身體也要保持平衡，才不會踩死牠們，破壞了雅興。

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看清，從上帝來看，自己不過是那群螞蟻，我們的勝利不過是很短暫的。考試榜首、風雲人物、新聞主播、創業金童、籃球國手、地產大亨，這些都很有風彩，但是從永恆的角度來看，若不是被造物主所認可的，最多最多也不過就像會翻跟斗的小螞蟻。若這些都算不上是最終真實的榮耀，可不可以說就只是短暫的「虛」榮呢？

上帝的得勝卻是永遠的，還是宇宙級的規格。

再來，人類的勝利常常很殘酷，上帝的得勝卻是帶來全面的豐盛和滿足。比如，練球二十年的投手，沒日沒夜地咬牙訓練，其中伴隨著傷病不斷。若是投得很好得了冠軍，全世界彷彿都在為之歡呼，也會被譽為「台灣之光」、世界之光，但是一旦身體走下坡，榮耀也瞬間消失，還會被下放到鳥不生蛋的鄉村球隊，或只能離開棒球圈去開個便當店。中國有一位著名教練，曾對他旗下的奧運國手說：「想退役有個後路，想有個妥善的保障，那就得拿金牌，別怪師父對你們狠，現實就是這麼殘酷！」

得冠軍或許會讓人得到不少榮耀，但現實上冠軍只有一

個。我們可曾想過，一個榮耀冠軍的背後，有多少個是陪榜的？大概就是有我們這些墊背的魯蛇，才造就出那樣的「榮耀」，不是嗎？運動場上還算講究運動家精神，輸家多少還會跟贏家道賀，有風度的贏家也會客氣表達他們的對手值得尊敬。但更多的時候，輸家被贏家踩在腳下，永遠不得翻身，尤其是企業間的競爭、政權間的鬥爭更是如此。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。人類的得勝，傾向把他人徹底打敗、踩在腳下。上帝的得勝，卻因著犧牲自己，而成全了人類與萬物，因為祂是為了全體受造的好處。這種得勝，是多贏。

人類的得勝，傾向把他人徹底打敗、踩在腳下。上帝的得勝，卻因著犧牲自己，而成全了人類與萬物，因為祂是為了全體受造的好處。這種得勝，是多贏。

得勝的大格局

同學們，你或許會想，既然基督信仰看重的是永恆，基督徒索性就看輕世界上的一切，專注在所謂的「屬靈」的事上，因而世界上的事就像糞土般，不值得看重，這樣一來誤會可大了。強調基督徒的得勝不同於世界的得勝，不代表就是取消了得勝，人生只求「平庸」就好。說得強烈一點，基督信仰是不可能只滿足於「平庸」的。試想，一個被宇宙君王所揀選的人，清楚一生目標的人，怎麼可能平庸呢？他可以像是馬偕、

彭蒙惠在宣教上的卓越，可以像是林肯、金恩博士在政治上的卓越，可以像是巴哈在藝術上的卓越，可以像是牛頓、法蘭西斯·柯林斯（Francis S. Collins）在科學上的卓越，可以像德蕾莎修女、比爾·蓋茲夫人（Melinda Gates）在慈善事業上的卓越……。基督徒絕對可以是卓越的，甚至是世人都能認同的。

但是，還有更多的卓越是世人認不出的：忠心在家把屎把尿的母親，誠實善良的計程車司機，哼著歌為大家準備愛宴的阿北，埋在鄉下服事一輩子的傳道人，謙卑凡事為同事著想的小職員，真實面對生命苦痛的平凡暖男，拿著 22k 卻對上帝仍持盼望的年輕人，不顧銷售帶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狠心挑戰同學們的小老百姓作者（遠目）……。這些人或許不完美，並不出名，也常有失敗，但他們燃燒自己的生命與恩賜，既不單靠自己，也不是只為自己，不從世人的眼光判斷自己的價值，卻是在小事上忠心，忠於上帝給他們的託付。這些都可以算是卓越的、得勝的。

他們的格局超過世間的成與敗，不被面前的現實所侷限，反而參與在上帝的宇宙性及全面性的得勝當中。

話說回來，但以理書第七章的特殊景象，重點不在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麼大災難，更重要的是，告訴了我們最終極的得勝之道——忠於那位看似神隱、軟弱的上帝，而不是那個強大的巴比倫魔獸。那些忠實於上帝的子民，最終會被平反，那個用不義方式狀大自己的獸，有一天會受到審判。

因此，「末世論」（更好的說法是終末論）的真正意義，不是預言將會發生什麼大災難，什麼樣的世界末日，而是揭露出更大格局的「超然實在」（儘管是光憑肉眼所看不到的真實，但無損於其真實性），看到即使在許多的痛苦和困難中，上帝其實是掌權的，將來有一天祂要全然得勝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末世論不僅關於將來，也關乎現在。因為某種程度來說，「將來」的得勝已經從「現在」開始了。相信上帝已經得勝，「將來」還會完全得勝，這會使我們用不同的格局來看待

相信上帝已經得勝，「將來」還會完全得勝，這會使我們用不同的格局來看待「現在」，對成功與失敗會有別於世界的看法。

「現在」，對成功與失敗會有別於世界的看法。就像我在第三章提到的人生縮影，當我們能夠一瞥最終結局時，往往讓我們在今天即可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。

從反面來說，假如看到將來失敗的自己，我們現在會不會就改變生活的方式？比如，看到人生盡頭的自己，躺在病床上，孤孤單單，沒有朋友，兒孫們沒有關注我們的病情與疼痛，反而為了爭奪遺產而吵鬧、爭執。我們應該會受到警惕，想要改變現在的生活模式，不再只把時間投注在工作上，而忽略家庭和朋友。

從正面來說，假如我們知道人生最終會得勝，是否也會努力改變現在的生活？比如，知道一場球賽最後會贏，在比賽過

程中，得失心是否就不會那麼重？會不會更單純享受比賽的過程，不會只在乎比賽的結局，因而可以多傳點球給隊友，鼓勵他們；和對手也不必劍拔弩張，而是把他們當成互相砥礪、學習的夥伴。我們應該不會像是殺紅了眼，而是帶著喜樂、愉悅的心情，好好流汗揮灑，享受當下。⁵

同學們，如果我們有一個不同的眼界，看到上帝在掌權，而且已經得勝，最終祂和那些屬祂的人還要完全得勝，現在會有什麼不同？許多人可能都會想出國開開眼界，但是但以理書給我們的眼界才是真正關鍵。透過這樣的天啟「異象」，上帝要給我們一個新的眼界，告訴我們一個超然的實在，我們得以看清楚這個世界的現狀與將來，人生道路也能做出正確的選擇。

當我們看懂這世界誰才是真正得勝的，是否就會懂得如何「選邊站」，忠於「對的主人」？當我們真懂得十字架上的失敗才是真正的得勝，我們是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一同受苦，也一同得榮耀，因而許多痛苦和淚水將成為榮耀的記號，面對苦難與痛苦時，我們是否可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？當我們知道自己如今正參與在這得勝中，是否能少點焦慮和算計，在生活上享受順境，也擁抱逆境，並且鼓勵、扶持許多同行的人們？

十字架上的失敗最後都能反敗為勝，智力不足、失戀、失業這類小小的失敗，又何足掛齒呢？

1. 想像一下，自己身處於安提阿古四世當政之時的慘況。以色列百姓當時為何需要「天啟文學」這種文體？
2. 理解但以理書第七章的天啟體裁，為何很重要？生活中為何需要這種「超然實在」的視角？
3. 作者為何說耶穌實現了但以理書的異象？聲稱被釘十字架的耶穌是世界上真正的君王、宇宙的主宰，對你來說，容易接受嗎？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卻最終得勝，這種弔詭的勝利，會使我們看待「成功」和「失敗」有什麼不同？
4. 作者對於「末世論」的想法，跟你印象中的有什麼不同？如果相信上帝已經得勝，也看到將來的終局，會對我們的現在帶來什麼影響？
5. 作者為什麼認為基督徒不該是平庸的？什麼才是真正的卓越？那和世界所定義的「卓越」又有什麼不同？你過去對成功或卓越的想法是什麼？用信仰去支持世俗上的卓越的問題會是什麼？

打怪的世紀大戰

第11章



從古自今，人類就喜歡（也必須）打怪。過年用鞭炮嚇跑年獸、孫悟空大戰蜘蛛精、線上遊戲、最近因為寶可夢（Pokemon GO），好多人還進入公園抓怪。一方面恐懼害怕，同時卻樂此不疲。其實，不管是政治或熱門的社會議題，背後常常也藏著打怪的思維邏輯，我們朝一個「邪惡大魔王」攻擊，不管它是萬惡共產黨還是腐敗國民黨，是登革熱還是賓拉登，是工時過長或是貧富差距。當有了「邪惡怪獸」，平常渙散的鬥志和民氣就能集結起來，成為一股強大對抗的力量。個人也是如此，面對橫亙在夢想前的障礙，總會有一些需要去解決的問題、奮力對抗的難題：太差的成績、空白的感情、過低的薪水，滿臉的痘痘，或是太粗的大腿……。

上一章提到的異象中，也出現了打怪的景象，卻是一場宇宙性的戰鬥。但以理書第七章中的四頭獸，一隻比一隻恐怖駭人，從混沌的海中上來，在地上掌權，吞吃嚼碎、兇猛踐踏。透過天啟文學的手法，但以理帶我們進到一個超然的視野，在許多惡獸的迫害中，看到這些惡獸的攻擊是受到限制的，有一天將要被「亙古常在者」審判。

若說整本聖經在講一個打怪的大故事，並不為過。聖經從某方面說，就是在說上帝如何打敗邪惡的大故事。¹ 在人生持續「打怪」的同時，非常有必要對聖經的邪惡觀有所認識，到底終極的邪惡是什麼？如果我們對邪惡的認識過於膚淺，勢必會有嚴重的後果。賴特主教非常貼切地指出，當代社會面對邪

在人生持續「打怪」的同時，非常有必要對聖經的邪惡觀有所認識，到底終極的邪惡是什麼？

惡，有三個特色：

首先，只要邪惡不對我們個人造成威脅，我們就可視而不見。第二，如果邪惡真的侵犯到我們，我們又會對此感到錯愕。第三，這導致我們以既不成熟又危險的方式來回應邪惡。²

聖經學者們做出研究和揣測，但以理書這四隻獸分別在歷史上對應哪四個王或國家，但我反而好奇，今天信徒所面對的「怪獸」是哪些？牠們是否隨著時代升級，有新的裝備和面貌。我曾在拙作《小老百姓神學》中，大致勾勒了我們所處的「魔獸世界」面貌，在此篇幅有限，只能分別從媒體、經濟、科技、人心四個面向來描述。

當代社會的四獸

當我們用主禱文中禱告：「救我們脫離凶惡／那惡者」，心裡所想到的「凶惡」到底是什麼？但以理書的「凶惡」是個國家、是王國，但有沒有可能凶惡滲透在許多平凡事物中，難以察覺，不易辨認，以致我們打怪找不到方向？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·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半世紀前的經典著作《平凡的邪惡：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。³ 艾希曼是納粹高官，也就是對猶太民族進行種族滅絕的總指揮。

他所指揮的「最終解決方案」造成將近六百萬猶太人的死亡。鄂蘭受邀請前往採訪審判過程，她對艾希曼的想法，卻一反大家對於血腥殺人魔頭的刻板印象，認為他是個文質彬彬守法的人，勤奮於工作，服從長官命令，對於妻兒、父母兄弟姊妹態度「不只正常，還堪稱為理想典範」。她最後結論，邪惡不見得是大奸大惡的、殘酷血腥，而是「毫無思考能力，受到自捧自吹空話的蒙蔽」，她指出這種平庸的邪惡才是真正可怕、又難以理解的惡，這樣「與現實隔離、麻木不仁的情況，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凶」。

正如電影《謊言迷宮》(*Labyrinth of Lies*)所描繪，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謀殺案的德國官兵，其實也都是平凡的正常人：麵包師傅、小學老師、醫生、法官等。⁴許多平凡的邪惡，正在悄悄侵蝕我們集體的人性，使我們與「真善美」的現實隔離。惡者蠢蠢欲動，正如聖經所說：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」(彼前五 8)撒但的作為，不僅欺騙人心，更滲入在平凡無奇的事物之中，叫人無所防備。我在此指出四種系統性怪獸，儘管不起眼，卻惡狠狠地破壞了社會的善、美、真。

第一，經濟掛帥之獸。這隻獸摧毀了人性之善意。經濟學之父亞當·斯密(Adam Smith)的名言，值得我們仔細檢視。他說：

我們所期盼的晚餐並不是靠搏得肉販、啤酒商或麵包師傅的同情心而來，而是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利益追求而來。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，不是訴諸他們的同情心，而是希望他們自愛（self-love），也不是訴諸我們的處境，而是訴諸他們的利益。

亞當·斯密並非支持自私自利，⁵ 他也崇尚「道德情操」（他另一本重要的哲學著作的名稱），但是目前整個資本社會的自私自利是不爭的事實。奧斯卡得獎影片《大賣空》（*The Big Short*）以美國二〇〇八年次級房貸風暴為背景，描述了資本社會金融系統的問題。簡單說，非常講究信用的金融業也賣起黑心商品，把風險極高的貸款包裝成漂亮的金融商品，就如電影中說的比喻：像是已經腐臭的魚，加一些佐料、青菜等等，把它變成一鍋「新鮮」的魚湯。喪失道德情操的還不只是金融業，還有聲譽卓著的信用評等機構、疏於監控的金管會，當然那個原因也包括許多人不願意指出的——老百姓的貪婪與無知。⁶

我們會因為黑心食物，異常憤慨，罵政府抵制無良財團，卻不曾去問，我們愛貪小便宜這種「平凡的邪惡」，是否是整個結構性問題中的一部分。這頭經濟惡獸不只讓企業為了更多的利潤而不擇手段，也讓我們欲求不滿，合理化「自愛」和「自利」，甚至助長了貪心。聖經說得很清楚，貪財是萬惡之根（提前六 10），資本主義所助長的貪念破壞了人性之善，瓦解了

社會的信任，照聖經所說：「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、羅網和許多無知有害的欲望中，使人沉淪，以致敗壞和滅亡。」（提前六 9）事實上，逛街購物投資永遠不只是經濟行為，還是道德行為。金融風暴的教訓已經夠慘痛，黑心食品的醜聞還在不斷爆發，人性的善慢慢被資本主義的猛獸所吞吃。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：

目前全球的情況醞釀一種不穩定和不確定的感覺，進而成為「集體性自私自利的溫床」。當人變得自我中心和自我封閉，貪念就越強。人心越空虛，就越有購買欲、占有欲和消費欲。……因此我們關注的不應只局限於極端天氣的威脅，更應擴展至社會因動盪不安所導致的災難性後果。在社會沉溺於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時，最重要的是，在僅有少數人能維持此種生活方式的狀況下，只會造成暴力衝突和互相毀滅。⁷

這經濟猛獸闖入了我們的生活周遭，幾乎無所不在，更是許多社會議題的根本問題——不管是太陽花學運、生態保護區的不當開發，或是日益惡化的氣候變遷問題，帶來「暴力衝突和互相毀滅」。這是隻凶猛的獸，極度不易勝過，但至少我們必須先記住，人生重要、美善之事，大抵無法用金錢來衡量，不管是信仰、婚姻、養兒育女、友誼等，很多事甚至要我們忘

記金錢上的考量，而不是咬牙去投入。

第二，科技壟斷之獸。這隻獸摧毀了人生之美。當代最傑出的社會學家之一尼爾·波斯曼（Neil Postman），將人類的文化劃分出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工具使用（tool-using）的文化（十七世紀以前），在這個時期，技術乃是從屬於社會，服務傳統和宗教，技術受到社會體制和宗教體系的管束。比如，武士刀需要受到武士道的詳細管束，何時、何地、如何使用，都有嚴格規定，都和榮譽綁在一起，甚至榮譽受損時必須切腹自殺。

經過科學及工業革命，「工具使用」逐漸轉入第二階段「技術統治」，最後進入到目前的「技術壟斷」。在現在技術壟斷的世界中，我們的生活「都臣服於技藝和技術的統治」。工具不再聽命於更大的目的和意義，而成為自己的主宰。比如，機械鐘原本是修道院的發明（十二世紀），為了幫助修士定時禮拜或是作功課，受宗教傳統約束。但如今時鐘在修道院之外，還進入家庭、工廠、學校等層面，影響了我們的生活：八點打鐘上課、九點打卡、十點考試交卷。時間變成評估工作、學習效率的利器。時鐘不僅統治了文化、更宰制了生活。

當技術成為主導思維，我們不再問生命為何而活，活著只是為了更快、更新、更有效率。以手機為例，我們忘了手機原本只是溝通的工具，反讓自己成為手機的奴隸——永遠要追上的技術規格，永遠回不完的 Line，甚至變成公園裡抓寶的行

屍。人生亦如此，當人生只求「效益」，不去問目的、價值、使命，這種人也等於是被「技術壟斷」。讀書上大學，若不再問人生價值和使命，對上帝的呼召「只讀不回」，而只想著「將來可以如何就業，賺多少錢」，就僅剩下「工具思維」，成為這世界的「工具人」（不是去使用別人，就是被別人使用），何來美好人生可言？蔣勳說得好：

博士可能毫無美感，但一個不識字的美濃農夫卻可以很美，他看得到月光的美、看得到稻浪翻飛的美。美是最大的財富，它不會因為你的學歷而不同，而是因為你人的部分完不完整而不同。⁸

有人感慨台灣沒有城市美學，隨處可見的是：雜亂的招牌，貪圖方便卻毫無美感的鐵皮屋，外露的基地台、鐵窗、水塔。我們習慣的思維是「管它美不美，能用再說吧」，對於人生若採用這樣「能用就好」的工具思維、實用主義，不僅讓「台灣，最美的風景是人」成為笑話，更根本上是「虧缺了上帝按自己形像造人」的榮耀。

第三，媒體扭曲之獸。這隻獸蒙蔽了我們的眼睛，再也看不到真相。台灣電視媒體普遍無良和素質低落，甚至被戲稱為「製造業」，大家早已見怪不怪，但是實際上危害甚大。公視記者林靜梅指出，記者專業中良知和現實的巨大拉扯。她坦承，

真相往往是隱晦弔詭、充滿陷阱，不是表面的非黑即白……。「常常虛幻地近在眼前，卻仍確實地遠在天邊。」⁹「凡事都要證據確鑿才報導，若記者依照這樣嚴謹的準則，大概一年只能寫一篇吧。」¹⁰很顯然的，我們每天看到的報導很少是嚴謹的，但老百姓偏偏隨之起舞。

媒體高層為了短期效益、收視率的壓力，本來就不可能為了挖掘真相而做出嚴謹的報導。除了指責媒體整體素質低落之外，小老百姓也有責任：人心貪快、懶於思辨、憤怒需要出口，這類「平凡邪惡」都可算是「共犯結構」。某知名水果報的親戚以《爽報》命名，大概就一葉知秋。這份報紙顧名思義目的就是要讀者爽，還曾經分為「藍版」和「綠版」，讓不同的意識型態的民眾可以〈藍話爽〉、〈綠話爽〉看到自己政治取向的網路評論。但就像前面這位記者所寫，面對真相就算不是痛苦的，也需要大量的自制、耐心，還有同理心。一則一分二十秒的電視新聞、一篇一兩百字長度的報導，或是網路的懶人包，到底能說出多少真相？

又比如，卡提諾狂新聞或是動新聞這類的網路影音新聞，雖然有時讓人莞爾一笑，但卻常以戲謔的方式，進行非常片面地解讀，為了讓民眾「娛樂最大化」，但其根本上是一種「消費」。海軍二〇一六年發生的雄三飛彈的誤射事件，根本不需要耐心等待較詳盡的調查，就創造出順口溜「飛彈打不到，飛機一直掉，台灣的國軍有夠狂」，讓網友瘋狂分享、按讚。除

了給國軍再次貼上一個腐敗的便利標籤，打趴國軍的整體形象，對於如何改善弊端，幾乎沒有一點幫助。

許多網民戲謔指稱台灣是「鬼島」，與其是說出了外在的真相，更是真實凸顯出自己的負面性格——看不到（在一個儘管很不完美的社會中）仍舊有許多人默默願意付出善意，也感受不到每一天都是因著他人的善意和上帝的恩典而存在的。在這樣失真媒體所圍繞的社會中，我們無法看到外在完整的真相，自然也無法認識真正的自己。

最後，自我膨脹之獸。著名哲學家查爾斯·泰勒（Charles Taylor）指出，我們今天在一個「內在性的框架內」（immanent frame）排除了超越性，用自然（而非超自然）的方式來解釋世界，用物定律、科學和理論來分析，用理性、經濟邏輯來理解世界。這世界不再是神聖的空間，也就是社會學家馬克斯·韋伯（Max Weber）所謂的「除魅化」。排除了超越性，當然就沒有真善美的超然準則。沒有超然的判準，人民基本上就只能用自己的喜好作為判準。超然的上帝不見或消失了，自我必然就放大了。

若在 Google 搜尋「愛自己」，會得到四十一萬筆資料：各種關於愛自己的名言佳句、愛自己的 T-shirt、「愛自己的七堂必修課」、「愛自己的十個方法」。更不用提各式各樣「愛自己」的商機：化妝品、健身、美容、時尚、養身保健、美肌自拍相機、專屬信用卡等等。過去太愛自己是個問題——太自我中

心；今天不夠愛自己才是問題——不夠相信自己，對自己還不夠好。儘管有人強調「愛自己」不等於「自戀」，愛自己也要愛他人，但華人文化光從一個強調家族、國家的「大我」文化傳統，走向目前的「小我」文化，這個轉變本身就已經夠驚人了。

之前我談過失序的自我（第四章），現代知識以自我為出發點（第七章），酸民的自我保護機制（第八章）等等，這裡就不多解釋「愛自己」了。聖經中，自我膨脹是人類墮落的核心問題，也是基督徒亟欲對付的。牠與前三（系統）獸一起共謀作亂，造成世界之亂、人民的痛苦。且說這第四獸，如同但以理書中所描述，是最凶悍、可怕的，應該不為過。

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

面對恐怖的現代四獸，基督徒並非只能完全束手無策，坐以待斃。以弗所書用戰士來比喻信徒的生活，並啟示了一個更寬廣的宇宙性景象。我們真正打怪的對象，不只這四隻巨獸、無能政府、無良企業、某個道德淪喪的生意人或腦殘政客，而是在與背後的撒但作戰。保羅說：「因為我們的爭戰並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對抗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靈界的惡魔。」（弗六 12）

基督徒生活的確是一種「聖戰」，卻不是那種醜化他人、壓迫異己的聖戰。保羅清楚知道，撒但的權勢滲透在各式的社會

結構中，更根深柢固地盤據在老我之中。有了這樣完整的邪惡觀，遇到問題我們就不能只是發洩怒氣，針對某個代罪羔羊隨意打怪，而是要尋求真正的裝備升級——穿戴上帝所賜的完整軍裝（比如，靠著聖靈培養愛心和節制，勇敢面對真相……），好抵擋撒但的詭計。

再進一步來說，基督徒面對邪惡可以具備一些更為成熟的態度。第一，善惡的界線並非劃在你和我之間，而是在自己的善念和惡念之間。俄羅斯文豪索忍尼辛（Aleksander Solzhenitsyn）說：「區別善與惡的界線不存在於國與國之間，也不在於社會階級和政黨之間，而是存在每個人心中。」我們打擊魔獸，同時也必須跟自我作戰，如果沒有藉著聖靈打敗這個隨從世界的舊我，我們總是以為自己站在光明的一方，而沒有預留空間，真正聽到不同的聲音，不知不覺地成了正義魔人而不自知。學運歌曲《島嶼天光》儘管再熱血動人，但若不小心把自己當作天光，意見不同的人就當作暗黑敵人，難道不也是一種危險？¹¹ 社運工作者黃斐悅做出非常深刻的反思，值得摘錄：

壓迫者（如政府）不代表貪婪邪惡，受壓迫者（如居民）不代表弱勢，抗爭者（如社運工作者）不代表正義。三種角色我都深刻扮演過，捫心自問，改變體制最大的敵人並非壓迫者，而是無所不在的敵意。

社會越開放，正義和邪惡都變得越複雜，「敵人」形

像日益模糊。大埔農地和張藥房事件矛頭指向劉政鴻，但我們都知道，該對付的不是劉政鴻或任何人，是構成一切的「人性」。

善與惡，普遍存於抗爭、壓迫和受壓迫三者之中，沒有差異，只有不理解的鴻溝。因此抗爭者之中有壓迫他人者；壓迫人的系統中，亦有被壓迫者。撰文的初衷，除了稍微替他們平反，也說明我的感受：「受傷的社會和我們每個人，已經忘了信任，以及如何回到最單純的互動去改變彼此，甚至傷害別人而不自知。」¹²

第二，善惡不易分辨，不代表我們就要放棄，要從巴比倫撤退。上帝呼召我們去戰勝天空屬靈氣的惡魔，不僅給我們防禦的裝備可以「抵擋」和「站穩」，還有聖靈的寶劍殺出一條血路。我們需要的是與上帝同行，試著在各種困難的環境中「站立得住」，並且用上帝的話驅除魔鬼的謊言，在時常的禱告中憑著聖靈，去攻破撒但的防線。就像但以理一般，他處在困難的巴比倫體制當中，受苦、禱告、為主而戰。這個世上沒有上帝無法改變的人和環境，我們不必太快放棄。

對我來說，存留在體制內改變，如果不是基督徒首要的參與方式，至少是不可或缺的一種，尤其在一個對於體制、對於「相忍為國」容易抱持懷疑的世代。體制本身就像樹幹一樣沒有生命，但若沒有體制的支持也不可能孕育真正的生命。體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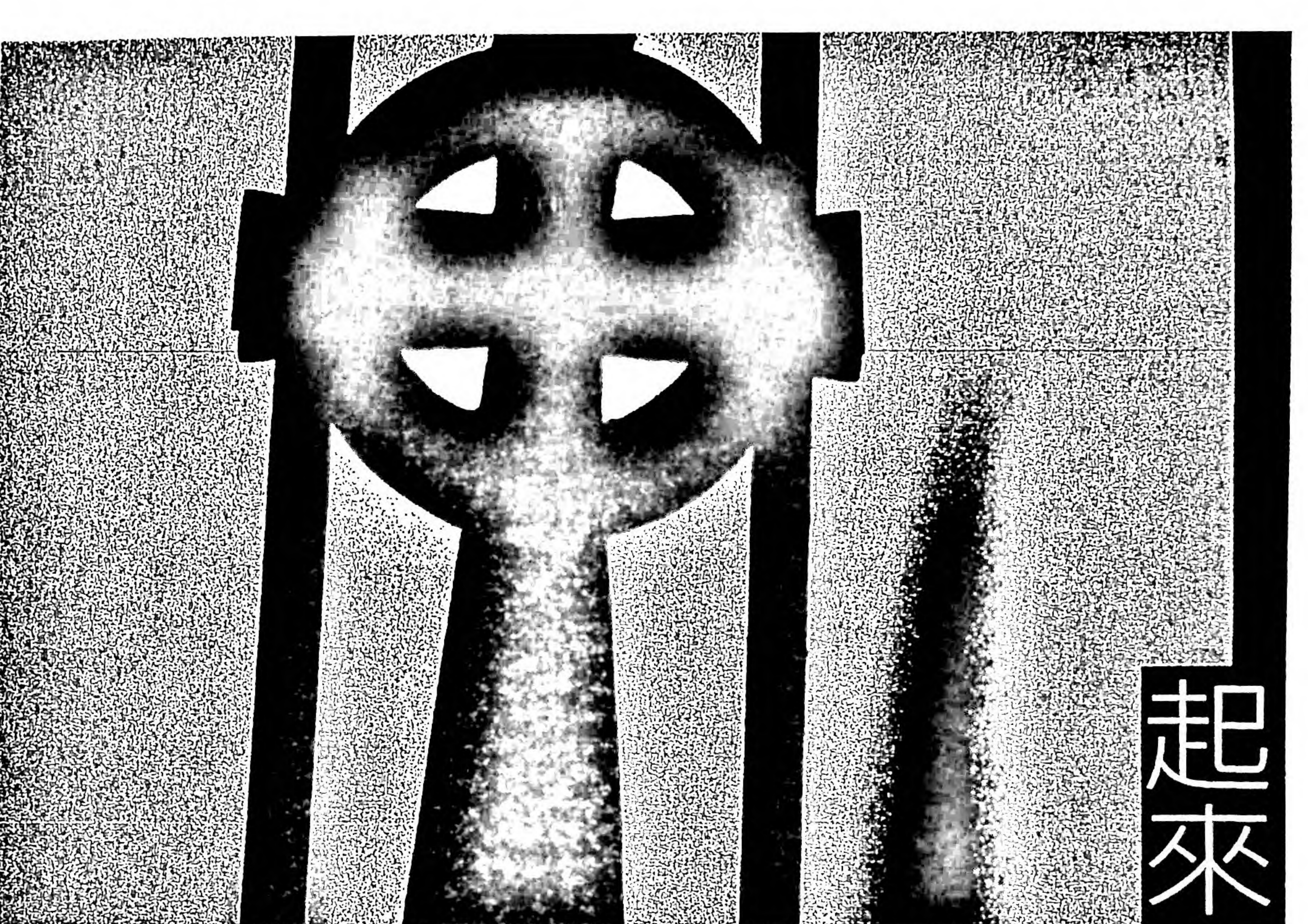
有可能成為撒但的工具，卻不需要特別「妖魔化」體制。解放黑奴的英國政治家威廉·威伯福斯（William Wilberforce），原本信了主後想要遠離黑暗的政治體制成為傳道人，但後來他清楚他的呼召就是在政治圈中服事上帝，也因此才完成了歷史上的關鍵立法。¹³

打怪是必須的。重點是要真正看清楚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，知道牠在這個大環境中無所不在的詭計和破壞。當然，也要清楚我們是上帝所揀選出來對抗邪惡撒但的世紀勇士。

同學們，關掉電玩，進到真實世界，奮勇打怪吧！

打怪是必須的。重點是要真正看清楚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，知道牠在這個大環境中無所不在的詭計和破壞。當然，也要清楚我們是上帝所揀選出來對抗邪惡撒但的世紀勇士。

1. 為什麼要整全地來思考邪惡的問題？聖經的邪惡觀，對你來說，最大的不同在哪裡？
2. 作者提出的四種現代怪獸，你認為哪一種危害最大，或是你最有感的？
3. 作者為什麼要提「平凡的邪惡」的概念，有哪種惡是看起來平凡無奇，整體上卻造成極大的毀滅力量？
4. 把信仰看作是「與神一起擊敗邪惡」，和只是「個人得救重生」，會有什麼不同？有什麼樣的系統性邪惡，是你不曾發現的？
5. 正義魔人的問題在哪裡？把自己與光明同等，會有什麼危險？



起來吧

，同學！

第 12 章

國語教科書第十二章 1~3 節

學生時代，每個禮拜天早上，要從溫暖的被窩中爬起來時，我都會經歷許多掙扎。好不容易有補眠的時間，竟然還要一大早去教會服事和崇拜。「醒來」儘管困難，但更難的是，如何在生命低潮中重新站起來。曾經自信滿滿的我，經過失戀和工作業績長期掛蛋的打擊，有一段時間像是行屍走肉般，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和重新站起來的動力。

再站起來意味著有可能還會被擊倒。我害怕再次失敗，害怕別人不認同的眼光，害怕達不到師長的期望，害怕自己再次被傷害。

但以理書第十二章中，卻預言了一個驚天動地的「醒來」事件，可以給困乏疲憊、常被恐懼所包圍的我們振作起來的力量和動力，甚至改變我們的一生。

復活，在逼迫中的偉大盼望

但以理書第十章到第十二章，描述了許多痛苦、受壓迫的灰暗場景，直到十二章 2~3 節出現一段震撼人心的經文：

睡在地裡塵埃中的必有多人醒過來；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。智慧人要發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；那領許多人歸於義的必發光如星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這是舊約中最清楚指到義人和惡人復活的經文之一。經文指出，米迦勒會起來審判，並為百姓戰鬥，百姓將會經歷一場從沒有過的大艱難。但有一天世上所有人都要復活，接受審判，而那些忠於上帝的義人、智慧人，將要發光如星照耀（但十二 3）。之前我提過但以理書讀者的恐怖處境，敘利亞暴君安提阿古四世為了要完成他志在必成的帝國大業，不惜折磨並殺害忠於信仰的猶太人，甚至行各樣羞辱之能事，讓聖殿中充滿放蕩荒淫之事，甚至讓聖殿成為祭拜宙斯神像的祭壇，也因此但以理書提到：「他必使獻祭與供獻止息。那施行毀滅的可憎之物必立在聖殿裡。」（但九 27；另參但十一 31，十二 11）某強國猛拆十字架就已經讓我們怵目驚心了，實在很難想像那樣的可怕場景。

舊約先知書及詩篇已經有不少提及對復活產生的盼望，許多兩約之間的猶太文獻卻更加清楚將它呈現出來。《馬加比二書》同樣是以安提阿古四世的逼迫為背景，有一段故事描述到一位母親和她的七個兒子，他們不肯吃豬肉，逐一被施予極度殘酷的酷刑。他們面臨慘死之際，絲毫沒有怯懦，對折磨他們的人說出豪氣萬千的「大話」，展現出驚人的復活盼望。這段對話非常精彩，值得大篇幅摘錄：

事後，又有兄弟七人與他們的母親一同被捕，國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們，強迫他們吃法律禁止的豬肉。

其中一個，代表發言說：「你想問什麼？你願由我們知道什麼？我們已經準備，寧死不願背叛我們祖先的法律。」於是國王大怒命人取過鍋釜來，放在火上。及至鍋釜瞬息間燒紅以後，就命人在其餘的兄弟和母親眼前，將那發言人的舌頭割下來，剝去他的頭皮，割下他的四肢，肢體被分割後，王命人將他拉到火邊，活生生地放在鍋裡煎熬。當鍋內的蒸氣往上升起時，其餘的兄弟和母親都互相勸勉作壯烈的犧牲說：「上主天主看見，必要憐恤我們，正如梅瑟在譴責歌中所說的：他必憐恤自己的僕人！」

第一個這樣死去以後，遂領第二個來赴刑。將他的頭皮與頭髮一起削去，以後問他說：「在你的身體一塊一塊地分解以前，你吃不吃豬肉？」他用祖國的話答說：「不！」因此，他也像第一個一般受了刑罰。

他在快要斷氣的一剎那，高聲說：「你這窮兇極惡的人！你使我失去現世的生命，但是宇宙的君王，必要使我們這些為他的法律而殉難的人復活，獲得永生。」

這一個以後，輪到第三個受刑了！在命他伸舌頭時，他就爽快地伸出，且毅然伸開隻手，慷慨地說：「這些肢體是從上天得來的，但是，現在為了他的法律，我不吝嗇這一切，希望有一天從他那裡仍再得到。」（《馬加比二書》七 1~10，思高本聖經）

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個兒子都展現出驚人的決心，現在輪到他們的母親了。

尤當稱奇，最值得光榮紀念的，還是他們的母親。她在一日之內親見七個兒子死去，還能欣然忍受，因為她全心寄望於上主。

她心中充滿高尚的情緒，以大丈夫的氣概奮發起女性孱弱的心靈，用本國的話，一一鼓勵他們說：「我不知你們怎樣出現在我的腹中：不是我給了你們靈魂與生命，也不是我構成了你們每一個人的身體。世界的創造者，既然形成了人的初生，賜予萬物以起源，也必仁慈償還你們的靈魂和生命，因為你們現在為愛護他的法律捨生致命。

安提阿古自覺受了輕慢，猜想這番話必是諷刺自己，就趁最幼的一個尚在，不斷用話勸誘，且向他起誓，只要他棄捨自己祖傳的一切，保證他必享富貴幸福，作自己的朋友，且得高官厚祿。

可是，少年人對這話毫不介意，因此王就召他的母親來，勸她給少年人出個得救的主意。國王再三勸了她，她纔同意去勸說自己的兒子。於是她向他彎著身，嘲弄著暴君，用祖國的話這樣對他說：「我兒，你憐恤我罷！我在腹中懷育你九個月，三年哺養你，又栽培提攜

養育你，直到現在的年紀。我兒，我懇求你仰視天，俯視地，觀察天地間形形色色的萬物！你該知道，這一切都是天主從無中造成的，人類也是如此造成的。

你不要怕這劊子手，反該對得起你的哥哥們，視死如歸，好叫我在天主顯示仁慈的時候，可迎接你的哥哥和你！」（《馬加比二書》七 20~29，思高本聖經）

你知道小弟怎麼樣呢？當然也是慷慨赴義了，死前還不忘打臉國王，警告他別洋洋得意，因為有一天他必受審判。國王勃然大怒，只好用更凶殘的刑罰加在小弟身上。

他們對於復活的信念是如此的強烈，以至於面對死亡能夠面不改色，連母親面對兒子的死亡都能如此堅毅。但以理書的這段經文，如果放在前後文，¹還有整個歷史脈絡中，很清楚是要指出，在猶太人被擄的極度痛苦中，有一天上帝將要審判並為他們平反，而面對死亡威脅最佳的平反方式，就是逆轉死亡，重新得到復活的肉體生命。猶太人必須要在「忠於上帝」或是「犧牲生命」當中作出抉擇，就像但以理在獅子坑前所要面對的，也如同三個友人在火窯前所面對的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但以理書前六章的「敘事篇」到後來的「異象篇」，主題是連貫的，都是談到極度不可思議的出死入生。死亡既然是世間暴君最強大的武器，但上帝的百姓若選擇忠於信仰、挺而面對威脅，創造生命又與百姓立約的主，豈不會保全他們的生

命？但以理他們在必死的情況下仍舊被上帝保存，對那些已經殉道的人來說，復活就是最好的平反。關於這樣的信念是如何產生的，聖經學者華勒斯（Ronald S. Wallace）說：

舊約的偉大思想家每當清楚看見惡勢力的權勢，惡人的敗壞與不公、無辜受害者的冤屈，再轉眼舉目仰望神的大能、公義與慈愛，他們便會突然間信心大增，對來世產生強烈的盼望。²

另一方面，與身體復活息息相關的是整個受造界的更新。在出現復活盼望同時，也同樣出現受造萬物將要更新的願景。復活和造物界的更新，兩者是一體兩面。對於復活有最深刻完整研究的學者賴特指出：

假設現世的時空將會不復存在，那麼復活也將失去意義。同樣地，倘若沒有復活，更新後的宇宙又會有誰來居住呢？……猶太人相信復活的信念，這乃是更大信念中的一部分：相信這整個造物界都將被更新。³

其實，如果仔細研讀舊約先知書和詩篇，會發現他們在被擄中不斷盼望將來的一天，上帝將要重返錫安（耶路撒冷），重新作王掌權，這將是一個超過人所能想像的偉大日子，是一個新世代的開始。尤其在上帝的百姓受壓迫的景況中，由於堅信一位創造生命萬有、守約施慈愛、秉行公義的上帝，「復活」與「新天新地」（或新創造）的盼望便油然而生。

革命性的復活教義

基督教之所以誕生，就是因為耶穌的復活。但是，除了復活節之外，我們多常聽到關於耶穌復活的信息？保羅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，沒有復活，真的什麼都甬談了。基督教只是門徒編撰出來的故事，十字架就只是一場悲劇。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，我們甚至比不信的人還慘（林前十五 13~17）。確實如此，還記得三次不認主的使徒彼得嗎？當他的老師，自稱是彌賽亞的拿撒勒人耶穌，正被羅馬政府處決、釘十字架示眾的時候，彼得不僅害怕龜縮，後來更是失落、沮喪。幾個月後，彼得判若兩人。耶穌被鞭打所流的血漬，可能都還遺留在街道上，彼得不顧群眾的圍觀訕笑，不顧羅馬官兵虎視眈眈，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大聲宣講：「這耶穌，上帝已經使他復活了，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！」（徒二 32）

本來灰心喪志的門徒，因著親眼見到耶穌復活顯現，完全振作起來。對門徒來說，耶穌的肉身復活，實現了猶太人（特

在上帝的百姓受壓迫的景況中，由於堅信一位創造生命萬有、守約施慈愛、秉行公義的上帝，「復活」與「新天新地」的盼望便油然而生。

別是法利賽派)長久以來對復活的盼望，儘管實現的方式超乎了他們的想像。⁴ 但他們相信，上帝已經開始祂的新創造，上帝的國度已經在這個世界上開展，這世界已經不再一樣。很清楚的是，教會的誕生，本身就是一個復活的運動。因著耶穌從死亡中甦醒過來，門徒振作起來，一場全新的旅程就此展開。

「復活」是非常革命性的教義，當權者向來不喜歡（新約中權貴撒都該人就不相信復活），畢竟死亡是獨裁者的終極武器，復活等於讓這致命武器的威力頓失。早期信徒相信死亡可以被逆轉，因此無所畏懼，在面臨死亡關頭所作的見證，贏得許多人的尊敬。難怪初代教父特土良（Tertullian）說：「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」。簡而言之，耶穌的死而復活是撼動宇宙的大事，真正喚醒了門徒，改變了他們的一生，耶穌的歷世歷代門徒，也因著見證耶穌的復活，投入自己的生命，因而改變了世界。⁵ 或許，我們可以倒過來想想，若沒有復活，這世界會是什麼樣？

第一，沒有復活，很難面對死亡和苦難。沒有復活，死亡就只是死亡，Game Over。苦難大概就是生命中留存一輩子的創傷，不會被平反，更不會是榮耀的記號。若沒有復活所應許的將來榮耀，我們幾乎很難勝過人生各式各樣的困難和苦難，除了遁入空門逃避，或是用忙碌與物質來麻痺自己，大概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。

第二，沒有復活，很難有真正的饒恕。人通常遇到苦難或

是挫折，自然反應是要找一個可以推諉的對象，發洩怒氣，譴責別人，甚至不惜「拿別人的血來暖自己」。許多衝突的本質（家庭衝突、同學霸凌、公司政治、藍綠惡鬥……等等）常常是「暴力循環」——今天的受害者變成明天的加害者。前聖公會大主教羅雲·威廉斯（Rowan Williams）認為，惟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與復活，讓人類暴力循環的邏輯終被切斷。他是惟一一個人，在十字架上承受、吸納了世人所有的推諉、怒氣、暴力，卻沒有將它們再進一步傳遞出去。反而藉著死而復活，帶來新生命的可能性。⁶ 若沒有復活，當我們被無情的人生一次又一次打擊，生命無可避免地充滿了無盡的怨懟、憤怒、嫉妒，甚至冷漠。

最後，沒有復活，存在這世界的意義將變得非常有限。假若沒有復活和新創造，這世界將只是隨機、沒有目的的宇宙，人生的可能性不多。或如佛家一般，修練己身、克制欲望以避免痛苦（畢竟我們的欲求帶來了人生無盡的痛苦）；要不就適應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，盡可能保全此生；當然享樂主義更具有說服力，畢竟人生只有一朝，就應該盡情的吃喝快樂；或是像某些沒有認真對待復活的基督徒，只能把盼望放在將來死後上天堂，今生今世的公義、人權、教育、環保，根本無關緊要。賴特指出，復活有極大的意義：

現在身體的生活不是因為會死亡，所以是毫無價值的。

現在你們用身體所做之事很重要，因為上帝為此存留的一個偉大的將來。現在做的事情，不管是繪畫、講道、唱歌、縫紉、禱告、教導、蓋醫院、挖水井、為公義而呼喊、寫詩、照顧有需要的人、愛鄰舍如同自己，這些事都要存留到上帝的將來之中。這些工作不只是一要讓現在的生活少一點痛苦，使生活稍微能忍受一點，然後有一天可以把這些通通丟下。這些事有部分可以稱作是要「為了」上帝國度而建造。⁷

復活意味著，上帝的新創造已經開始。促進人類的發展和繁榮，可以是上帝國度中的一環。復活意味著，上帝肯定我們肉身的的生活及物質的美好，擋土牆工程、服裝設計、程式開發、昆蟲研究等等，都和「救靈魂」可以有同樣的重要性。

我們如同早期門徒一般，相信耶穌復活，也相信自己的生命終局是復活，看待這世界就不再一樣。如今的我們也有「醒來」的動力，得以面對這世界痛苦、殘酷的現實與人性，進而去擁抱、超越它們，為世界上的公義和繁榮而努力。畢竟，這是上帝創造並救贖這世界的目的，也是今日祂兒女的使命。提摩太·凱勒說得好：

每年復活節我都會宣講復活，在講道中，我總是告訴我世俗的朋友們，即使它們不能相信復活，也應該想要這件事成真。他們多數對窮人的公義至為關心、想要減輕飢餓與疾病，也關心環境保育；然而他們許多人去相信物質世界是由意外造成的，而世界與其上的每件事物，最終都會在太陽死亡之時，銷融殆盡；他們為這麼少人關心公義感到挫折，卻未能認知他們的世界觀，其實正毀壞了想讓世界更好的任何動機，如果再最後我們所做的一切，都不會有任何改變，那為何我們還要為他人犧牲？然而，耶穌真的復活了，這表示有無窮的希望和理由，讓我們傾倒自己，去滿足世界的需要。⁸

同學們，你可能會想，復活就復活，這個教義我知道，復活節教會也有過，知道復活很重要就好。但你可曾真正思考過這個基督信仰最根本的教義，以及它的重大意涵。我們常說要「改變世界」，但如果不是上帝正在改變世界，開始祂的新創造，我們算哪根蔥啊？沒有耶穌復活所帶來的真實盼望，理想和熱情能夠燃燒多久而不被現實擊垮，有什麼事能夠真正做好與做成呢？

如果沒有復活，我們都將一覺不醒，生活也不可避免萎靡不振。如果耶穌真的復活了，代表上帝更新與創造的生命力量已經開啟了，這個世界已經將不再一樣。復活不是只是一個聖

經有記載卻不好意思談的奇特神蹟，而是轟動宇宙的歷史大事。復活代表上帝並非對這個世界撒手不管，反倒讓這世界充滿了改變的能力、愛與寬恕、新生命、

復活意味著，這是上帝的世界，而且祂在乎。

盼望和喜樂的各種可能性。復活意味著，這是上帝的世界，而且祂在乎。

同學們，耶穌已經復活，這不代表天色常藍、生活就不困難，而是代表我們有了新的能力與動力，能有抬起頭來面對這個複雜艱難的社會現實，不管是個人的困頓與失敗，或是更大的社會問題，例如：貧富差距、人類的對立和隔閡，以及生態浩劫等等。

復活意味著，人生可以不怕死，不求自保，不以安定為人生目標，而是打開自己，去觀看上帝在這個世界正在做什麼新事。

死亡都勝過了，人生真的就沒有什麼好怕！

下課了，同學也該醒來了。

1. 你讀完《馬加比二書》故事中角色對復活的堅定信念，有什麼感受？猶太人的復活信念背後，對上帝的信仰是什麼？
2. 在教會中，你對復活的印象是什麼？你同意復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嗎？你上次和別人談論到耶穌復活是什麼時候？如果很少談起，原因是什麼？
3. 作者提到復活和新創造（受造界的更新）之間的關係，請問這和基督徒社會參與之間有什麼關係？
4. 作者重新指出復活的重要性，是參與、改變世界的根基，你同意嗎？沒有復活，為何很難真正參與或改變世界？
5. 作者提到，人生常會受制於恐懼或害怕而無法向前，你的恐懼害怕是什麼？復活的盼望可以怎麼幫助我們面對困難？



在巴比倫的
使命

第 13 章

—— 聖靈與耶穌基督 ——

教 改改來改去，有些同學不免怨嘆自己被當做實驗的白老鼠。最讓我驚奇的是，「使命感」這麼重要的東西，不管新的、舊的、或「翻轉」過來的教育體系，都還是沒說清楚。只要充滿好奇心、有求知慾，書讀得進去、可以找到一份喜歡的工作，這樣就夠了嗎？如果，有使命感的人生是基督徒的根本，是在學校時應該慢慢培養和探索的，我們對大學生活會有什麼不同的期待和看法？

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威廉·戴蒙（William Damon）是研究青少年發展的專家，他針對全美年輕人所做的大型調查與深度訪談後，發現只有 20% 是有目的感的人（the purposeful），這樣的人有目標也有動機，並且獻身在有意義的活動中，努力去實踐。但其他 80% 的人，要不就是消極的疏離者（the disengaged，約 25%），他們沒有清楚的人生目的，把重心放在追求個人的享樂和虛榮，對外在的世界漠不關心；要不就是不付諸實踐的空想者（the dreamers，約 25%），他們想奪回人生主導權，對未來充滿想像，夢想自己可以對世界做出偉大的貢獻，只是常以等待時機為藉口而不採取行動，去將夢想付諸實現。或是什麼都參一腳的半吊子（the dabblers，約 30%），這種人會參與一些活動，但什麼都淺嘗則止，興趣廣泛卻短暫，找不到和自己生命的關聯。

同學們，不管現在有沒有使命感，如果我們相信耶穌真的復活了，在基督裡都成為新造的人，人生必定有一個來自於上

帝的新使命。在教會通常會說，我們有「傳福音」的大使命，但似乎與你的學習和將來的工作無關。很顯然地，我們需要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大使命。

在城市裡求興盛

耶利米書記載了一段非常不可思議的信件內容，是寫給像但以理那些被擄的猶太人，信上說：

萬軍之耶和華——以色列的上帝對一切被擄去的（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）如此說：你們要蓋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；栽種田園，吃其中所產的；娶妻生兒女，為你們的兒子娶妻，使你們的女兒嫁人，生兒養女。在那裡生養眾多，不致減少。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，你們要為那城求興盛與平安，為那城禱告耶和華；因為那城得平安，你們也隨著得平安。（耶二十九4~7，和合本）

耶利米藉著這封信告訴百姓，是上帝自己讓這悲慘的被擄事件發生的，尼布甲尼撒王看起來驍勇善戰，不過是上帝所使用的「工具人」(agent)。最特別的是，耶利米要被擄的百姓為巴比倫城禱告，並為那城的平安與繁榮努力打拚。反面來說，不要想著報仇，不要搞破壞，不要因為受迫害和羞辱而成為恐

怖分子，在城裡進行恐怖攻擊或組織革命；不必搞獨立建國運動，因為猶大國不是真正的盼望，上帝的國才是；也不必與世隔絕，過一種屬靈、分離的生活；反而要接受被擄的事實，把巴比倫這異鄉當成自己的家。國家被毀並不是世界末日，而是新生活的開始。好好生兒養女，認真蓋房子，作別人的好鄰居，把街道灑掃乾淨，甚至競選里長、組織社區服務隊、開課業輔導班……。這些之前，耶利米甚至說到：「只管服事巴比倫王，就得存活。何必使這城變為廢墟呢？」（耶二十七 17）

這真的是猶太人很特殊的世界觀，沒有句踐臥薪嘗膽的復國圖強典範、荊軻刺秦王的復仇傳說，反而要在異邦盡心盡力生活，正如但以理書描述他是如何在敵國中服事上帝、為君王效力一般。這其實是個務實的想法，畢竟假如所住的城市興盛平安，居民也會隨著得到益處，這是一種「共善、共好」的思維，尋求雙贏而非玉石俱焚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民族才得以在兩千多年來沒有國家的情況下，不被消滅或同化，反而還在政治、經濟、科學當中取得傑出的成就。

但更根本的是，尋求共善本來就是上帝對人的心意。這世界受造為美好的，上帝本來就創造人類在這世界中按照祂的心意去尋求興盛——人類與受造萬物的共同興盛（創一 26~28）。儘管人類失落了，上帝的整個救贖世界的計畫，原本是要透過以色列，但在耶穌的死而復活事件中，才被重新確認。上帝要恢復一群人重新有祂的形像，能夠在祂裡面去愛鄰舍，治理萬

物，祝福萬國，而有一天整個世界都將被上帝更新（啟二十一5），帶來新天與新地。

這是上帝的大使命，沒錯。不只是狹義的傳福音，在地獄門口搶救失喪的靈魂，而是與上帝同工，一起在地上尋求共善，進行國度更新的工作。¹

如果要問基督教是入世還是出世的宗教，我會毫不猶豫回說，基督信仰必定是入世的。基督信仰不只是勸人為善，心靈上的慰藉，強調「屬靈」的事，更是看重物質世界，還有其上的一切文化活動，否則上帝就不需要創造美好的世界，耶穌就不需要道成「肉身」，更不需要有「復活」和「新天新地」。因此，上帝不只對拯救靈魂有興趣，對拯救人的身體、社會制度、文化，甚至整個受造界，也有興趣。上帝不只關心人是否上天堂，更在乎天國有沒有真正降臨到人間。上帝不只在乎我們每天有沒有讀經、靈修，也關心我們如何讀社會學、經濟學、政治學、文學、核子物理、生態學——這些學問都有可能讓城市真正繁榮興盛。正如好友董家驊牧師提醒我們，千萬不要把上帝的宏大大使命給玩小了：

使受造萬物與神和好被簡化成去發單張傳福音；

使萬有歸服於耶穌基督被縮小成帶人做決志禱告；

將來新天新地的降臨變成人類各樣慈善事工的總和……

一不小心，我們把上帝的大使命等同於我們各樣的事工；忙碌於門訓事工、宣教學工、社區事工、家庭事工、禱告事工……中。

一不留意，我們把上帝使萬物與祂和好的使命簡化成個人佈道；追求果效、數字、策略、影響力、網路聲量……。

有時，我們甚至假裝忘記：大使命是關乎上帝的榮耀，而不是關於個人的成就；大使命是關於受造萬物，而不是關於自我提升和自我實現。²

管理萬物使其興盛，本來就是上帝創造人類的心意。也因此，耶利米這樣的叮嚀，看似為不顧被擄人民的情感，一味地為強國謀好處，但那從沒有偏離上帝的心意。不同於許多「棄絕身體」的宗教，或是某些山寨版的基督教，救贖只求脫離身體這臭皮囊，在末日的毀滅中得到脫離世界的「天堂」門票，基督信仰不只求靈魂得救，還要學習主耶穌教我們的禱告：「願你的國降臨」。基督徒的大使命不只發單張，傳四律的福音，帶人決志，而是一個整全國度的使命，使萬物和好，所有人和整個城市都要得到好處。

如何開始改變世界？

讀到這裡，或許你一直想問，那我該如何開始呢？看破了巴比倫大學的問題，但怎麼樣才能活出一種截然不同的大學生活呢？怎麼樣才能倒轉過來，不再讓大學主導我們的信仰與人生，而是用信仰來主導大學？如果「復活」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宇宙事件，我們的使命又這麼重大，那到底該從何開始著手？或許你躍躍欲試，想要改變世界，但該怎麼做呢？

許多人提醒我們，不要只去「分析」世界觀，只當個思想家，而是要去實踐出來，當個創造者。的確，讀到這邊，儘管知道了一些關於但以理書的知識，一些觀念得以釐清，但如果沒有造成任何實際的改變，這就只是另一本枯乾的教科書／工具書，或說是一本死書——等到書中的種子在讀者生命中發芽出來，才算是重獲新生。

但我必須先說明，如何改變世界沒有一體適用的答案，這是同學們自己要去摸索的，「自己的使命自己找」，沒有人能夠幫忙代勞。當然，一個人可能連翻開書的動力也沒有，所以我才會在本書開頭強調，最好可以組讀書會，大家一起討論，彼此分享代禱，和輔導、契友一起摸索出生命不同的可能性。真實群體能帶出的力量，總是比我們想像得大很多。

談到「改變世界」，近年來最精彩的書大概就屬柯羅奇（Andy Crouch）的《創造文化》了。不過，讀完十幾萬字關於創造文化的事情，你會發現他竟然沒有一篇叫「應用篇」的東

西，這樣到底可以怎樣創造文化呢？可以給我們一些「一二三四」的步驟嗎？先不論怎麼「應用」，這本書激起我們想要為上帝創造文化的渴望，並提供一些基本原則，就已經極其寶貴。

釐清一些我的限制後，現在試著提出幾點較實際的建議。

第一、不必去想改變世界，從小事開始。不必想要去大規模地改變「全世界」。柯羅奇提醒，當我們抱持一種想要「改變世界」的偉大幻象時，其實更多是我們已經被世界改變了。他說：「若仔細地閱讀歷史，會看見宇宙性的反叛力量所使用最成功的策略，就是借用人類的貪婪、恐懼和驕傲的力量，將立意良善的努力往恰恰相反的方向扭曲。」³ 我們若自認能夠自外於世界，也完全能夠掌握世界的走向，這基本上是建造巴別塔及巴比倫金像的野心。連改變自己賴床或熬夜的習慣都不行了，到底能改變什麼呢？這世界給我們一種危險的錯覺，使我們誤以為不需要改變自己就可以改變世界。我們需要小心這種好大喜功、浮誇的心態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們當然要試著去改變周遭的世界，因為就算不去改變，世界也持續在改變我們，就像已經大致描述過的巴比倫體制及魔獸無所不在的影響。我們不必懷抱野心，想要改變大型機構、教會、公司、政府這種大規模的世界，但我們的確有某些改變的能力，帶來另類的生命影響力。不是好高騖遠，而是從自身開始，並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姑且就稱之

「創造另類文化」吧！

比如，我們可以開始改變自己宿舍的「小世界」：早上起來鋪床，東西歸位，衣服疊好，不在沙發上吃宵夜；甚至可以改變起居習慣，固定早上靈修，晚上跟爸媽打電話請安，改變跟室友的說話態度，更關心他們。這樣小小的改變，室友們或許也能感受得到，甚至整間宿舍的氛圍都為之轉變。或是，決定在團契聚會中減少哈啦打屁的時間，找夥伴一起閱讀手中這本需要腦筋急轉彎的書（看得出來作者心機很重，想置入性行銷），這也可以是一種「在地的」文化改變。

第二、從你的專業和核心關懷開始。不管你喜不喜歡現在的科系專業，在上帝手中沒有什麼是「巧合」的，可以先試著從學科本身找到與更大世界的關聯。不是只關心營養學分或將來有什麼出路，而是去思考如何透過自己的專業，尋求社會的「共善」，讓整個世界興盛繁榮。讓我從對抗社會四獸（見第十一章）的角度來舉些例子。

若欲對抗經濟掛帥之獸，可以思考如何透過專業降低貧富差距。可能是透過社會企業或公平交易機制，讓剝削的機會降至最低；或許是透過網路的平台、募資的平台，讓小而美的東西得到更多的關注和利潤。另外，也可以想想，邁入高齡社會的台灣及全球暖化的問題，雖然是危機，卻也可能帶來許多契機，我們需要更多創意思考，找出讓人彼此和好、也與土地和好的可能性，活得更有人性，更具尊嚴。

若欲對抗科技壟斷之獸，除了留心實用主義的轄制，並非要全然抗拒科技。我們可以透過發明新的製程和工具，讓工人免去過多的重複勞動。研發新的材料，採取循環經濟的模式，讓地球資源能夠更有效地被運用。或者潛心創造好的藝術、訴說美善的故事，更深入地挖掘信仰傳統與人性的美，讓人活著不是只成為工具。

若欲對抗媒體扭曲之獸，或許可以開始在臉書上寫一些更有深度的反省（少一點美食照和放閃），去發現一些在社會角落令人感動的故事，為不同的階級族群發聲。比如「世界微光」的一位姊妹，她獨自採訪、製作網站，成為另類的「自媒體」。或許也可以加入一些有理念的出版行業，提供可供人思索的「慢媒體」，就像我的許多同事一般，透過優質的出版和行銷，以不同的媒介和內容來耕耘人心。當然，或許有人被呼召進入巴比倫新聞業，長期抗戰，進行改革。

若欲對抗人心迷失之獸，或許可以去關心教會（或偏鄉）弟弟妹妹們的學業，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不再受學業的轄制，而是在信仰中找到自由。或許，你看到教會團契的人文素養不足，想把你的人文專業帶進來，一起讀經典小說等等，都是可以開始著手改變的行動。

社會共善的事情通常不會是新鮮事，已經有不少機構或是社會企業在運作。我鼓勵同學們可以蒐集相關領域的 NGO 組織，或是在該方面卓越的企業資訊，參與機構的活動，或安排實習的機會。一個清楚自己方向而不問酬勞的人，應該不至於

沒有機會。當然，也可以參加青宣的工作坊，探索基督徒在某個行業能帶出什麼不同。

當然，許多人可能一時半刻不知道該何去何從，就只能信靠保持開放的心，走一步算一步。或許安排一個長時間打工換宿的機會，或是出國壯遊、沉澱自己，到「落後」國家參與短宣，找到你的核心關懷。

我當初在加拿大讀神學時，完全不清楚將來要做什麼，只知道負擔大概是在台灣。後來有了不怕死的念頭——想寫書，最後誤打誤撞，竟然進入了文字工作的領域。這是一連串無法理解的奇妙故事。現在會為學生寫書，是我當初讀神學時怎麼也想不到的。若回到我在大學上流體力學的時候，更是無法想像。我想不管是哪個方向或什麼專業，關鍵在於，你是否願意放下自己對前途的焦慮，存開放、謙卑的心，願意行走在上帝旨意中。

第三，找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柯羅奇說，創造文化總是始於少數人，基本上是三個人。如果想要改變團契友誼來遲的習慣，你必須至少跟輔導和團契主席有良好的默契，改變才有可能發生。通常想在組織內部改變一個流程，必須有老闆和相關同事的相挺。因此，與胸無大志的酒肉朋友保持點頭之交就好，反而多結交一些朋友，讓你可以放心敞開自己，分享自己的軟弱和夢想。

總之，帶著信心、盼望、愛，而不是炒短線、未達目的不擇手段。要進到世界的需要之中，帶來微小的改變。真正的改變是

長期的耕耘，不求短期的效益，不怕失敗，不求個人的利益。這種創造天國文化的過程，不只是課程，不只是特會，而是一輩子的委身和投入。誰知道，你耕耘的種子，有一天會長多大呢？

有國度使命的人生

真正的基督徒會有使命感，他們清楚世人的需要，以及上帝在他們身上的恩賜與託付。事實上，要有豐盛的人生，使命感也是不可或缺的，不管是家庭主婦、建築師、律師、教師、醫師，若有一個從更高之處而來的方向和使命，工作起來就更有意義和價值感，通常事情也會做得較好（金錢就會成為附加的回報）。一個基督徒若缺乏更大的使命感，我們很難跟外邦人真的有什麼不同——只能為自己活，計較薪水、工作時數、有沒有加班費等等芝麻綠豆的事。

這個愛鄰舍、促進社會共善的大使命，本來就是信仰的一部分，使我們能夠抱持不同心態去做一件小事。我很喜歡一則小故事，可以說明這回事：

一天有個人在鄉間小道散步，來到一個採石場，有些人在那裡工作。他問他們在做什麼，頭一個不耐煩地回答：「你不會看嗎？我在鑿石頭。」第二個頭也不抬地回答：「我每個月賺三萬。」但同樣的問題問第三個人，他停下來，把十字鎬放下，站起來，挺著胸說：「如果你想

創造天國文化的過程，不只是課程，不只是特會，
而是一輩子的委身和投入。

知道我在做什麼，我在蓋一間禮拜堂。」

如果我們清楚我們是在與上帝同工，一起耕耘、管理及祝福這個世界，讀書和工作可否就像是在蓋禮拜堂一般神聖？我們得以挺著胸，帶著使命感，用創意和愛，把上帝的同在和心意帶到人群當中。否則，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月領三萬的「低級」工人，或是沒有勞健保的辛苦打石工。

當我們看清楚上帝的使命遍及萬物時，學習與工作都可以有「內在價值」，而不只是傳福音的「管道」。意思是說，帶著服務眾人的心，行憐憫公義的國度工作，本身都可以算是「福音」的工作。這樣的呼召和使命感不是那些獻身海外宣教或全職傳道才可以有，卻是如葛尼斯所說：我們蒙的恩召是每一個人（everyone）、在每一處所（everywhere）、做每一件事（everything）。⁴

同學們，基督徒不可能只是躲在教會的圍牆內自 high，乃是帶著國度使命走出去，不管是去醫院、法院，是投資銀行或高科技製造業。我們選科系或是找工作得以有一個全新的視野，不再只是問有沒有興趣、有沒有前（錢）途，而是問：我能否在這個專業中最多實踐上帝國度的工作——行公義、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（彌六 8）。

1. 你覺得你是個對更大社會有使命感的人嗎？威廉·戴蒙所描述的四種人中，你是哪一種？
2. 找到人生的使命為什麼重要？作者提到基督徒都應當是有使命的人，你同意嗎？傳統理解「帶人決志信主」的大使命為什麼不足夠？國度的大使命不同之處在哪裡？
3. 作者提到「改變世界」和「創造文化」有顯著的差異，如果不用大規模地改變世界，有什麼周圍環境，是你想要去改變的呢？在不完美的世界中，你渴望在周遭創造出什麼樣不同的文化？
4. 你過去覺得呼召只是給傳道人的嗎？如果蒙受呼召真的是每一個人、在每一處所、做每一件事上，你會什麼不同的眼光看待目前的專業？在自己的專業科系領域中，有什麼樣的事可稱為國度的工作？
5. 如果目前你還沒有很清楚的使命感，有沒想到什麼可以培養的方式？

但以理的第五級領導

第14章

但以理書六章10、12節(九章1~19節)

提到「領導」，對同學來說或許遙不可及，畢竟那是大教會牧師、高級經理人、政府首長、社團主席之流的事，他們才是「領導者」。但其實領導力是非常關鍵，畢竟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影響別人，也是每個想要「創造文化」的人都需要具備的能力。同樣地，我們可以重新定義「領導力」，不一定是那種大到足以改變世界的，否則容易將它想得太遙遠，而忽略了就在你我身邊發生的影響與改變。其實，小小不經意的善意或感謝，有時候能夠對別人帶來巨大的生命影響。¹

企管經典之作《從 A 到 A+》也提到類似的觀點。作者柯林斯（J. Collins）和團隊做了大量的研究，分析許多公司是如何從「優秀」邁向「卓越」，為什麼能夠持續出類拔萃、向上提升。實際研究後發現，這類卓越公司的蛻變成長期，都出現了所謂的「第五級領導人」，這些執行長都有某種類似的特質，卻不同於一般人印象中的超級 CEO：

和鋒芒畢露，身兼媒體寵兒、社會名流的企業領導人比起來，這幾位執行長簡直像外星人。他們通常沉默內斂、不愛出風頭、甚至有點害羞、謙沖為懷的個人特質和不屈不撓的專業堅持齊集於一身。²

看起來偉大卓越的「第五級領導」，有的卻只是相當質樸的特質（謙卑和專業堅持），不需要擁有哈佛或台清交成的資

歷，也不需要父母是好野人，頗讓人心生安慰。讓我好奇的是，但以理會不會也有「第五級領導」的特質？畢竟他能在巴比倫險惡的官場中打滾甚久，甚至還跨朝代受到重用。我們將試著從但以理身上，來學習這兩個特質。在此之前，先來看看經文提到的一個有趣細節。

心繫耶路撒冷

在獅子坑的危機中，經文不經意透露了但以理家的「風水」。但以理在得知「廢除宗教」的法令被三讀通過後，「就進自己的家，他家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」。很有趣的是，為什麼經文要提出窗戶是開向耶路撒冷呢？台灣俚語說「座東朝西，賺錢無人知」，難道朝西開向耶路撒冷，會讓他家成為風水好的「旺厝」，讓他在朝中官運亨通？

喔，原來是要朝向耶路撒冷禱告啊！但奇怪的是，此時耶路撒冷應該早已傾覆，聖殿的寶物早就被洗劫一空，他為何還要眷戀耶路撒冷呢？他應該知道，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說，耶利米同樣已勸告被擄的百姓，要把巴比倫當成自己的家，生兒養女，在其中拚經濟，促進公共的福利（耶二十九）。

當年老蔣總統在大陸艱苦抗戰，戰勝強敵日本，但面對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，卻吃了大敗仗，只好灰頭土臉地撤退到台灣。說他「心繫祖國」並不為過。許多意外被國民黨抓來充軍的年輕人（現在是凋零或已過世的老兵），當時也不認為台灣

是永久的家，畢竟隨時都有機會反攻大陸，以戡平「共匪叛亂」。我有時在想，如果老蔣當時就覺悟，好好把台灣當成家園，放棄「光復大陸」的企圖心，妥善安撫戰後的不安、不同種族之間的張力，現在的台灣會不會比較幸福美滿（至少政黨的對立氛圍不會如此強烈）？

但以理心繫著耶路撒冷，難道不會心神恍惚，不會草率地對待工作、和他身邊的人嗎？難道他不會想要反攻復國，集權搞鬥爭嗎？如果我們對聖經有更深的瞭解，實際上，耶路撒冷不只是一個「地名」，更是一個重要、豐富也相當複雜的意象。耶路撒冷乃是上帝的居所，象徵著上帝將要在全地上掌權，祂將帶來審判，同時也有更新與豐盛。比如，約珥書三章16~18節提到將來在「主的日子」，上帝將要對列國施行審判，並帶來榮耀的祝福：

耶和華必從錫安（=耶路撒冷）吼叫，
從耶路撒冷出聲，
天地就震動。
耶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，
作以色列人的保障。
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——你們的上帝，
我住在錫安——我的聖山。
耶路撒冷必成為聖；

陌生人不再從其中經過。
在那日，大山要滴甜酒，
小山要流奶，
猶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出；
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殿中流出，
滋潤什亭谷。

我們可以把耶路撒冷當作是「上帝國度」的首都，而這個國超越了人間的國度和地理疆界。也因此，但以理朝向耶路撒冷禱告，代表著他嚮往著上帝在這土地上實行新事。³ 他不是緬懷過去耶路撒冷城的榮耀，也不是心繫一個離世的「天空之城」，而是期待上帝的國，盼望上帝重新在全地掌權、作王。

數十年如一日朝向耶路撒冷禱告，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：他是身在巴比倫，心在耶路撒冷。在新約裡頭提到，基督徒生活的關鍵，是維持一種特別的張力——活在這世界中，卻不屬於它，根本上是「天上的國民」（腓三 20；參來十三 14）。

若是忘記了來自天國的根本歸屬，很容易隨從潮流，完全跟巴比倫人一樣；不在巴比倫中，會與人群格格不入，根本無

法帶來影響，忘記了謀求共善的大使命。沒有處理好這個張力，便會過猶不及，要不就過度認同這世界，或是自絕於世界之外。⁴ 但以理必將這樣的張力處理得很好，巴比倫是他所在之地沒錯，他也忠心服事不同的君王，卻遙望一個更美好、超越人所想像的家鄉。

多次強調也都不為過，一個基督徒之所以不同，不在於乖乖上教會，而在於他渴望上帝在地上掌權，他是為上帝國度而活的人。心繫超越人間的上帝國度，擁有一個截然不同的視野，這些是讓但以理那麼特別的根本原因。

在恣意的時代，向但以理學紀律

柯林斯觀察：「第五級領導人不只在做重大決策時，會顯露出這種安靜而執著的特質，他們還具備苦幹實幹、努力不懈的個人風格。」⁵

我認為這是一種紀律的特質，能夠在對的事情上堅持到底。經文顯示，在禁令被簽署通過後，但以理仍舊和往日一樣禱告，「他一天三次，雙膝跪著，在他的上帝面前禱告感謝，像平常一樣。」（但六 10）但以理不會不清楚禱告而被逮到的後果。要是我就會採取更聰明、謹慎的姿態，或者把窗戶關起來，或是坐著閉目禱告。這樣一舉兩得，一方面禱告，卻不至於讓自己陷入絕境。為什麼但以理那麼不聰明，我不清楚。但大概他是非常有紀律的人，按往常一樣做他認為該做的事。這

可能是他幾十年建立起來的習慣，每天三次跪著禱告，數十年如一日。這是相當驚人的紀律。

現今自由民主的社會對於紀律和規矩似乎很反感，大家強調要 follow your heart，隨心所欲，自由地作自己。我們家小朋友學畫畫、學鋼琴時，也經常聽到一種說法：不要給什麼框架和制式，要讓孩子天馬行空、盡情揮灑，否則創造力、想像力會受到破壞。這背後有一種的假設，以為「紀律」和「創造力」是對立的。

不過，幾乎做好每一件事情都得要有紀律。最好的音樂家、外科醫師、廚師、運動員，最頂尖的 CEO、管理人才，在危機關頭能否成功、化解難題，要看個人平常是否付出努力來預備身心整體。⁶ 一個 NBA 球員得花上多少時間，練習枯燥的基本動作，才可能在場上自由揮灑。更不要說，他們在飲食上，也必須要有強大的紀律和節制。林書豪坦承：他很怕被教練看到在吃 In-N-Out Burger（加州著名的漢堡店）。

紀律和創造力並非對立，反而是有紀律的操練之後，才有可能應變，才能像勇士隊 Curry 一般「隨心所欲」：在最後三秒鐘，先跨下運球，背後運球，後撤步，創造出空檔，三分線空心得分。有了基本動作的操練，才有可能慢慢發展出自我的風格，不管是籃球、舞蹈、工藝，都是如此。先有枯燥的練習，才有豐富的變化。人生也是如此。

舊習慣的力量是很強大的。我們常常以為每天的選擇是出

於有意識的決定，但更多是受制於習慣。不管穿鞋是先左腳還是右腳，煙癮、低頭族、愛東家長西家短說八卦、看偶像劇等等，都是一種習慣養成。根據杜克大學（Duke university）的調查，生活中有 40% 是由習慣決定的。⁷ 如果真是如此，不要以為自己能夠自主決定，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，到底要如何有紀律地養成好習慣、棄絕壞習慣。例如，我們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到底是該檢查手機的新訊息，還是向上帝禱告，把新的一天交在祂的手裡。

有意識、有紀律地持續做一些重要的事，一兩天內雖然看不出成效，但時間累積久了，這樣的習慣將能夠塑造我們，改變舊的習慣，建立新的生命品質。如果想要成為有思想深度的人，持之以恆的閱讀與反省就是必要的紀律；要成為出色的運動員、鋼琴家、外科醫師，都需要持續不懈的操練，那成為基督徒呢？

「作基督徒」也要操練嗎？的確是。可惜的是，許多基督徒以為「恩典」和「操練」是對立的。紀律和操練是人的努力，是人要自救，是功德。但實際上並非如此。靈修大師魏樂德說：「恩典並不反對努力，恩典反對的是功德的賺取。賺取是一種心態，努力卻是行動。」操練其實是恩典的途徑。試想，我們成為基督徒，仍舊受既有習慣影響的話，就離真正成熟的基督徒還有很長的距離：當我們仍舊習慣說三道四、習慣口無遮攔，也就很難說造就人的話；仍舊習慣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和

有意識、有紀律地持續做一些重要的事，一兩天內雖然看不出成效，但時間累積久了，這樣的習慣將能夠塑造我們，改變舊的習慣，建立新的生命品質。

困難，我們可能很難真正關心別人，愛鄰舍；仍舊習慣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（隨從肉體），很難真正隨從聖靈。難怪保羅會說：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」（羅七 18）

保羅用「操練」的語言來談論基督徒生命，就顯得不足為奇。他說：「要在敬虔上操練自己：因操練身體有些益處；但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，它有現今和未來的生命的應許。」（提前四 7b、8）基督信仰中的許多生命素質是需要透過操練產生的，就像肌肉一樣，需要常常鍛鍊才會長出來，否則就只是一堆鬆散的脂肪。保羅在前一節更說到：「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無稽傳說。」（提前四 7a）如果保羅活在我們的時代，或許會說：

要棄絕黑特版那世俗的言語，還有少女偶像劇、老婦鄉土劇的無稽傳說，要棄絕無所不在的 Line 和臉書的流言蜚語……。

基督徒不是決志信主就沒事了，身為學徒的我們，還需要棄絕一些根深柢固的不良習慣，而去操練新的、健康的習慣。魏樂德認為，一些屬靈的操練，會有助於把我們放在聖靈來改變的恩典之下。⁸ 也因此，不管是個人的靈修紀律（靜默、安靜、讀經、簡樸、禱告、禁食），或是長期委身於團契當中操練群體相處，都對我們的靈命成長很有幫助。我們可以合理推

測，但以理長期規律的禱告操練，才使得他面對危機時能夠處變不驚，在複雜的官場中不至於晚節不保。

在自戀的時代，向但以理學謙卑

柯林斯發現「第五級領導」還有一個更難以企及的特質，就是「天生謙卑」。他發現這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其實都非常低調，在接受採訪時，一再會提及：「我很幸運，能和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工作」，「如果換別人做，很多人會比我表現更好。」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，原來領導和影響力的真正核心，不在於讀 EMBA，學到演說話術、權力統御、資源分配的技巧，最根本的還是謙卑。每個人都喜歡和謙卑的人相處，也厭惡驕傲自大之人，但問題在於，謙卑究竟有沒有辦法培養？如果只能是「天生謙卑」，那像我這樣基因不好的，豈不是太絕望了？

或者如我之前提過的，「謙卑」照理應該要是可以操練的。讓我們來試試看，早上起床禱告跟神祈求：「噢主啊，求祢賜我謙卑」。一天的生活中，也隨時提醒自己要謙卑。辛苦謙卑了一整天，晚上大概會這樣禱告：「主啊，原諒我，我今天還是不夠謙卑。」或是自覺得有不錯的進展：「主啊，我感謝祢，今天我還蠻謙卑的喔！」前者的禱告讓我們陷入無止盡的罪惡感，後者的禱告還不算是真的謙卑。

謙卑不是一種可以掌握的技巧，更何況我們身處於自戀文

化中，深受「自我膨脹之獸」的侵擾：讀書和工作強調自我實現，健身穿衣強調自我風格，用自拍神器還搭配美顏機隨時展現自我，廣告媒體不斷告訴我們要「愛自己」、「人生要自己作主」……。自戀人格成為一種全球的傳染病，有一本書的標題說「自戀狂潮已經開始隨著教育、媒體和網路，襲捲全球社會及區域文化，形成一個前所未見的『自戀時代』」。⁹ 甚至過去抑制自戀的宗教信仰，今天都可以變成自戀的觸媒。在某些教會或「基督教」暢銷書中，也不時會出現類似的自戀口號和標語：「你要對自己的未來有夢想」、「上帝無意創造平凡的你」、「你天生就很優秀，你註定要改變這個世代……請開始相信『我被挑選、區隔出來，註定能活出勝利』」（這樣的勝利包括更多金錢和一份更好的工作）¹⁰。

如果我們讀但以理書第九章的禱告，或許可以和自戀的信仰做出對比。首先，他的禱告相當慎重其事，做了各樣的準備，不僅禁食，還披麻蒙灰（但九 3）。第二，儘管祈求和盼望能從被擄中歸回，在困境中他不是求自己的夢想、要改變世界、活出勝利，那根本上是一個認罪的禱告，其中更處處穿插的是對上帝的本質的認識和讚美（但九 14~18），而不是把上帝當成另一種土地公或是福神。第三，雖然期望上帝可以眷顧，但他關心的不只是自己，而是關心在萬族中上帝的名如何被彰顯，他說：「主啊，求你側耳，求你實行！為你自己的緣故不要遲延。我的上帝啊，因這城和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。」

(但九19)最後，他不只為自己禱告，他關心的是君王、首領、百姓，代替大家向上帝認罪和祈求。

提摩太·凱勒指出，過去傳統文化認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出在過度壓抑自我，人生的問題是因為自我「太大」。但現今文化倒轉過來，問題是出在不夠愛自己，把自己想得「太小」，不夠相信自己。他認為，把自己想大一點或是想小一點，都不是解法。他舉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自辯為例子，保羅對質疑他的哥林多會眾說：「我被你們評斷，或被別人評斷，我都以為是極小的事；連我自己也不評斷自己……審斷我的是主。」(林前四 3~4)連我們對自己的判斷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關鍵的是上帝怎麼看。

換句話說，不是該如何看自己，而是「忘掉自己」。他認為，人的自我(ego)就像是腳趾一般，你走路如果太在乎腳趾，代表它受傷了；健康人的自我，不會需要特別引人關注(一直拍自己腳趾的人，不會很奇怪嗎?)。就像腳趾，重點在於能夠發揮正常作用，「自我」也是。¹¹

真正能「忘掉自己」的方法，就是全心投入在一件更大的事上。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那種忘我的經驗：整個團隊合作無間一起籌辦營隊，敬拜團或詩班有默契的配搭，個人投入一個藝術作品、編寫一個程式、文思泉湧寫完一篇文章，或只是為了遊戲破關而完全投入。當我們投入、被捲入更大的事件時，所關注的不再是自己。我想這也是保羅的生命經驗。他已經被捲

入，進到上帝透過耶穌所開啟的偉大福音事件中，他無暇整天照鏡子補妝、走到小亞細亞的每個城市打卡發表個人感言。他關切的是，這位上帝的偉大奇事可以怎樣在他身上成就。

忘掉自己其實沒有什麼偉大的祕訣，就是學習心繫上帝的國度，參與在上帝的大故事、大使命中（參第十三章）。

忘掉自己其實沒有什麼偉大的祕訣，就是學習心繫上帝的國度，參與在上帝的大故事、大使命中。

儘管但以理沒有讓他所服務的國家從優秀到卓越，但他這種樸實的「第五級領導」，卻是所有上帝兒女都可以展現的國度生命特質。不必豐功偉業，也不求改變世界，不需要進到領導力培訓營，或花大錢出國讀 MBA，而是每一天靠著恩典，把自己埋在在上帝的故事和使命中，在小事上忠心，一點一點地結出的果子。

領導，剝去那些花俏的裝飾，說到底就是常聽到的「生命影響生命」。領導別人的關鍵，根本在於領導自己。這的確很困難，但是趁早開始，每個人都有盼望。

1. 你認為自己需要培養「領導力」嗎？為何作者認為每個人多少都需要有領導力？在哪些事情上，你其實是可以發揮影響力的？
2. 作者提到「在世界卻不屬於世界」，是基督徒都需要面對的張力，你認為沒有處理好這樣的張力，會造成什麼問題？你自己覺得在這個張力的哪一端？
3. 紀律和創意，操練和恩典並非對立的，你同意嗎？作者提到健康的基督徒不是隨從己心，而是要藉由操練，改變許多老我的習慣，什麼是你想開始操練的紀律生活？
4. 閱讀但以理書第九章的禱告，他的禱告和我們平常的禱告有什麼不同？我們可以怎樣改變自己禱告的模式和內容？
5. 作者指出，把自己想得太高或想得太低，都沒有辦法真正處理「自我」的問題，忘掉自己反而是關鍵。在什麼樣的事上，你曾經有忘掉自己的經驗？



結語：
從倔強到頑固

程文：詩篇卷七篇1~4節

被擄到巴比倫的痛苦，我們今天很難理解。或許比起現在敘利亞的難民痛苦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先不管物質上是否能吃飽穿暖，光是心理上的悲苦就不可言喻。那輝煌的聖殿，耶和華榮耀曾經同在，聳立將近四百年，還是所羅門王用非常昂貴建材打造的，就這樣灰飛湮滅。而當時他們仍要被迫向巴比倫政權鞠躬哈腰，甚至只因為巴比倫人想聽異國音樂，因而被迫「唱歌」。

我們在巴比倫河邊，
坐在那裡，追想錫安，就哭了。
在一排柳樹中，我們掛上我們的豎琴。
擄掠我們的在那裡
要我們唱歌；
搶奪我們的要我們為他們作樂：
「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！」
(詩一三七 1~3)

如今我們仍舊被流放在巴比倫，而不是新耶路撒冷。在巴比倫的世界中，眼淚是免不了的。個人的破碎、家庭的傷痕、社會的撕裂、國與國的鬥爭。或許今天這首詩篇我們會這樣唱：我在巴比倫的路邊，走在忠孝東路上，盼望新耶路撒冷，就哭了。

在又熱又平又擠又忙又窮又亂的現實世界中，眼淚會是常態。連五月天最近推出的新歌曲〈頑固〉都說到：

一次一次你吞下了淚滴
一次一次拼回破碎自己
一天一天你是否還相信……

和 MV 中梁家輝飾演的中年打工仔一樣，我也將晉升成為中年大叔。那些年少輕狂、青春歲月彷彿昨日，但現實卻是，我已經多走了二十年，經歷過許多人生的滄桑。

一次一次遇到困難，一次一次夢想被打碎，一次一次在淚水和挫折中試著從破碎找回自己。這樣的困難無所不在，不管是工作、感情、婚姻、人際關係，甚至是信仰和服事。還記得二〇〇四年五月天〈倔強〉的歌詞，充滿了瘋狂澎湃的夢想與堅持。他們說到，他們之所以和別人不一樣，在於堅持和不妥協。熱血倔強的他們，甚至不惜以剛克剛：

最美的願望\一定最瘋狂\我就是我自己的神\在我活的地方

同樣邁入中年的五月天，大概也更多體會到，人生不太能只是瘋狂硬頸、堅持不妥協，我們不可能總是活在自己夢想的

小世界當宅神，進入社會必定會有太多無奈的現實。儘管仍然維持那個「愛作夢」的路線，但這次提醒我們，一次一次的眼淚，幫助我們成長，在困難、遲疑、困惑、迷惘中，找回原來的初衷。

成長，聖經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，卻很容易被忽略。保羅勸我們要在基督裡長大成熟。這意味著，成熟不只是「二十歲成年」可以投票，而是一輩子都要學的事（不然會成為幼稚的老人）。許多事，都是人生中許多必要的考驗和歷程，不僅課本上學不到，即便再完備的理論也無法概括，那是真槍實彈的需要去經歷，含著淚水去體會，在許多掙扎和痛苦當中，慢慢拼湊出來的人生故事。

但以理有他的故事，但故事再怎麼精彩，偉大還是他的，你們的故事則要自己去揣摩、自己去夢想、自己去編織、自己去演出。碰到重重困難、複雜的人生現實，跌跌撞撞，頭破血流，這些就是〈頑固〉這首歌說的。然而，我們必須回到信念的問題：「你是否還相信……？」在這個現實及破碎的世界中，你還相信什麼，你相信自己是誰？上帝是誰？在這個恐怖驚悚的世界，在你真正認識它之後，你還愛得下去？

這本書到了尾聲，對你來說，一定還有許多沒有解答的問題，甚至我的許多想法，也都需要在成長的淚水中才能慢慢看懂。但可能的話，讀完這本書，我希望你們開始有些不同，且讓我從三方面總結本書。

在這個現實及破碎的世界中，你還相信什麼，你相信自己是誰？上帝是誰？在這個恐怖驚悚的世界，在你真正認識它之後，你還愛得下去？

想像一個更大的世界

信仰不只是理性上知道一些事，而是能夠完全地讓心裡的眼睛亮起來，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。在那個世界，許多儘管是隱藏的，卻是開闊永恆的世界，有意義、有恩典、有目的。在現在科技、資本主義掌權的社會想像中，這世界基本上僅剩下弱肉強食的無奈。但如果你心裡的眼睛真正被照亮時，會發現我們其實活在一個更大的世界中，因而能開始超越這些巴比倫的小打小鬧，鑽牛角尖的無聊爭執。如同保羅為我們祈求的：

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，榮耀的父，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，使你們真正認識他，照亮你們心中的眼睛，使你們知道他呼召你們來得的指望是什麼，他在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是何等豐盛，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……。（弗一 17~19）

心中的眼睛如果真的打開，看到這個信仰的世界是如此的浩大，你的人生大概就回不去了。你不會每天顧影自憐，自責舔自己的傷口，關顧自己的成就，想要得到旁人的注意，而是會發現我們早已被

發現我們早已被上帝圈進那個有恩典、有目的、有使命的大世界和大故事之中。我們會開始盼望真正偉大的事，夢想真正有意義的事，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，活出一種不同的人生。

上帝圈進那個有恩典、有目的、有使命的大世界和大故事之中。我們會開始盼望真正偉大的事，夢想真正有意義的事，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，活出一種不同的人生。當然，要隻身對抗這種無孔不入、掌權的巴比倫社會想像的確不容易。這也是我們需要在教會一起敬拜、一起團契、一起讀書和讀經的原因，一起想像我們是屬於天國的百姓。正如但以理書給我們的另類想像，讓我們看清虛幻世界背後的上帝國度，是何等真實，以致選擇一種另類的人生道路。

開始冒險，探索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呼召

既然我們不是在一個隨機無目的的世界，而是被捲入上帝的大故事中。這故事就有其角色的呼召和使命。這不是一種宿命論式從上而下的「命定」，也不是只是從下而上發現自己的「熱情」。我認為這是一種生命探險的歷程，又上又下，又左又右，像是坐上雲霄飛車一樣。重點不在於自己能不能，也不是夠不夠相信自己，而在於是否願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跨出自己的舒適圈，走一步算一步。你或許會問，「走一步算一步」算是哪門子的建議，有說等於沒說？但是如果基督信仰的根本在於「跟隨祂的腳蹤行」，難道你要跟上帝說「借過，讓一讓」嗎？當然是看上帝帶你到哪裡，就跟隨到那裡。

我其實大致上已經放棄對未來有什麼非常具體的想像了。這不是說我被現實打趴，不再有夢，而是根本不知道上帝要帶

如果基督信仰的根本在於「跟隨祂的腳蹤行」，難道你要跟上帝說「借過，讓一讓」嗎？當然是看上帝帶你到哪裡，就跟隨到那裡。

我去哪裡。就像之前提過的，我如何能想像當時第二類組的理工男，主修水利工程，後來竟然當了資訊業的業務。我如何能想像，再後來我竟然讀了神學，現在竟然又寫書，做的是文字出版工作。既然上帝超過我們所求所想，祂的路也是。我們能做的，大概就是繫上安全帶（＝抓緊祂的手），開始隨著雲霄飛車去冒險吧！但以理和友人的冒險勇氣，是我們最需要的。

練習去愛與關懷

真知識和真智慧必定和「生命」有關。精通程式語言、IC設計，設計出來的電子用品不管有再多的創新，最後還是要回到人的需要。我們受造本來就不只是為自己，知識也不可能只是為自己，只是幾十年的教育下來，我們被教育成求知更多是為了成績、能力和出路，但對知識的熱情早被磨光，更忘記了求知的目的。知識如果真的是力量的話，它應該是展現愛和關懷的力量，是為了賦權（empower）他人。當我們關懷和愛放在前面，人生的次序才會對。當我們關心小動物，當然會有熱情去學更多的知識，比如，學生物學、當獸醫。但若我們只有動物的知識，它就只是成績，或是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。在這資本世界為自己活，相對容易，卻不會得著真正豐盛的生命。關懷他人、為他人活，跟我們自利的本性相反，才是我們真正需要打開的格局，也才需要更多的操練，比如在家裡洗碗、在教會排椅子、關心公園裡的老人，或是山上的翡翠樹蛙。

但以理書沒什麼談到愛的主題，但我很肯定他是關懷生命的人。當我們離開學校，走進社會的現實裡，必定會看到更多的黑暗，更深切地體會人性。但是，你真的相信嗎？這個世界最關鍵的東西，還是教會裡頭大家都說到老掉牙的「信、望、愛」。對上帝有信心、有盼望，擁有愛的能力才是王道，才是真正的「競爭力」，更是豐盛生命的關鍵。

每顆心的相信\每個人的際遇

每個故事的自己\反覆地問著自己

這些年讓步的\你是否會嘆息

有什麼是你永遠不放棄？

一次一次你\吞下了淚滴\一次一次\拼回破碎自己

一天一天你\是否還相信\活在你心深處\那頑固自己

人生好難，信仰之路也充滿崎嶇，或許流淚，或許疑惑，或許破碎，但請你們繼續頑固地相信，不是相信自己，而是相信那位超越我們想像、早已愛我們、揀選我們的上帝。

同學們，當你們真正明瞭這點，學習本身就成為了敬拜。我想這才是真正的但以理讀書法。

祝學習愉快！

對上帝有信心、有盼望，擁有愛的能力才是王道，才是真正的「競爭力」，更是豐盛生命的關鍵。

附註

引言

- 1.〈嚴長壽×葉丙成〉誰殺了薛丁格的貓〉，《30》雜誌 136期（2015, 12），參 http://www.30.com.tw/article_content_29987.html#sthash.B3IS8Kee.dpuf。
- 2.這是從 Steven Garber 的好書中得到的重要觀念，見 *The Fabric of Faithfulness: Weaving Together Belief and Behavior* (Downers Grove, InterVarsity Press, 2007), 51-52。

第1章 但以理的讀書法？

- 1.吳易澄，〈讀冊出頭天？——《但以理讀書法》的暢銷迷思〉，《新使者雜誌》第 81 期，參 <http://gospel.pct.org.tw/AssociatorMagazine.aspx?strTID=1&strISID=81&strMAGID=M2006051200164>。
- 2.威廉·德雷西維茲，《優秀的綿羊：耶魯教授給 20 歲自己的一封信，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，活出自己的人生》（台北：三采，2016）。
- 3.英文是 “If we possess a why of life, we can put up with almost any how.”，引自 *Twilight of the Idols*。
- 4.英文是 “You can get all A’s and still flunk life.”，引自 *The Second Coming*。

第2章 在巴比倫找自己

1. 但以理應當是第一批被擄到巴比倫的（第一次被擄，約主前六〇五年），此時整個民族已經大勢已去；在西元前五九七年第二次被擄（約有一萬人被擄，包括以西結）；在西元前五八六年，聖殿和耶路撒冷慘遭毀滅，是第三次被擄。
2. 其他人也被改名。如哈拿尼雅為「耶和華顯恩惠」改成沙得拉，意思大概是「亞古（月神）的僕人」。歷代志下也記載猶大王被不同的外邦王改名。以利雅敬，被改為約雅敬；瑪探雅取代，改名為西底家（另參王下二十四 15~17）。

第3章 人生劇場中的選擇

1. 在聖經中，創世記第十一章的巴別塔，其實就是巴比倫（希伯來文 Bābēl 巴別，也被翻成巴比倫）。巴別塔在創世記中，是人驕傲及墮落的一個象徵，人想要像上帝一樣，要為自己立名。
2. 包衡著，鄧紹光譯，《啟示錄神學》（香港：基道，2000），頁 178~179。

第4章 我存在，故我焦慮？

1. 〈6分鐘帶您看全人類已觀測到的宇宙〉，參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TExPoFd6Go>。
2. Timothy Keller, *The Freedom of Self-forgetfulness: The path to true*

Christian Joy (Chorley, UK: 10publishing, 2012), 14-21 . 中譯本為《忘我的自由：基督徒獲得真正喜樂的途徑》(台北：更新傳道會，2015)。

3. 尼采哲學中非常核心的一點，就是權力意志。他的意思不是對權力的貪婪，或是有掌握一切的權力慾，而是一個「想要得到最強烈生命力的深刻渴望」。這是一種想要得著豐盛生命的欲望，不要再活在自我譴責、罪咎、懊悔當中，被許多負面的力量所羈絆。參 Luc Ferry, *A Brief History of Thought: A Philosophical Guide to Living* (HarperCollins 2011), 176-177。

第5章 有夢的鹹魚

1. 五月天歌曲的靈感來源是電影《少林足球》，見 <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252538/5665972.htm>。
2. 參考拙作《小老百姓神學》(台北：校園，2013) 對此的評論，頁 126~127。
3. 夏偉、魯樂漢，《富強之路：從慈禧開始的長征》(台北：八旗文化，2014)，頁 222。
4. 新約的核心信息是，上帝的國度藉著耶穌事工、他的死而復活及聖靈的降臨，已然實現，但有一天還要完全實現。
5. James K. A. Smith, *You Are What You Love: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s* (Grand Rapids: Brazos, 2016)。

6. 我後來發現，這些原則和耶穌天國的八福大致呼應。虛心、哀慟、溫柔、清心才可能向上帝敞開；憐恤人、使人和睦的，都是考慮到他人、面對他者的；飢渴慕義、為義受逼迫都是為著公義的緣故。
7. 侯士庭，《喜樂流放者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4），頁 59。
8. Arthur F. Holmes, *The Idea of a Christian College* (Eerdmans 1975), 41.

第 6 章 大學囧很大？

1. 最近頗受年輕人歡迎的《燃燒吧！大學魂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5）第一章就以這為題，或許反映出一般基督徒上大學面臨挑戰時不安與焦慮。此書提供許多實務上的好建議，但是我感覺它比較偏向個人的品格，而缺乏理解世界與信仰的大框架。
2. 參考一本輕薄卻影響深遠的小書：布魯格曼，《先知式的想像》（台北：台灣基督教文藝，2009）。
3. 對於福音派與基要派糾結的歷史，中文的書可參照馬斯丹，《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》（香港：天道，2004）。或是可以參照斯托得，《認識福音派信仰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01），頁 17~33。儘管有許多人試著將福音派和基要派區別出來，但是很明顯地，華人福音派仍有很多基要派的影子。
4. Mark A. Noll, *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* (Grand Rapids, Eerdmans, 1994), 3-11. 諾爾並非是說，沒有優秀的福音派神學家或聖經學者，而是我們完全在非基督徒所設定的學術議程下，思考沒

有突破。這些重要的理論家包括馬克思、韋伯、佛洛伊德、傅利曼、德希達等等（頁 17）。

5. Ibid., 67.

6. Ibid., 23.

7. Ibid., 51.

第7章 知識的金像獎

1. 直到但以理書第四章最後，他才從個人的角度讚美、尊崇耶和華（但四 34~37）。

2. Cornelius Plantinga, *Engaging God's World: A Christian Vision of Faith, Learning, and Living* (Eerdmans, 2002), 67.

3. 趙崇明，〈抵禦自主理性霸權的和平心智〉，出自《和平知識論：從理性的暴力走向對話的可能》（香港：基道，2015），頁 52。

4. 巴默爾，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5），頁 43。

5. 包衡，《聖經中的自由：從基督教觀點反思當代社會的自由危機》（香港：基道，2010），頁 206。

6. 參 <http://ecology.org.tw/publication/magazine/m-4all/10-1.htm>。

7. 同上，頁 186~192，包衡追溯到沙漠教父、凱爾特（Celt）的靈性傳統。

8. 同上，頁 176~185。包衡指出，現代初期的神學傳統受到主要是斯多亞學派的功利主義影響（萬物是為了人而受造），還有亞里斯多德的等級制度等等的影響。

9. Google 一下「循環經濟」，可以找到許多相關的網路資源，以及許

多新的商業模式的範例。循環台灣基金會創辦人黃育徵指出，台灣已走到極限的代工出口產業型態，要重新找到競爭力，必須有一種新的經濟思維。並且，這也是必要之路。若要呼應二〇一五年的巴黎氣候高峰會，台灣已提出到二〇三〇年時，要把碳排放量減少到比二〇〇五年的水準減少 20%。可參：<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74901#sthash.6iZsfG9i.dpuf>。

10. 從聖經找到環保的根基，可以參閱萊特《宣教中的上帝》、斯托得《世界在等待的門徒》，最顯著的論述是布克雷的《耶穌的環保學》，皆為校園出版。

第8章 酸民的進擊

1. 〈面對酸民小燈泡母：作自己〉，<http://www.appledaily.com.tw/appledaily/article/headline/20160403/37143589/>。
2. 華勒斯，《聖經信息系列——但以理書》（台北：校園，1981），頁119。
3. 巴刻，〈傳道書的喜樂〉，出自於《校園雜誌》2016年3、4月號。
4. 我們至少要去區別出有一些好的傳統和權威，而不是一味地排斥。James K. A. Smith認為，不應該把規訓（discipline）看作負面的，因為這樣仍舊預設著啟蒙的人觀：人都是獨立自主，應當免於各樣的控制。耶穌基督是主，我們是門徒，也願意接受各式各樣的屬靈操練（disciplines）。參 James K. A. Smith, *Who's Afraid of Postmodernism?: Taking Derrida, Lyotard, and Foucault to Church*

- (Grand Rapids: Baker Academic, 2006), 95-103。
5. Miroslav Volf, *Exclusion and Embrace: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, Otherness, and Reconciliation*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96), 249. 中譯本為《擁抱神學》(台北:校園, 2007)。
 6. 曾慶豹,《信仰的不可能性》(香港:文字事務出版社, 2004), 頁102。
 7. 駱穎佳,〈德里達的倫理及宗教軌跡〉,載於《基道閱讀》第三十七期,2004年3、4月號,參http://thereforus.blogspot.tw/2009/12/blog-post_13.html。
 8. 出自托馬斯·弗里德曼〈社交媒體是破壞者還是創造者?〉, <http://cn.nytimes.com/opinion/20160216/c16friedman/zh-hant/>。
 9. 柴靜,《看見:十年中國的見與思》(台北:時報, 2014), 頁9。

第9章 真正的知識王

1. 巴默爾,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, 頁41。
2. 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, 英文原書名是 *To know as we are known*, 即要按照我們被認識的方式去認識; 意思是說, 我們不是只是去想擁有什麼樣知識, 而是要先成為一個被上帝認識的人。
3. Krish Kandiah, *Paradoxology: Why Christianity Was Never Meant to Be Simple* (London: Hodder & Stoughton, 2014)。
4. Mark A. Noll, *Jesus Christ and the Life of the Mind* (Grand Rapids, Eerdmans, 2011), 45-49.

5. 巴默爾，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，頁 83。
6. 葉丙成說：「現在大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好奇心沒有了，變得很功利。」參 http://www.30.com.tw/article_content_29987_3.html#sthash.ubr192s5.dpuf。
7. 巴默爾，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，頁 18。
8. 博藍尼曾說，即使是「硬」科學裡面「最堅硬」的部分，求知的每一步都帶有知者個人的涉入。參考巴默爾，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，頁 84。
9. 同上，頁 59~60。
10. 引自〈劉安婷：你拿幸運做什麼？——2016 成大畢業典禮致詞〉，參 <http://flipedu.parenting.com.tw/blog-aetait?id=2907>。
11. 引自基督教論壇報，<http://www.ct.org.tw/1286490#ixzz4D2yNuROw>。
12. 戴斯蒙·屠圖，《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：彩虹之國的和解與重建之路》（台北：左岸文化，2013），頁 148。

第 10 章 我們都是必勝客

1. 讀聖經要分辨體裁，是非常基本的。就像戀人告訴你：「你是我的巧克力」，你不會真的以為，哪裡有巧克力可以吃，會知道它是個比喻。第二聖殿時期有許多天啟文學的文獻（主前二五〇年至主後一〇〇年間），包括但以理書第七至十二章、以諾一書、以諾二書、以斯拉四書、巴錄二／三書、亞伯拉罕啟示錄等。這類文體中，通常會有另一世界的活物、異象、神祇、天使中介、對話、野

獸；他世之旅（七層天、神的寶座……等），以敘述的方式向人類傳遞啟示，揭示時空之中的超然真相。可以參考德席爾瓦，〈21世紀基督教新約導論〉（台北：校園，2013），頁984~986，當中一簡潔的介紹，或是他更完整的導論，David deSilva, *Introducing the Apocrypha: Message, Context, and Significance* (Grand Rapids, Baker Academic, 2004)。

2. 除了最後一隻獸被殺，但以理書七章4、5、6節各自描述這些獸的動作都是被動語態。第一獸的人心是被給予的（4節），第二獸是被吩咐去吞吃（5節），第三獸的權柄也是被給予的（6節）。
3. 賴特，〈耶穌與神的得勝〉（台北：校園，2014），頁711~712。
4. 參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e9_CNlzQXY。
5. 這個觀點出自於 Andrew Root & Kenda Creasy Dean, *Theological Turn of Youth Ministry* (Downers Grove, IVP, 2011), 204。

第11章 打怪的世紀大戰

1. 從一隻邪惡的蛇闖入了上帝創造美好的世界，帶來了各種破壞。這蛇和女人為仇，並且世世代代爭戰，聖經也預期女人的後裔要傷牠的頭，而牠要傷他的腳跟（創三15）。聖經的結尾是這個邪惡的完全潰敗（也是上帝的完全得勝），因那個邪惡所帶來的死亡、眼淚、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都過去了（啟二十一4），咒詛消失了（啟二十二3），那些虛謊的、殺人的、拜偶像的等等，都被排除在上帝的花園城市之外。上帝與祂子民重新住在聖城新耶路撒冷，得享生

命的豐富。生命河流過城市，生命樹從前被禁止，現在成為列國的醫治。賴特的《邪惡與上帝新世界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3）把這個大故事講述的相當完整、精彩。

2. 賴特，《邪惡與上帝新世界》，頁 14。
3. 原書 *Eichmann in Jerusalem: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* 是一九六三年出版，中譯本於二〇一三年由玉山社出版。
4. 義大利導演朱利奧·李奇亞雷利（Giulio Ricciarelli）自編自導的電影。
5. 參李適清，《市場聖約：神學與經濟學的對話》（香港：中神、基道，2012）。李適清老師指出，斯密系統裡的人觀，並不是完全自我中心的。自利本身視乎個人的行動取向，這可以是美德或是邪惡（頁 215）。但是因著他樂觀、無神的世界觀，斯密終究認為，「人類本性裡的自利和共感，是最重要和最具威力的市場推動力。……斯密自己似乎已經放棄以仁慈之心作為人性本質的主要元素。」（頁 221）
6. 劇中描述一位鋼管舞女郎貸款，擁有五間房子外加一間公寓。連收入極度不穩定、信用不好的人，都能隨意貸款買房，也意味著風暴一觸即發。
7. 出自以生態為題的通諭〈願祢受讚頌：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〉，第 204 段。
8. 〈蔣勳：過得像個人，才能看到美〉，出自《Cheers 雜誌》，第 80 期。
9. 林靜梅，《記者罔很大》（台北：廣場出版，2015），頁 22。

10. 同上，頁 21。

11. 可以比較影響台灣民主運動深遠的歌曲〈美麗島〉，不是訴諸正邪的二元對立，而是溫柔地要我們不要忘記這島上的美好與人民。當然這兩首歌的創作情境並不相同，〈美麗島〉原本是女詩人陳秀喜的一首詩，後由李雙澤改寫成一首歌，後來被拿來當作雜誌的刊名。〈島嶼天光〉卻是在占領行政院的血流事件中寫成的，難免情緒激憤。

12. 〈給辛苦的社運夥伴們〉，<http://npost.tw/archives/25284>，2016/7/18。

13. 著名社會學家詹姆士·戴維森·韓特（James Davison Hunter）批判一般「改變世界」的想法，都太過「個人主義」，以為改變了人的心思意念，就可以改變世界，而忽略到體制在文化當中的中心角色。可參考他的經典書，*To Change the World: The Irony, Tragedy, and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*（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0）。

第 12 章 起來吧，同學！

1. 但以理書七章 25 節描述第四獸：他說話抵擋至高者，折磨至高者的眾聖者，又改變節期和律法（參但八 23~25）；九章 27 節也提到「施行毀滅的可憎之物必立在聖殿」。但以理書十二章 1~4 節其實銜接著十一章 31 節之後的景況，這王自高自大，行事亨通，攻擊耶和華也受到攻擊。他就大發列怒出去，要將多人殺滅淨盡，百姓遭受

強大的迫害，被火燒、被擄掠搶劫。

2. 華勒斯，《聖經信息系列：但以理書》（台北：校園，1985），頁 223。
3. 賴特，《新約與神的子民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3），頁 424。
4. 參賴特對於復活的經典著作《神兒子的復活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6）。基督徒相信復活和法利賽人有所不同，第一，他們原來相信的是一群人的復活，而不是一個人。第二，一個得勝的以色列君王，不可能是一個被猶太領袖所拒絕、被羅馬人釘十字架的囚犯。釘十字架的彌賽亞根本上就是荒謬絕倫之事。但是，有一群門徒因為看見墳墓是空的，也親眼見到耶穌的顯現，所以相信耶穌真的復活了，而且他就是上帝所立的彌賽亞。當然，這也是基督教和猶太教分道揚鑣之處，參頁 356~362，478~479。
5. 參奧伯格，《耶穌如何改變世界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5）。透過奧伯格這本書，可以看到基督徒是如何受到耶穌呼召，投入關顧弱勢、教育、藝術、政治等，好讓世界繁榮興盛。
6. 參羅雲·威廉斯《復活的力量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1），頁 19~35，118。我對於這本難啃之書的理解，還有賴好友阿祥主編的介紹，見 <https://shop.campus.org.tw/ReadingBanquet/11.3-4/Resurrection3rd.htm>。
7. Tom Wright, *Surprised by Hope* (London: SPCK, 2007), 205
8. 提摩太·凱勒，《我為什麼相信？》（台北：大田，2015），頁 197。

第13章 在巴比倫的使命

1. 這方面更詳細可參考史蒂文斯，《上帝的企管學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0），特別是第五章。或是《小老百姓神學》第九、十章。
2. 出自董家驊牧師 2016/9/1 的臉書，《關於大使命，我其實想說……》。
3. 柯羅奇，《創造文化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6），頁 253。
4. 葛尼斯，《一生的聖召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04），頁 58。

第14章 但以理的第五級領導

1. Drew Dudley，〈領導與影響力，其實就在你無心的善舉中〉，<http://tedxtaipei.com/articles/everyday-leadership/>。
2. 柯林斯，《從 A 到 A+》（台北：遠流，2002），頁 44。
3. 聖經中的耶路撒冷具有豐富複雜的意象（在以賽亞書和詩篇中，常被稱作「錫安」），一方面耶路撒冷的潰敗代表神對於以色列人悖逆所行的審判，但是耶路撒冷更是盼望之所在，特別在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及撒迦利亞書第二章。在新約中，耶路撒冷是耶穌國度事工發生的所在地，代表著他就是那位舊約所盼望、要在地上掌權的彌賽亞。新耶路撒冷更是代表著上帝國度異象的全然實現（加四 26；來十二 22），更不必提啟示錄第二十一章的最終盼望。
4. 參考《小老百姓神學》，頁 70~75 及第五章。
5. 柯林斯，《從 A 到 A+》，頁 75。
6. 魏樂德，《靈性操練真諦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06），頁 31。

7. 查爾斯·杜希格，《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，那樣工作？》（台北：大塊文化，2014），頁 11。
8. 魏樂德的《靈性操練真諦》的英文書名是 *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*，強調操練是從聖靈而來的操練。當然紀律有可能變成律法主義，但律法主義正是因為缺少操練，只想把紀律放在他人身上，而不是自己。關於這些操練，參考《靈性操練真諦》第九章，以及更易讀的《操練的力量：過好基督徒生活的 13 個法則》（台北：校園，2016）。
9. 珍·圖溫吉、基斯·坎貝爾，《自戀時代：現代人，你為何這麼愛自己？》（台北：八旗文化，2014）。
10. 出自《自戀時代》。作者提到，《成為更好的你》書的後半部看起來是反自戀的，要讚美別人、放下自尊道歉，但前提卻是「如果你不愛自己，你就無法愛別人」。
11. Timothy Keller, *The Freedom of Self-Forgetfulness*, 33.

訂購辦法

- 校園網路書房

網址：<http://shop.campus.org.tw>

- 博客來網路書店

網址：<http://www.books.com.tw>

- 信用卡或郵遞訂購

可直接利用傳真電話：02-2918-2248

或者直接郵寄：2314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0號6樓

如已傳真，請勿再投郵，以免重複訂購

- 郵政劃撥訂購

劃撥帳號：19922014

戶名：校園書房出版社

- 書目價格為台幣建議售價，但會依當時物價調整，敬請到校園網路書房或致電本社查詢。

- 寄送方式及郵資：

購買本版書籍滿500元以上免收物流處理費，其餘海內外郵資及付款、寄送方式，請上校園網路書房查詢。若需因應特殊情況，校園保有訂單出貨與否權利。

-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，請洽詢本社服務電話或使用電子郵件接洽

(02)2918-2460分機240~244或E-mail：sales@campus.org.tw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9：00am~5：30pm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(CIP) 資料

在巴比倫上大學：但以理書教我的人生通識課 / 毛樂祈

作.-- 初版.-- 新北市：校園書房, 2017.01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86-198-535-0 (平裝)

1.但以理書 2.聖經研究

241.45

105023309

同學們，願你繼續頑固地相信，

你們是現代的但以理，為了一個更大的使命、更大的國度而活！

本書讀者，各從其類，快來看看你是哪一種！

- 正在為了上大學而努力不懈的高三生
- 身處在「巴比倫世界」卻渾然不知的大學生
- 剛讀完大學的畢業生與職場新鮮人
- 工作多年想要更深入思考「學習」意義的社青
- 長期陪伴、牧養青（少）年群體的忠心輔導
- 家有大學生並嘗試跨界對話的父母

不管是卯起來讀書的資優班學霸、卯起來不讀書的放牛班魯蛇，或者只是不上不下的尋常百姓，甚至關心學生的家長或輔導，都不得不承認，讀書影響重大。但是，其實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需要去回答：讀書要做什麼？和基督信仰有什麼相關？

事實上，絕頂聰明的但以理，當年在巴比倫帝國也曾遇到類似的挑戰。尼布甲尼撒王灌輸各樣知識，要但以理臣服於他，相信他才是最偉大的那位。他希望但以理遵行「巴比倫邏輯」，乖乖接受各樣知識，巴比倫帝國的榮華，就可以提供但以理一切所需，讓他的人生從此高掛免戰牌。

作者卻帶我們回到但以理的故事中，看到有一個更大的上帝國度，勝過眼前可見的巴比倫國度。他對我們提出挑戰：大學不足以定義你的人生，上帝才是；人生不應該為了學業而活，而是為一個更大的使命而活！在上帝的故事中，有著截然不同的遊戲規則，不管是學霸還是魯蛇，都需要被重新定義。邀請每個想對生命發問的同學，跳脫巴比倫教育的小框框，踏上祂那宏大故事的精彩旅程。



NTS300

ISBN 978-986198535-0



9 789861 985350

00300



校園書房出版社

A1588